



俠奇浜涇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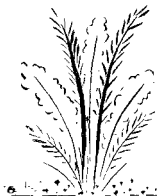
蒼翼天張

版出局書鐘新

新
鍾
創
作
叢
刊

洋涇浜奇俠

張天翼著



新鍾書局出版

新鐘創作叢刊

第一輯 第二冊

洋涇浜奇俠

1 — 1500 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精裝 實價 每冊 七角九分

著者 張天翼

發行 李雄

發行所 新鐘書局
上海三馬路同安里

印刷所 新鐘印刷所

題 記

大孩子先生們，這個小冊子裏的故事是爲你們講的。

我要是說：『從前有個國王……』或者『從前有個妖怪……』你就得搖搖頭不要聽；喏，別人這麼大了，還聽這些故事！

真的，你們已經長大了許多，什麼阿拉定的燈呀，一個丘八大爺的洋火盒呀，聽來真不起勁了。你們現在愛聽的是冒險故事，劍俠故事。哈，尤其是劍俠的，『冒險』到底是洋貨；外國人要找一塊地方來發洋財，這才去幹這一手的。至於劍俠呢——外國當然也有。可是他們祇會硬碰硬比劍：頂多像達特安那樣——一個人能夠對付十來個，就算是頂刮刮的了。飛簫走壁他們辦不到。一聳身就跳上萬丈高山——他們也不會。要口吐飛劍，『白光一道，人頭落地』，那——談都不要談起！

真的，中國劍俠的本領確實了不起。你們當然很知道的：你們看過許多畫着劍俠

的連環圖畫，看過七俠五義，小五義，七劍十三俠，七劍八俠，江南n大俠，等等。於是你們看得着了迷。前幾年竟有兩個小孩子悄悄地離開家裏，要到峨嵋山去求道。

大人們也有看了劍俠小說着了迷的。不過他們沒有丟了妻子兒女要到什麼地方去求道，因為大人們比小孩子到底老成些。他們祇不過在腦子裏瞎想想，在嘴巴裏空談談就算了。劍俠這行生意原也太渺茫的，誰都不知道打哪里學起。

不要說學，就連看都看不到。我們所有的朋友熟人裏面，沒有一個是當劍俠的。誰也沒看見過劍俠。不然的話，瞧着連環圖上那些人物——一個個都打扮得像戲台上的武生一樣，在先施公司 永安公司樓上飛來飛去，倒挺好玩的。

大家都聽說峨嵋山上有劍仙。可是峨嵋山住着的老百姓，以為劍仙們總該躲在紫金山，或者湯山，或者崑山。

可是有一些人在旁邊暗自好笑。他們看實比劍仙重要得多，我們說了老半天——

竟忘記提到他們。他們是劍俠們的媽媽，劍俠是打他們肚子裏生出來的。他們閉着眼想了會兒，（也許連想都不用想，）就笑嘻嘻地生出個了不起的劍俠來。捧着到書攤子老板那裏拿稿費。這當然是說的現在。至於那些前輩，那些講劍俠故事的開山老祖，可沒有稿費拿，祇是寫出來給他們自己這般人窩窩心就是了。

他們自己這般人——是小說裏的所謂「員外」，或者是「員外」出身。他們生活裏總遇得到一些盤扭：有時候吃不成一碗安穩飯，有時候要吃點眼前虧——給揩了點油去。王法雖然有，可是也有皇帝管不週到的地方。於是他們幻想一個大本領的人出來幫他們，人類辦不到的事——那個古怪人都辦得到。他有若員外們的那樣道德，知道禮數，知道員外們的身分。他們輔佐皇帝手下人——像包公彭公之類，把江山弄得穩穩當當，消滅了那些歹人，讓員外們舒舒服服過活。

這還不算。那位有大本領的人並且十二分大方，一有事就飛了過來——替你幫忙，替你出力，不用花你半個蚌子。你即使甘願送他——他也不要。這實在比張龍趙虎

那些官差好得多。

這些故事越講就越有進步。要單是劍俠把歹人殺個落花流水，一輩子也沒聽見過一個強硬點的對手，看來也有點單調。於是在歹人們裏面捧出個『邪道』劍客來，跟『正道』鬥法。起先是飛簷走壁。後來又進步到口吐飛劍。結果——當然一猜就知道，員外們的『正道』得了勝。即使勝不了，也可以去請教那些『正派』神仙的，因為神仙也是幫真命天子跟他們這些員外們的。

一些跟員外有同樣想頭的，或者受了員外教育的脚色，講着這些故事，聽着這些故事，都眉飛色舞的：大快人心，真是！

他們之中還有個把呢——做人就老實些，竟動手動腳要替自己跟自己這團人掙扎一下。他自己想當個劍俠。於是他……

我這小冊子裏要說的正是這麼一個人。在這里——我想要交代我們那位英雄爲什麼要去學那個古怪行業，他怎樣去學，學好了要幹些什麼事。

（有誰立志要當劍俠的——就請不要嫌棄罷；這本小冊子裏也許可以說貢獻了一點兒『劍俠養成法』，看了這個，跟學寫小說的人在『小說作法』那些書裏得到的好處是一樣的。）

可是我這個故事沒說得圓到：叫你看不明白這許多意思。要不然——我幹麼要囉嗦這麼一大通來麻煩你們呢？

這就算是序。

作者一九三六年四月

洋涇浜奇俠

——目次——

- 題記.....一
- 一 到了上海.....一
- 二 八字脚文化之子.....二二
- 三 女俠的飛泥丸子.....四一
- 四 收服廚子.....六一
- 五 拜見太極真人.....八七
- 六 太極真人的法力.....一〇五
- 七 救國捷徑.....一二一

- 八 戀愛不忘正道……………一三三
- 九 疎財仗義的祕訣……………一六二
- 十 奇俠與新道德……………一八三
- 十一 失戀……………一九九
- 十二 活神仙現原形……………二一〇
- 十三 十三妹……………二二八
- 十四 飛劍殺敵……………二四四

一 到了上海

睡着的城市，靜靜的夜。

突然——轟隆！

噠響！

噠彈劃過黑色的空氣，像吹哨子似地叫着。接着——噠啦！

××兵工廠裏炸開了一個大窟窿。這是太陽牌的噠彈。

接着第二噠。步槍響。第三噠。第四噠。第五噠。

睡着的人跳了起來：

「怎麼！……！」

『又是什麼實彈演習吧。』

『不像。』

『老是實彈演習！』

『聽！』

有人在叫喊。屠殺已經開始。

『××鬼子呀！』

『咱們的兵幹麼的？』

可是××完了！

這消息馬上傳了開去。每個角落裏都抽噎似地震動了起來。牆上貼滿了壁報。街上叫着『號外！號外！』空氣裏盪着緊張的談話。

『馬上就得打到天津！』

『北平也有點兒蹙扭哩。』

「跟鬼子幹一傢伙！」

「大亂子就來了！」

「管麼要退兵？」

世界像一根拉得緊緊的橡皮帶，稍爲碰一下，就得嚙一聲斷了的。

「遲早總得有這麼一手的。」

「咱們民族得找自己的出路！」

學生子又活動了起來；拿着旗子在東單牌樓走着，喊着。街上的人覺得這回的學生子比往日有點不同：這回的事是連自己也有點關係的。

「好傢伙！」

「大家幹呀！」

有些人在跑來跑去打聽消息：

「究竟這兒北平要緊不要緊？」

『說不定。』

『我想搬回南方去。銀行裏提款還提得出吧？』

他們都輕輕地談着，彷彿聲音一大了點兒就得給鬼子兵聽了去似的。他們呼吸得怪費勁的；空氣是早已經凝得像漿糊那麼厚了。

『史伯翁，你聽見的消息如何？』

『靠不住。走爲上策。』

『極是極是。我還去到銀行方面聽聽消息看。』

銀行裏忙着對付存戶提款。拍賣行一天總得到兩打人家裏去估價那些帶不走的笨重的家具。車站裏來着電話，來着慌張的臉嘴，要定頭二等的臥車鋪位。

『好了，都弄停當了。』

於是許多車輛從前門擁出來，停到東車站西車站門口，卸下肚子裏的東西：太太，姨太太，鋪蓋，蜜棗匣子，老爺，小姐，皮箱，少爺，獅子貓，饅頭餅乾，男女

用人，藤包。

一坐到洗澡堂子似的臥車裏，就透過一口氣來。

「這放心了。」

「可是天津呢？說不定天津鬧了亂子，那可糟糕。」

坐定了的人抽着煙，靜靜地聽着別人擠上車。搬運夫給皮箱什麼的壓得歪着腦袋，吃力地喊着：

「借光，借光！」

搬運夫後面緊跟着那些皮箱什麼的主人，焦急地四面應着祇要兩條腿稍爲一停，後面的鋪蓋就衝到自己的頸子上。

「借光借光！」

「快，快，車要開了！」

誰都找好了自己定的鋪位，安靜地等着開車，大家就都拔起一雙八字腳，蹬出臥

車那扇小門，在過道裏走着。誰也得在這車上遇見個把朋友的。

「史伯翁！」

「喔，劉六先生！」

「請進來坐坐。」

那位留着三四根鬍子的所謂史伯翁跨進一扇小門。

「到上海麼？」劉六先生一面在個綠色洋鐵罐子裏掏出一支煙捲來給那位史伯

翁。

史伯翁點點頭，把那支煙捲塞到嘴裏，去湊劉六先生手裏的火。

「寶眷呢？」劉六先生又問。

那個趕快抽了幾口煙，把煙拔出了嘴，讓嘴來答話：

「都一同來了。」

這臥車廂裏除了劉六先生還有一位四十上下的胖子，一個勁兒微笑着瞧着史伯

翁。劉六先生瞧了那胖子一眼，就覺得自己還得做一件事：

「你們二位見過麼？……這位是史伯翁，史伯襄先生。這位是……」

「久仰久仰，」那位胖子搶似地說。「史伯翁在北京住了很久吧？」

「甲辰，乙巳……唔，差不多三十年。」

大家忽然給震得一搖，火車就動了起來。

史伯襄老先生抽煙，可是煙熄掉了火。

「大世兄也一同來了麼？」劉六先生嘴裏問史伯襄老先生，眼向各處找着，像在

找那位大世兄。他找到鋪位下面，找到地上，又拿手去掏口袋。

「唔，也一同來了。」

劉六先生找到了一盒火柴給史伯襄老先生點火，眼對着那位胖子：

「史伯翁那位大世兄武功很好。他是……他是……叫做什麼派的，有一個派名。是

不是少林派？」

那位史伯翁微笑一下：

「我也弄不清楚那些名目。他是——叫做什麼內功吧。」

「現在這天天練麼？」

「他愛玩那麼一套，我也不大管他。他好像在那裏運什麼氣。胡鬧，簡直是！」

那位胖子把個肚子挺了起來，大聲地告訴史伯翁：武功裏面頂了不起的是運氣這步功夫。

甘鳳池就是運氣的，甘鳳池！他聲音提得很高：他怕火車的響聲掩住了他的話。

「祇要肯用功，沒有練不好的。令郎有沒有拜師傅？」

史伯襄老先生張一張嘴要答，可是胖子又搶着問了下去：

「令郎台甫是什麼？」

「兆昌。不吉之兆的兆。昌……昌……昌是——沒有女傍的。」

「讓我們見一見好不好？」

那位胖子似乎對這些事怪內行的。史伯襄老先生在那張腫了似的肥臉上釘了一眼，就踱出去到自己臥車間裏把他大兒子史兆昌叫了來。

史兆昌比他爸爸高上半個腦袋。大概二十五六歲。眼角往上翹，像一個戲子。臉紅紅的。有點胖。胸部挺發達，可是他拚命把胸部駁進，讓背駝着。

這年青人對劉六先生和胖子作一個揖，坐到舖位上，背就更駝了。

胖子把眼釘着史兆昌：

「世兄近來練什麼功夫？」

「形意拳。」

「練得久了吧。」

「半年，」史兆昌接着劉六先生給他煙捲。「這倒還不怎麼難。老師說的，練功夫全靠天生的有根底，不然是，怎麼用功也練不好的。這話挺有道理。」

胖子點頭。他又想問內功練得怎樣，可是他弄不明白形意拳到底算是外功，還是

內功。他瞧瞧窗外：野景在向後面飛去。他自言自語地：

「內功很要緊。」

史兆昌一震：唔，這胖子說不定懂得一手兩手！他試探地說：

「我也練着運氣功夫。」

胖子回過臉來，把肚子挺一挺，又大聲地說到甘鳳池：

「氣功練得到甘鳳池那樣就好了。甘鳳池真是了不起的。譬如……譬如……」

他先瞧瞧大家有沒有在聽他，然後說了一件甘鳳池的事。

「甘鳳池在雍正皇帝面前，試過本事的：他拿一根絲線……一根頭髮……一根：

……一根絲線……唔，是一根絲線……」

不錯，是一根絲線。他說這根絲線有十五丈長。他說甘鳳池拿着這根絲線，運一運氣，他把肚子又挺一挺，他說絲線就豎了起來，像一根筆直的竹竿……十五丈長。

「這還不算，」胖子站起來，打着手勢。「在那絲線的頂上面，就是五丈高的

上面，絲線上面，還拿一個五千斤重金元寶放上去。嚇，這功夫！」

史兆昌拍拍煙灰問：

『五千斤的金元寶？』

『是呀。是雍正皇帝的。然而——』這裏忽然胖子改成了心平氣和的聲氣，屁股也坐了下去。『然而還不算什麼。後來甘鳳池叫雍正皇帝所有的力士來，叫他們用力拉那根絲線。就有五百個力士來拉。……』

當然是拉不動。於是那位胖子勝利地微笑起來。

史兆昌長長地吹了口氣，一肺的煙向胖子臉上噴了過去。這口煙吹得有幾分用力，他就應對面那張胖臉。看那張臉給他的煙打得在發疼沒有。

可是胖子滿不在乎，又挺起肚子說了個運氣的故事。……

史伯襄老先生可和劉六先生談到了時局。

『上海不知道有沒有問題哩。』

「那不會有什麼，」劉六先生放心地。

史伯襄老先生扔掉了手裏的煙屁股，又從綠色洋鐵盒子裏掏出一支。他燒着腿子，背靠到壁上，這麼把自己坐得很舒服之後，就長長地歎了一口氣：

「中國人真是不掙氣！你看，自從……自從自從……自從這個……」

劉六先生似乎想不到別人一下子會發感慨，他楞了一會兒才知道別人所談到的題目。

「是呀，」劉六先生瞧了史伯襄老先生一眼，把眼睛移到一個小藤包上面。「這回再那麼醉生夢死可就真喪亡國了。所謂……所謂……然而……但是像是……大家都覺得這個國不是自己的。」

那個也會心地微笑一下：

「你我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白拚命是沒有用的。我們還是……倒是……唔，明哲保身。而且……而且……」

突然他兒子興奮地叫：

『不對不對！』

史伯襄老先生嚇了一跳，就『而且』住了。

可是那位胖子很安靜地說：

『我當然比你知道呀。』

唔，他們倆在爭論什麼。

史兆昌紅着臉往下說：

『有劍術的人比普通俠客要厲害得多。呂四娘當然是劍客，是劍仙，她是……假如她是個普通俠客，她可殺不了雍正。她是吐劍殺了雍正的。』

『你記錯了，』胖子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在咬着『呂四娘的本領是飛簷走壁，不會吐劍。她是個俠客，不是劍客。』

『哪裏！我看見書上……』

「我當然比你明白呀，」打着手勢叫別人別嘍。「我當然比你知道得清楚些。」呂四娘的事我最明白。呂四娘同我還有點親戚關係哩。」

史兆昌的心一跳，張大了眼釘着胖子。

胖了用手拍自己的膝頭，發音很正確地說出那親戚關係：

「呂四娘的嫡堂姪兒的表姪的曾外孫女婿，是我一個族兄的舅公公的一個內姪的連襟的姑表兄弟。所以我最明白呂四娘的事，她並不是劍仙。」

「要是劍仙，那就得更……」

「劍仙當然更厲害，」胖子搓搓手。

「總得學到這一地步才不冤枉做一輩子人，」史兆昌瞧着窗子。「做劍仙是非學道術不可的。」

史伯襄老先生插了進來：

「這可得要有宿根的人才行，你配麼？」

那年青人橫了他爸爸一眼，嚥下一口唾沫。

劉六先把手擱在那年青人肩上：

「你看那些……」

史兆昌全身有點發熱。他心跳得很響，差點兒沒震碎了胸膛。

「沒武功救不了中國，」他說得有點氣喘。「祇要一個……還怕鬼子麼？……」

……劍術是非練不可！」

史伯襄老先生可記起呂純、祖隆、壇說的那些話：中國亡不了，有個救國的大英雄已經長大了，馬上得做出一番偉大的事業來。

這大英雄是不是他的大兒子史兆昌？

他沒這麼想。要是這大英雄真出在他家裏，他希望這大英雄是他第二個兒子史兆武——這小子倒有宿根。他不大……心大兒子。

史兆昌瞧了他爸爸一眼，使勁地把手裏的煙捲往洋鐵痰盂裏一擡。他知道那老頭

不大相信他大兒子。自從繼母生了兆武，這大兒子馬上就成了個可有可無的人。老頭覺得大兒子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出息。可是史兆昌對自己的前途當然比那糊塗老頭明白得多。

「哼，聽着罷！」

他又瞧瞧他爸爸。他爸爸掏出一塊摺成長方形的手絹，用裡滿不在乎的勁兒指着嘴上那三四根鬍子。自從討了繼母之後，這爸爸的臉子忽然變成了討厭樣子：嗯，聽聽他那那裏邪氣的眼睛！

這是入了魔道，這真！其實這老頭兒人倒是挺好的。可是爺兒倆一回到自己的臥車間裏，老頭兒就教訓史兆昌：一個人總別自己誇口。

「誇口是不會長進的。」

「我可誇過口了麼？」史兆昌眼睛不對着爸爸。

「譬如剛才你在劉六先生那邊……」

「一個人總要有志氣，」兒子大聲說。「說自個兒的志氣可不是誇口。」

史伯襄老先生楞了會兒。

「志氣……」老頭反着手嘟囔着。

「爸爸，您別老跟我鬧盤扭，我知道您是……嚇，不說了罷。」

「怎麼？」聲調怪和氣起來。

「二弟那麼昏天黑地的您倒不教訓教訓他。」

「你二弟是正交着懵懂運，我有什麼辦法。」

「嚇，懵懂運，」兒子笑了一下。

老頭兒就祇相信二弟。八字先生說二弟十六歲會當師長，老頭兒就把二弟當太歲看。

「哼，十六歲當師長！」

命裏註定了十六歲當師長倒並不是奇事，祇是史兆昌信不過他二弟會這麼着：二

弟不夠料。

晚上他睡不着。火車空隆隆空隆隆響着。火車上不好練功夫，今天沒做晚課。

幹麼要逃到上海去，那麼怕？

在上海找到一個師傅麼？可是那些劍仙和有道術的人在上海是獸不慣的。那些人總得在峨嵋山上，躲在一所陰黯黯的屋子裏煉丹，運氣。再不然就是峨嵋山。……

史兆昌歎口氣，起來點了一支煙。

「得想法子到峨嵋山去求道。」

據說到峨嵋山去，上海可比北平近些。學了道他得花上一天工夫把土匪剿乾淨，於是去打回東三省，還收服了××國。休息了一會，再去征服別的什麼國：俄國，英國。還有什麼爪哇國。

「美國呢？」

他考慮了好一會：美國是跟咱們中國挺要好的。……呢，到那個時候再說罷。

那個時候誰也知道有個史兆昌。中國人家給他立長生牌位，燒着香對酒磕頭。他得有個愛人，像十三妹那麼一個女子。他和那愛人一塊兒立功。

史兆昌很很地抽口煙。

上海許找得着十三妹那樣的女人。有部書叫……叫……

『叫什麼呀？』

叫……不錯，叫做什麼什麼因緣的。可不是，在天橋兒還找得着哩。天橋兒他去過，可沒找着：那些賣武藝的全是些男子漢。祇有一處有個女的，那是個六七十歲的老婆婆。媽的，像十三妹那麼個人，天橋祇有一個，祇有書上說的那麼一個。噯！

幾天幾晚他老打算着這些事，跟誰也不開口。老頭兒不懂得他。繼母跟他壓根兒合不來。兆武是暈頭。他祇是一個人抽着煙，躺着，計劃着到上海第一件事幹什麼。

『上海地方我可不熟。』

他從沒到過上海。他那位把兄老住上海的，可又走了。這回他總得結識幾個人。

坐了幾天火車他可一點不累。別人紅着眼睛，磕睡似地跨下車，他就嚙嚙了一會什麼，挾一個小皮箱就跳到月台上，搶到別人前面。

月台上螞蟻似的人。

這許多人裏面可有沒有夠他做朋友的？

嚇，上海！

這天的晚上，史兆昌就跨出旅館門，在愛多亞路的人行道上踱着了。

他手握着拳，嘴閉得緊緊的。重重地在水門汀上踏着八字步子，睜着眼注意着每張臉子。

「啊呀，」忽然有個尖臉向他打招呼，「大恩人！大俠客！您家怎麼到洋涇漢來了？……什麼時候來的，您家？」

可是史兆昌忘記這尖臉是誰。

「不認得了麼？」那個打躬似地彎着腰。「我是胡根寶呀。……您家公館打哪

裏？……」

「嚇，真巧！」史兆昌眼睛放光。「我住在這裏一家湖南人開的旅館裏。明後天就得搬家。……你近來怎麼着？你是不是……」

二 八字脚文化之子

世界上有許多湊巧的事情那都是天意。讀者諸君當然知道我是說史兆昌。史兆昌不是想在上海結識幾個人麼？哪，胡根寶。

胡根寶還是前年，不，大前年，他大前年在漢口認識了胡根寶。他那天在江漢關那兒散步，三五個穿藍短衣的傢伙圍着一個穿夾袍的人要動手。穿夾袍的說好話，打躬作揖，可是還吃了一個嘴巴子。史兆昌走了過去把那三五個藍短衣推開：

「滾！再動手老子剝你們的皮！」

「關你麼事！」那些傢伙叫。「這姓胡的賣了我們，他……」

「敢動！」——馬上他擺了個馬步，站好莊子。

不用說，這些下等人裏面沒有好傢伙。

記不上有沒有交手，還是巡捕來了，總而言之那穿夾袍的解了圍。

「真正是大恩人，」穿夾袍的打躬。「要不是您家來了，我性命都危險。……您家貴姓？」

「不敢。敝姓史，」他拱一拱手。

「我請您家去洗個澡，您家賞不賞……」

「不敢當。打抱不平是我應分的事。」

「真正是大俠客。現在這世界……」

這麼着就跟穿夾袍的做了朋友，那就是胡根寶。可是他們做朋友沒有做多久：一會兒他爸爸派了人來接他回北平去了。

「嚇，在這兒遇見了。真想不到！」

人行道上那些男男女女忙着走着，從他們身邊擦過。一些賣晚報賣小報的孩子瘋

了似地嚷着。

史兆昌還一直站着，告訴胡根寶他打的主意。

「上海你熟不熟？」

「我是老上海，」胡根寶笑得滿臉都是皺紋。

「我想在上海找一個……」

「找一個小館子吃飯罷。您家沒吃過飯吧，我來做個小東。」

「噢不，」史兆昌斬鐵截釘地把手一揚，他認為他這回總得花幾個本錢。「我請。」

胡根寶的腰漸漸伸直，透過一口氣來。

「是是。您家愛吃哪家館子？……這兒有一家浙江飯店。……」

「好罷。」

喝着酒，胡根寶就告訴史兆昌：他有許多熟人。

「並且還有個頂了不起的。」

「武功好，是不是？」

「武功？哼，武功好到天上去也鬧他不過。」

許是什麼劍仙。許是個有道行的。可是史兆昌怕希望得太大會失望，就鎮靜地又說：

「最多是個有內功的吧。」

可是胡根寶搖腦袋。怪有禮貌地啜了一小口酒，把尖臉上的肌肉抽動了幾下。

史兆昌的眼睛釘着胡根寶的眼睛：媽的這傢伙賣關子。

胡根寶用手剔了一下牙，把嘴裏弄乾淨，到底說了出來：那可不是個尋常人。

那個跳了起來，差點兒沒把桌子掀翻：

「啊！」

一個茶房恭恭敬敬地站到了房門口。

「怎麼，史兆昌叫『那是……那是……嚇！』」

「有的。不過要現蒸，茶房說。」

「什麼，我們說我們的，不干你的事！……老胡，到底是……？」

史兆昌全身都飄了起來。胡根寶說了怎麼一個人，到底是？

「要是太極真人到上海來……」

當然我會給您家介紹。他還說這一個月內有個人會來拜他做師傅，這人有宿根，他還說，是從北方來的。」

「他麼，他麼，他麼？」史兆昌與喬得幾乎昏過去，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臉紅着。「你怎麼會拜識太極真人的？」

「我是，」那個用手背揩一下嘴邊的油，「我是在一個崑壇裏拜他做師傅的。」
「你……你……怎麼，你也是他的徒弟？」

「上半年才拜他師傅的。他教我道術。要不要放點胡椒？太極真人是……鴨子不

吃得冷的。」

史兆昌瞧着胡根寶的嘴——鴨子湯沒全吞下去就說話，湯水帶着泡沫似的東西沿嘴角流到下巴上。這胡根寶在學道。可是太極真人說的有一個人要來打他做師傅。那是誰，那是誰？——

「我正是想要學道術，劍俠都只懂道術的。」

「太極真人會的。」

「還有土道……」

「他都會，他都會。」

突然史兆昌站起來，一大步跨到胡根寶跟前，作了一個揖：

「假如你……假如你……你聽不聽得起我？」

「什麼！我……」那個嚇了一跳，站起來退了一步。

「你要是聽得起我，我……我……咱們拜把！」

茶房送手巾把子來，拜把的事就給耽擱了會兒。

他倆走出那家館子的大門，胡根寶就打着膈兒，趕着史兆昌叫二弟。

『二弟，大世界去好不好？二弟，我吃得真飽。噫！二弟，明天我們去……噫。』

明天去……到商務印書館買金蘭譜。……你搬家的時候我來幫忙，我是……噫！二弟，師傅不久會來，二弟你等着。師傅是……』

『唔。』

史兆昌焦急地等了個把星期。

『大哥，太極真人準得來麼？』

『不要性急。師傅是說來就來的。』

『大哥，你瞧太極真人肯不肯收我？』

『二弟你放心，包在我做哥哥的身上！』拍拍胸脯。

『大哥你學着什麼功夫，可不可以說一點兒？』

「唔？唔。唔！我還才學，」那位大哥伸到一個煙罐子裏拿煙，可見已經空了。

「劉福，買一罐煙捲來。劉福！」

胡根寶聽聽牆上一付石印的清道人的對子：一個個字像藤似地扭着。中間掛着一幅從什麼地方揭下來的「岳鄂王遺像」。胡根寶又仰起那張尖臉聽聽天花板。

「二弟你們這幢房子多少錢一個月？」

「好像是七十五兩吧。我可弄不明白。」

「這房倒不錯，」胡根寶聽聽窗外。「你們一家夠住了吧？」

史兆昌想再談點兒學道佛的事，可是大哥老釘着問這幢房子有沒有洗澡間，有沒有抽水馬桶，彷彿大哥打算要在洗澡間裏煉丹似的。

老問這些幹麼呀。總而言之已經住下一幢房子，三層樓，七十五兩。他們是前五天搬進來的。

「兩個亭子間都住着人麼？」大哥問。

突然樓下客廳裏一聲響：嘩啦！

史兆昌把兩個嘴角往下彎着：

「哼，又是打牌。假如中國人全是這些個人可就糟了。」

「我應該去拜見拜見伯父哩，」那個伸個懶腰。

「不必罷。可不是什麼客氣。你是大哥，我不瞞大哥說，我們家裏……」

他告訴大哥：他有個家等於沒有家。他親生媽在他三歲上死去，八歲上他爸爸討了個女人生了兆武，他就是個孤零零的人了。親生媽是精明的人，聽到了這一點，臨死就叫他丈夫給兒子存一筆現錢。當然老家裏還有一筆田，可是那兒有土匪，靠不住會到手。

「現在我跟我家裏的關係就祇是這麼一筆錢，其餘的全跟我沒關係。」

「錢有多少？」大哥滿不在乎地問。「這筆錢隨你自己用麼？」

「唔。我已經是大人了，這筆存款就隨我怎麼使。款子可不多，祇是三千零點兒；我可沒動牠，我預備着『番事業』。」

「伯父對於你……」

「呃，不用提了罷，」史兆昌噓了口氣。「他本來是個好人，可是入了魔道。」老實說，他『他爸爸簡直是有點兒仇似的。爸爸和繼母他們站在另外一邊作弄他，鬧他幌子。他知道爸爸那位墮房太太對他不懷什麼好心；巴不得他死——她親生兒子就得獨自個兒接過爸爸那筆產業來。」

「瞧瞧罷，連自己家裏人都用這種心眼兒！」

「呃，這年頭兒好人可真太少！」

「可不早麼，瞧見的瞧見的都是些個歹人害好人的事。那些個大帥們拚命逼錢糧。洋鬼子動不動殺幾個中國老百姓玩玩。有幾人販洋米來使中國米賣不出價錢，個戶愈來愈不聽話，簡直跨到了東家腦袋上。這些個受得了麼？媽的？近幾年來家鄉還鬧着

土匪，還有××鬼子！

他史兆昌可得做個好漢；自個兒受的，別人受的，他祇得出口惡氣。自個兒吃了虧，也想到了別人吃的虧。

「是呀，得做個好漢。」

爸爸從前的話是挺對的：

「你的八字是個大將的八字。你要學好，懂吧，要學好。不要做個平常人。」誰也說他的八字裏注定了他得做一番驚人的事業。

「來，」爸爸當是這麼拖他到自己跟前，「告訴我：你將來做個什麼人？」

「做關公。做岳飛。」

「好小子！」拍拍他。「將來爸爸也有面子。」

他看過岳傳。接着他看了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他就開始練起武來。這還是小時候的事。可是他一直沒變：還是想着自己的將來，還是拜師傅學着拳。

可是現在他爸爸把希望寄到兆武身上，不相信大兒子了。

「哼，我總得頂天立地的……我總得……這是命裏注定了的。這就是宿根。」
做一個英雄，就得相信自己，得苦苦地修練，得立下大志。

去年他過二十四歲生日的那天他找到一個破關帝廟裏發過願，他對那位紅着臉皺着眉毛的菩薩跪着：

「我要修道練成一個劍仙。我要削盡世界上的歹人，打抱不平。我要征服全世界。我要消滅世界上的邪道——那些不信菩薩的，不遵聖賢之道的，廢孔的，沒上下尊卑之分的，提倡及妻的，那些個妖孽。我要殺盡土匪，要捉盡世界上的賊。……」

這裏他想了一想，看可說漏了什麼沒有。於是又加了一句：

「我要使我們家鄉安居樂業，穀子賣得起價錢，下等人都入正道，都知道個上下，都知道自己的身分，都相信天命。我要使世界太平。我史兆昌發了這些個宏願，決不變志：請關公……請關老爺……請關二爺……關關關……」

他一下子不知道要怎麼稱呼。

怎麼，忘了麼，關二爺不早就死了之後封了帝的麼？

「請關帝！」他趕快說了出來。「我史兆昌請關帝轉奏，保佑我成功。……我史兆昌誓死要修成這麼一個劍俠。」

這些宏願其實早就有了的，不過一直到那天才正式在菩薩面前宣了誓。於是他努力要找個有道行的人拜他做師傅，一面找了個國術大家教他打意形拳。

「這種拳祇是個初步功夫，」史兆昌開着剛買來的一聽煙，嘴裏說着。「我還學過許多拳哩。」

他背履歷似地一口氣告訴他那位大哥還學了些什麼拳，於是拿一支煙插到嘴巴上：須至履歷者。

胡根寶又瞧着天花板。

沉默。樓下的牌聲和笑聲。

史兆昌在房裏一上一下地踱着；用了戲台上老生武生的那一付八字脚步子。他老把眼瞞着那衣櫃的大鏡子：瞧瞧自己走的姿勢對勁不對勁。

這種八字脚步子也是小時候他爸爸給他的教訓。

「正派人走路有正派人的走法，不要毛脚毛手。」

爸爸就用八字脚步子走個樣子給他瞧瞧：

「走路要這樣規矩矩地走。古來的聖賢，帝王，卿相，大將，都是這種走法。和尚道士做法事的時候就用這種步子。你祇要去看如今那些有道學的人，走起路來也這麼一規一矩的。走路雖是小事，也要注意注意，這也是我們中國禮義之邦的一種那一個，一種……一種……總而言之三種儀態是代表我們的文物的。」

的確正派人走起路是這種步子。古來那些大英雄大俠客雖沒瞧見過，可是從戲台上，從繡像畫裏，可以看得出：關公，岳爺爺，莊木蘭，武松，姜太公，十三妹，糜子，諸葛亮，甘鳳池，太老君，都是這麼一雙八字脚，還有許多許多了不起的人

也都是。

太極真人可不知道是不是這麼一雙腳……

史兆昌的眼睛從那面大鏡子上滑下來，溜到那位太極真人的徒弟雙腳上。

那雙腿在疊着，瞧不出。

『大哥，太極真人走起路來是什麼樣子？』

『什麼？』那個摸不着頭腦。

『唔，沒什麼。我不過是……』

突然樓下有個小女孩子哭了起來：

『媽，媽，二哥揪我的頭髮……媽……』

史兆昌馬上跑出了房門。

他是去打抱不平的，是不是。

不。那女孩子祇是繼母生的第四個小妹妹。和兆武鬧整扭，到姚娘跟前告狀而

已。這是常事。

可是樓下客廳裏又有奶媽控告二少爺：

「太太您瞧，二少爺搶走了我一條褲子，給扔到垃圾桶裏。二少爺還揍我，您瞧，太太您瞧。」

太太的聲音：

「什麼，你的褲子？」

打着牌的男男女女就大笑起來。

讀者諸君還沒見過那位太太，這得讓我介紹一下哩。請下樓去瞧瞧熱鬧罷。

哪，那位太陽穴上有个紫色疤的就是史伯襄老先生的太太，史兆昌的繼母。年紀瞧去不到四十歲，眼睛是紅的。她後面坐着史伯襄考先生在瞧她的牌。

奶媽站在她跟前，左手抱不滿周歲的五小姐，伸出右手腕上一塊青的給她瞧。

「你的褲子怎麼會給他搶去的？」太太打笑出了淚來的眼睛釘在自己的牌上。

「我在房裏摺着衣裳，二少爺跑進來一搶就跑，把我的褲子扔到了垃圾桶裏。我要來告訴太太，二少爺就揍了我一拳。……」

太太輕輕地皺着眉毛：

「你這個奶媽也真糊塗：怎麼連自己的褲子都管不住！……二少爺的脾氣你們是知道的，你應當自己小心呀。你這個人真是！」

這裏太太歎了口氣：

「兆武這孩子真是淘氣，雖然人家管不住自己的褲子，你也不該把他扔到垃圾桶裏呀，垃圾桶……碰！七萬碰！三條。你吃一個吧。三條真是好張子；我拆對打給你的。不要？這好的張子不要？真是淘氣。真氣死我。垃圾桶裏的褲子……怎麼劉太太你就和了麼，噲！伯裏你點支煙給我。我一定要罰兆武一頓。兆武！兆武！……二少爺什麼地方去了，喊他來……兆武！」

「打二哥！打二哥！」四小姐叫，可是給洗牌的聲音蓋住了。

七八分鐘之後太太又長長地歎口氣：

「兆武這孩子真淘氣。十五歲了呀。啊呀，這張中風虧你打！真是個好礙手，哈哈！雖然說尙武精神是要提倡的，你也不該打奶媽呀！——打傷了還有奶麼？褲子搶去也何必扔到垃圾桶裏呢。這孩子真氣死我！……」

史伯襄老先生謹慎地給太太點了一支煙，安慰着太太：

「兆武這孩子的確淘氣。但是你也不能管得太嚴；十六歲他當了師長，還不是你當老太太享兒子的福麼？」

「雖然是不錯，可是這時候總叫你有點嘔氣呀，是不是。現在我總是……自摸平和！四七條我聽了許多時候了。上家聽了沒？我等四七條等了許久哩。我當是等不着了。不錯，等着做老太太享福，可是現在太淘氣，做娘的心裏當然不舒服。……」

太太把煙放在煙灰盤上，讓手來洗牌。嘴裏往下說着，告訴大家兆武的八字是十六歲得做師長。

「當師長是很苦的，當師長可沒工夫玩了，所以我現在隨便一點，對他。十六歲當師長當然太早了點兒，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不過古時候也有十二歲當一品宰相的。……兆武今年十五歲了，能玩的日子可不多了，就讓他玩玩。到臘月他就走完了懵懂運。明年做起正經事來，要玩也不能玩，不能再……再是那麼……他志向是在武的一方面。可是……可是……我總覺得十六歲當師長，總是一樁苦事。別人十六歲還是個小孩子哩，呃是不是，劉太太？」

史兆昌從樓上送他的大哥下來，站在門外聽了會兒。他很重地吐口唾沫：

「哼，十六歲當師長！他配！」

三 女俠的飛泥丸子

天氣漸漸冷了起來。可是關外的消息還是那麼緊張。公衆體育場開着市民大會。學生們擁到北站，坐火車到北京去請願。援助東北義勇軍的募捐隊拿着竹筒向人借錢。各種救國的團體都一齊動員。

史伯襄老先生家裏就到了許多客，等着開飯，聽着一個救國會的委員談着話。

「我希望各位都加入我們這個會，因為在座各位都是名流。」

這位委員瞧着窗子，背書似地說着。聽着的人祇瞧見他那扁扁的後腦勺。

史兆昌站了起來，到桌邊去拿了一支烟給那位委員，嘴裏說：

「可是我覺得你們的主張沒用。」

於是那位委員回過臉來。讀者諸君，瞧見他的臉了吧：嚇，還是咱們的熟人，劉六先生。

劉六先生像沒聽見史兆昌的話，他嘴裏咬着烟，從一個黑皮包裏拿出一本小冊子來：

「這是敝會的章程。」

史伯襄老先生掏出眼鏡帶上，第一個就談這本小冊子的封面：

「這幾個字寫得真不錯。」

五六個腦袋就都湊了過去：

「這是趙字。」

「趙字的筆意倒有一點，然而這個人一定是學的鄭孝胥的字。」

「不對。這位樂樂齋先生是我的朋友，他的字有點像康南海的。他學的是魏碑，

是石門銘。康南海也是學石門銘的。」

「不是吧，史伯襄老先生拖長着聲音。

「伯翁說是學什麼的，然則？」

伯翁祇稍爲楞了會兒：

「倒有點顏味。我看是……我石這個……這個這個……也許是學錢南園的。」

「學錢南園——怕未必。」

劉六先生勝利地微笑着，一直不言語。他想等別人問他，可是沒等着。

那小冊子的封面是：

全 國 名 流 絕 食 救 國
會 章 程

文學博士蔣經敬頌編

一位西裝朋友聽明白了封面上的字，就和一位老先生離開那堆廢紙回到沙發上，談着那位樂善齋的字：

「我親眼看見他臨帖的，他臨的是米……米……米……米他，米那個……米田宮！」

「米田宮？」——那位老先生不懂。

「呃，我親眼看見的，親眼！他臨米田宮的大鵬賦。」

劉六先生有禮貌地搓搓手，高聲地勸大家簽名加入。

「請各位都做個會員如何？」

他瞧瞧大家的臉，就站起來演說似地往下說：

「國難當頭，名流也就非救國不可了。……我們絕食，促起全國同胞去抗日救國。絕食是有力量的，印度那位鼎鼎大名的太先生太戈爾，不是絕食救國麼……連英國人都怕他哩。至於我們……我們……」

演說的人舐一下嘴唇，停了會兒又……

「各位的意思如何？各位都是中國的名流，我們絕食，全國同胞一定會努力起來的；把全國的名流餓死了可不是玩意兒，名流全餓死，還成什麼國家。他們自然會努力抗×救國的。……請大家加入，請大家不吃飯救國。……」

史伯襄搔搔腦袋，試探地問劉六先生：

「餓着，還會有精神麼？……你是不是……？」

「我不吃飯，」劉六先生很快地答。「我早晨起來祇吃五個荷包蛋，稍為喝點牛奶可可茶。十二點鐘稍為吃兩碗麵疙瘩，片兒湯，下午七點鐘也如此。每次餓的時候祇要吃一兩個廣東月餅就夠了。臨睡的時候稍為吃點魚生粥，打兩個雞蛋。如此而已。不吃飯。」

大家互相瞧了一眼，那位西裝朋友站了起來，把兩手舉得高高地：

「名流的確非救國不可，我主張加入名流絕食救國會。但是今天這頓中飯……這頓……這個的中飯，我們不可以辜負史伯襄的盛意；這頓中吃還是要吃的，吃了這頓

中飯大家再簽名加入。不過這本畫上的字，我是親眼看見梁樂齋寫的是米田宮。……我們吃了這頓中飯再加入。」

「入會費五元。當年會費七元。名譽會員三十元。」

劉福走進來報告飯開好了。

「劉福，」史伯襄老先生想起一件事，「劉福你叫廚房裏給劉六先做兩碗片兒湯，劉六先不吃飯。……兆昌，你上樓去請她們下來吃飯罷。」

劉六先一直護着全國名流絕命救國會的事。可是史兆昌老是彎着嘴角；別人是名流，瞧不起他，他也瞧不起別人！這些個玩意可沒一點烏用。至於……

「走開！」史伯襄老先生對兆武叫着：這孩子佔着首席的位子不肯走。

女客男客都站在旁邊瞧着桌！，誰也不就席。

太太小心翼翼地把頭髮扭到太陽穴上去遮住那個紫色疤，用另外一個下去梳兆

武：

「好孩子，你是聽話的。讓客人坐。」

「不嗎，」兆武的嗓子是啞的。

客人們勸主人們讓這位少爺坐一席。可是位子不夠，這麼吞就得有一個客人沒地方坐。

「我可以不坐，」劉六先生說。「我是絕食的。片兒湯是坐在茶几旁邊也可以吃。」

兆昌想劈他弟弟一個嘴巴，可是別人已經解決了這個難題：加一張椅子。

大家從絕食救國談到了義勇軍。

「假如全國的名流都肯絕食，義勇軍一定會加多起來的，政府也就會馬上出兵了。」

「可是義勇軍還是沒什麼用，」史兆昌插了進來。「××人的槍礮太厲害，義勇軍可沒辦法對付。我們……」

兆武失聲叫了起打斷了他的話：

『我當師長，我殺盡××鬼子！』

『二世兄真是有志氣。』

『我當了師長，我帶兵打到××去！』

太太笑了起來：

『你到了明年不要忘記這一條志氣就好了。』

『我明年當師長，我忘記了，我就是狗入的！』

史伯襄老先生叫了聲『吓！』太太可就憂着：

『十六歲當師長究竟太早呀，是不是。打××人總要年紀大點兒才成，太小了怕有點危險哩。』

『不要緊，』兆武嘴嚼着菜，『爸爸是呂純陽老祖的徒弟，爸爸叫呂祖幫我。我帶兵打××人：旬，旬，旬！』

他裝着放槍的樣子。可是子彈從嘴裏「卽」了出來，把嚼着的東西掉到了旁邊劉太太的酒杯裏。劉太太拿着筷子瞧着一碟白鷄，女主人可端起杯子請酒，她就趕緊放下筷子舉起杯來乾掉一杯。

史伯襄老先生酸澀沾在那三四根鬚子上的湯水，曬着嘴，告訴大家呂祖在北平降壇的事。

兆武張了紅眼，出神地聽着他爸爸的敘述。他眼睛金魚似的突出着，黑珠子很小。臉黃得像爛了的佛手。嘴很大，可是還對付不了牙牀肉；嘴稍爲一張，突得高高的牙牀肉馬上就得擠出來。

『呂祖得幫我殺××人，』他叫。『我要吃片兒湯！』

『不許吵！』

可是兆武已經把劉六先生正吃着的片兒湯一把搶了過來。劉六先生吃了一驚，就求救似地瞧瞧史伯襄老先生——別人可在安安靜靜地說到了呂祖收他做徒弟，還給他

取了個道號，還飛鸞賜了他許多字畫。

「哪，」史伯襄老先生指指牆上的泥金條幅，「這就是呂祖寫的。」

劉六先生想：

「少吃一碗不要緊，回去吃魚生粥。」

於是放心地跟着大家轉過臉去賞鑒呂祖的書法。

太太怕大家不認識上面的字，在很響地念着：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妙」。不是「炒」。」

「唔，「炒」。不過草書的「炒」字是這麼寫的。草字真難認，是不是，呃劉太太？這上面的草字我看了一個鐘頭才看出來是些什麼字。看慣了就認識了。我從前在學堂裏也認了許多草字。現在的學堂可就不講究這一套了。現在的學堂真不行，辦學堂的人都不明白事理。兆武在北平進的那個小學堂，劉太太你知道，我真是沒法子對

付。我說的……我說請大家不要客氣，隨便吃一點，沒有菜。是呀，真沒法子。那小學堂要給兆武留級，說是他功課不好，這不是耽誤我們孩子麼。你想想，這能怪我們孩子麼，他走着懵懂運，這有什麼法子。我說「你們就對付對付着罷，讓他升一級，明年出」懵懂運，功課當然會趕得上」。哼！可是他們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不跟你說理嗎！兆武呢，十六歲就得當師長帶兵，這是命該如此，因此我祇望着他在小學堂裏畢一個業。要是那麼一留級，十六歲上就畢不了業，可不耽誤他的前程？我說「好，你們辦學堂不明白事理，我們孩子的前程耽誤了可得你們做老師的擔當！」哼，老實不客氣跟他們頂了一陣子嘴。……真氣死我。不講理的人……王先生你說……呃劉太太，是不是？現在的學堂呀，噯，真是！像我們那時候進的學堂：正字，草字，英文字，還有英文草字，美文，體操，這些都要學哇。草字是頂要緊的。兆武倒，他爸爸給他認了幾個草字。兆武，你認識這些字吧，念念看。……」

兆武一嘴的片兒湯，沒工夫念，祇搖搖腦袋。

人來，瞧樣子大概是十八歲以至三十八歲——對這種人的年齡是頂難知道的。

大家都瞧着這位女客粉着。史兆昌還打了個寒噤：是妖怪還是人？……

『各位不認識我麼？』這位女客一口上海國語。『我就是覓死阿啦，何曼麗——賣雷，火！東南日報上常有我的照片啦，美女畫報上也有。……哪位是覓色死劉啦？』

『劉太太麼：這位。』

『覓色死劉認識我麼？……梅白格路的覓色死王，覓色死劉是看見過的啦。王太太是同覓死脫陶認識的，我同覓死脫陶是朋友，所以我也你的朋友啦。我要托你一件事：請你給我對各位都介紹一下啦。』

劉太太紅着臉不知道要怎麼對付，可是那位西裝朋友打破了這難關：

『我來介紹一下罷。……』

那位何小姐對大家眨一眼，笑一下，用手觸在劉太太椅子的靠背上，把身子扭

着。然後對自己的腿子瞧一眼，看這姿勢可擺得對勁不對勁。於是笑嘻嘻地說：

「各位在是……各位都是愛國的大好老啦。我是來請大家愛國的啦。我是摩登愛國歌舞團的編劇主任兼交際股主任，我有一句話來搭你們各位說啦。……」

史兆昌扯扯劉六先生的袖子：

「她說話幹麼那麼多「啦」字：上海話麼？」

「不知道。」

何小姐瀑布似地說着：現在××人打中國人，中國人得用愛國歌舞來救國，所以在座的各位都應當買她的聽歌舞的入場券。

「現在國難期間，我們的入場券也減價啦，打七五折啦。表現的都是交關……都是很好的愛國歌劇有改良月明之夜啦。月明之夜本來是黎錦暉編的，現在吾……現在我編了一種改良的，說嫦娥帶娘子軍去打倒××觸老啦。還有中國我愛你，這隻歌邪氣好聽，是用妹妹我愛你這曲子的啦。還有一齣救國女俠啦。……」

『救國女俠！』史兆昌一震。

『是的。這齣戲蠻好啦。』

『女俠！』那年青男子臉紅起來。『本領大麼？』

『本領交關杜的啦。』

『什麼？』

『本領非常大的啦，就是，』何小姐向他走了過來。

『我可要……』

何小姐挨近他的身邊，拿一張入場券給他。她身上一種人造的味兒，驚得他幾乎昏過去。

兆武忽然用他那嘎嗓子大笑起來：

『大哥跟這個女人吊膀子，大哥跟這個女人吊膀子！』

『這個弟弟蠻好白相啦，』這個女人說。

可是史兆昌臉更紅，偷聽聽許多的臉。

「大哥跟這個女人……」兆武用手裝了個什麼。

「胡說八道！」史兆昌咆哮起來。

「大哥跟她……哈哈。」

史兆昌突地站了起來，兆武就趕緊爬到桌子下面躲着。

「大哥不要臉，跟這個女人……」

忽然桌子一跳——砰：菜湯流了一桌子，酒杯全給弄翻了。

「出來，兆武！」史伯襄老先生叫。

「這孩子真淘氣，」太太微笑着。「躲到桌子下面就好。爲什麼還要頂桌子。你看，桌子上弄髒了。」

突然——何小姐尖叫起來，逃了開去，因爲桌子下面伸出一隻手搥她的腿，扯她的長褲腳。挨着桌子下面閃出吧唧的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大哥跟她……大哥跟她……哈哈哈哈哈！……」
大家都忍不住笑，史兆昌就覺得全身有成千累萬的螞蟥在爬着似的。他怪不願嘴地說：

「我是……我是……她有救國女俠……沒女俠可救不了中國的……中國……所以我……」

何小姐忘了剛才那回事似地，說着現在非提倡救國女俠不可。

「女子也要愛國的，阿是格？所以一定要女俠嘍。」

史兆昌離開桌子，對何小姐拱拱手：他樂意跟她做個朋友。這間屋子裏沒有一個人跟他談得上的，祇有這位突如其來的俠客這對勁。中國祇有靠俠客才救得了，其餘有烏用！着，救國女俠！——他得拜見拜見。天橋兒找不着十三妹似的人，上海可……

於是他告訴何小姐他那些宏願：他學了些什麼，打算幹什麼。

「我準得找個像十三妹那麼一個娘們兒，一塊兒去打××，打抱不平。……您說的那位救國女俠可能見見？」

「就是我啦。」

「什麼！」史兆昌手扶着牆：怕自己驚得蹶交。

「救國女俠就是我啦。」

史兆昌細細地瞧着她：怎麼，這麼一個人就是……

螺旋似的頭髮。石灰似的臉上糊着胭脂。隱隱約約瞧得見的雀斑。大紅的嘴唇。高過耳朵根的衣領。隆起的奶子。火柴棒似的一雙腿。

這麼瘦？可是有內功的人是又黃又瘦的。

「你是練內功的吧？」

「是啦。」

「什麼派？」

『什麼派？』那位女俠不懂。

『派挺多的，像崑崙派，像少林派……』

『我是浪漫派啦。』

他聽都沒聽見過。他趕緊恭恭敬敬對她作了一個揖。他們訂了交。

『你可以常常來看我啦，』何小姐媚笑一下。『我們那個歌舞團還要請你捐幾個錢啦。』

『當然當然。』

史兆昌送她到大門口，她寫了個地址給他：

『你可以叫黃包車來啦。』

『忘八車？』

『黃，包，車啦』突然她握一握他的手，轉身就走。

他站在門口好一會，身子像沉在滾水裏。他瞧着她的背影。忽然她回過臉來，擲

一個吻給他。

怎麼，這是？——飛劍麼？

沒有劍。

忽然一個東西掉在他腦袋上：一個小泥丸子，還是溼的。

他一驚。接着抽口氣回到自己房裏去。

「真是好功夫——泥丸子這麼準！」

三樓上窗口裏伏着史兆武：瞧着他大哥走開去之後，一個人大笑起來，於是又拿起第二個泥丸子向街上一個車夫那邊扔過去。

四 收服廚子

泥丸子要是有學者那麼一副腦子，牠們裏面準得出個把宿命論者的。同樣的是泥丸子，命運可不同。譬如說史兆武第二次扔下來的泥丸子，落到一輛黃包車旁邊，車子一走，就給壓得粉碎。第二天一早，清道夫把牠的屍身掃了去，埋到垃圾箱裏。可是落在史兆昌身上的那個就有福氣得多：給史兆昌恭恭敬敬檢了起來，帶到樓上他自己的房間裏。

史兆昌把這泥丸子聽了什麼五六分鐘。

一個很不常的泥丸子：黃色，還有點溼，抓在手裏軟軟的。嚇，幸得還沒乾，不然也許得一下子給打個老大癩瘡，甚至於還送了命。那當然不會。女俠不消顯點兒身

手給他瞧瞧。別人多愛他。

他從箱子裏掏了一個織錦盒子，把盒子裏的一塊玉取出來，拿那個泥丸放進去。他四面瞧一瞧，就捧着這盒子，用道士打禱的步法走到牀邊，把牠藏到枕頭下面。

外面刮着風，窗子給吹得一開一關的，房裏就一會兒暗，一會兒亮。牆上掛着的『岳鄂王遺像』跳了起來，接着一陣勁道很長的風把那張東西鼓得像橋似地拱着，那位岳鄂王的肚子就挺得不知道多高，彷彿懷了孕。

史兆昌敲一敲廚，瞧了岳鄂王一眼，他去關窗子；可是扣絆壞了，關不住。胡同對面的晒台上，有幾條粉紅色的短褲在發着抖。

「娘們兒的褲子放在樓上！」

上海人真作孽。這可怎麼辦：讓吹過娘們兒褲子的風刮到岳爺爺臉上麼？他閉着眼掉過臉來。

「瞧着也罪過……真不成話：娘們兒的小褲給掛在……」

可是不知道什麼毛病：像有線牽着似的，史兆昌老不放心那些尺把長的粉紅褲子。他把眼睛瞟過去，臉子可不變方向。

瞧不着。

要是關聖帝君準瞧得着。關聖帝君眼睛挺長的：鳳眼。

幹麼把這些事想到關聖帝君身上去，媽的！

史兆昌躊躇了三分鐘，到底掉過臉去偷瞧了一下。馬上又瞧瞧岳鄂王，彷彿怕他知道。岳鄂王可祇一個勁兒挺着肚子沒理會。

忽然又想到那位救國女俠：是不是她也穿那麼一條褲子……

他努力把心定下來，那麼瞎想可容易壞事。他閉着眼去記一記女俠臨走時候的那種勁兒：那麼一笑，那麼一扭，那麼一揚手——一粒飛彈！

別人比他功夫深。

反着兩個手，在房裏踱着：俯着腦袋聽着自己的腳。他非常想把女俠的事告訴大

哥胡根寶。過了會口，埋怨太極真人幹麼還不來。他得趕緊學道，可只那藍兒能耐給他的十三妹瞧瞧。他倆就一塊去幹那些大事業。

他嘔了口氣。

「真得趕快。」

可早現在還得做他的日常功課：這些拳術也別給丟了。這晚八點鐘，他就加練了幾件新花樣。

脫了那件灰鼠皮袍往牀上一扔，他就恭恭敬敬站住，窗外透進一陣風，他長了一身鷄皮疙瘩。眼正對着那邊的晒台；可是瞧不明白那些粉紅短褲還掛不掛在那兒。

突然——他用蹬着出恭的姿勢屈着腿，拚命駝着背，像隻猴子。眼睛發怒似地瞪着，就把腿向前面一伸，跟着手也向空中撈一下；這麼一步一步跨到窗邊又掉轉身子來。

往返了十來次，史兆昌就摸摸自己的腿。

「唔，頓了點兒了。」——練內功的人就講求要全身的肉發軟。

於是又從網籃裏掏出幾付鐵圈，帶到臂上，把兩個手沒命地在空氣裏翻着。

桌上那口鐘的長針指到了x字。他就對着牆壁站個莊子，對牆壁攻擊起來：用手背打，用指節打，用拳頭打。用手掌打，拍拍，咚咚，劈劈！

鐘用着笨重的聲音響了九下，史兆昌才收回他的手。手背打得塗了胭脂似的發紅，還有些白粉。每個指節都疼得像開過了刀。

他搓搓手，微笑一下。

「這算什麼，一點兒不疼，」對自己說。

於是長長地換了幾口氣。肚子一起一伏的：練內功的人可不用肺呼吸。可是怪難受，像給誰堵住鼻子嘴似地窒息。他眼前旋轉着許多花紋。

有功夫的人不作興這麼喘氣呀。

不。祇是棉襖棉褲緊得叫人喘氣。

他在房裏繞着圈子。

樓下老媽子們在嚷着些什麼，還夾着史兆武大聲的笑。忽然一個高音叫起來：

「太太，看二少爺……」

「劈！」……總是手掌碰着肉響。

「二少爺打人！……哎唷！像什麼樣子！……」

「哈哈哈哈哈！」笑得又尖又嘎。「大腿……哈哈哈哈哈，哈哈……」

史兆武皺一皺眉。可是極力把心靜下來。他披上那件皮板，盤坐在牀上，閉着眼。

樓下廚子小王的嚷聲送到了樓上：

「二少爺你怎麼……」

靜坐着的人很小心地對自己說：

「我沒聽見，我沒聽見。」

他吸足一肺的氣，一絲也不給吐出來。接着手臂用一用勁，他就睜開小半眼睛瞧着牠。他非常想試試現在手臂有多大力氣。這祇是初步功夫，要練到像甘鳳池那步本領可不容易。

可是樓下的小王吵了起來：

「二少爺你幹麼偷走了我的錢！我告訴太太！」

「你敢！」

「你還我。……二少爺，幹麼，你！……我上樓去告訴太太。……」

脚步亂響。這大概總是小王上樓去告訴太太，史兆武拖住了他。

「你敢！……你一上樓我就斫死你！……」

菜刀響。

廚子就尖聲狂喊：

「二少爺殺人！……二少爺……！」

「斫死你！」

「二少爺……！」

有個人跑掉了；聽來知道是史兆武。

小王嚷着上樓。

「少爺搶大司務的銀子錢，還使菜刀斫我！……哼，少爺！……我可要評評這道理。……廚子就該給少爺欺侮？……他媽的，做少爺的搶錢殺人，這可……」

這可使史兆昌忍不住跳起來。搶出房門，站到樓梯口，他指着正走上樓來的小王咆哮着：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

廚子睜大了眼站在樓梯腰裏，左臂上全是血：

「剛才二少爺……」

「我知道！」史兆昌瞪着眼，從唾沫星子裏把這句話潑了出來。「二少爺闖下了

禍，老爺太太當然知道教訓他。要你說什麼，你！」

「我說錯了麼？」

史老先生及其太太從三樓跑了下來。劉福和奶媽老媽子們也都擁到了樓梯跟前。

史兆武把老媽子們一推，站到了她們前面。

史兆昌左手抓緊着拳，右手指着廚子：

「二少爺有老爺太太管教他，要你說什麼！你知不知道上下，你！……你知道你是什麼人，你！……」

「二少爺搶走了我五塊錢的票子；這是昨晚問太太借來的工錢。我又不是……又

不是……二少爺斫我……」

「閉嘴！」史兆昌狂叫。憤怒得差點兒沒昏過去。「你知道你自個兒說了些什

麼；你配說麼！二少爺總是少爺，該你廚子瞎說！……人該有個上下。不知道上下的忘八蛋就該殺該斫；憑這個二少爺就能斫你！」

史兆武在下面拍手：

「殺他，殺他！」

廚子楞了會兒，就帶着哭腔嚷起來：

「怎麼，搶走了我的錢還說我該斫！……你們打夥兒吃住我，我可要評評這個

理，他媽的我……」

史兆昌衝下去，使勁地一掌：廚子滾到到了樓梯下。

「不知上下的人就該殺！我立志要殺盡天下閒那些不知高低上下的忘八羔子！你們大夥兒記着：我是打抱不平的，我得……」

可是機母用尖聲打斷了他的話：

「二少爺吵鬧，我當然會管他，你這個廚子說什麼呢。……二少爺的脾氣你也不知道，你爲什麼不把錢收好呢。自己的錢都管不住還管什麼鍋竈：真氣死人！……一個人總是有脾氣的：你逗二少爺發脾氣，二少爺自然要同你下不去，這還不明白

麼。……你還說了那許多的……那許多的……」

她記得彷彿有句成語，可是怎麼也想不出來。她就瑟瑟嘴唇，把這句話跳過往下說。

「二少爺十六歲就要出去做事，要帶兵，還要打××人，所以你現在應該……應該這個……」

一陣風吹開她的頭髮，讓那個疤露了出來。她趕緊把那撮頭髮來蓋住，可是又給吹了開去。

「真討厭！」囁嚶了一句，就伸出一條右臂來叫史老先生扶着她上樓去。

小王一直咕嚕着：

「……我要評評這個理，我要評評這個理：槍了錢，斫了人，還派別人的不是。我拚着這性命不要……」

可是劉福拖起他，硬扶着走了。

『聽着！』史兆昌對着樓梯下的老媽子們揚着手，『一個人總得知道上下高低，不知道上下高低的，就是邪道。邪道就該殺該斫……』

大家都靜靜的。全幢屋子祇有他說話的聲音……碰到牆壁上起了回聲：噓，噓。他覺得應該還再說幾句，可是再也想不出有什麼要說的。馬上就這與打住也似乎太那個。他瞧了她們會兒，搓搓手，拚命裝着滿不在乎的樣子走上樓去。

『可憐，小王迷在邪道裏！』
踏着穩重的步子坐到桌邊。

小王究竟怎麼回事？

準是入了魔道。小王一定有個師傅——是個妖僧什麼的。許會有很多妖術。可是正道一來牠就沒了辦法。

史兆昌兩肘靠在桌上，兩手撐着太陽穴，把眉毛眼睛角往上翹着：英雄俠客的眉眼角都是往上翹的，像戲臺上的武生，他就打算用人工這麼來做成。

突然窗子嘩的一聲響。

怎麼！他嚇了一跳。說不定廚子小王來報仇！

他站了起來。用手遮着刺眼的燈光，向窗外瞧了一會。什麼沒有。

「唔，風。」

可是小王給他那麼教訓了一頓，準得來報仇。他還有個妖道師傅，他們師徒倆許會來暗算他史兆昌；邪道和正道是勢不兩立的。

不知道是冷，還是怎麼，他打了個寒噤。

他想去關窗子。可是說不定那個妖道在窗子外面躲着。他心狂跳起來，腦袋有點發脹。

「別人使了妖術！」

馬上退一步。後面的椅子給他的腿弄得倒下——噠！！

來啦！——他趕緊跳開去，對着椅子擺好一個馬步，兩隻手做好一個姿勢預備

着。

椅子躺着動也不動。

「嚇嚇，妖術就怕的是正道！」史兆昌笑一笑。「我可不怕你鬥法。」

他站了起來。腿子有點發抖。那個妖道要是使暗器……

書本子上有那麼一句話：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並且史兆昌功夫也不怎麼深，別人師徒倆和他鬥幌子可就——這就是那句老話：性命交關。

可是史兆昌還撐住勁對鬍子冷笑一聲：

「饒了你罷。」

外面呼呼地響着。忽然誰家晒台上的竹竿——嘩！接着來的是，這兒的兩扇窗砰的一聲給關上。這還不算。窗還給一下子拉開，可是不到半秒鐘又關上，這麼着就老一開一關，一開一關。

史兆昌退到了牀邊。全身發冷，每個汗毛孔都張了開來。心提得高高的，一個不

留神掉下來就得跌碎。

這可怎麼辦！他瞧瞧岳鄂王；岳鄂王又挺起了肚子不理這個岔，他史兆昌就這麼完了麼，白白地給妖道師徒倆害死？

他記起髒東西可以破邪術。可是他房裏沒有便桶，也沒有便壺，全家都沒有，祇是洗澡間裏有抽水馬桶。抽得乾乾淨淨沒半點烏有。這全是洋鬼子的玩意，洋鬼子就不識貨；不知道髒東西有用。

「媽的！」

還有件頂髒的東西破得妖法：女人的褲子。可是他也沒有。男人的褲子是乾淨的，用不着。往哪兒去找哇，那東西？他想起別人晒台上的粉紅短褲，想起救國女俠。要是救國女俠送一他一條……可是當然不會；他和她還夠不上那交情。

忽然「靈機一動」，他記起一件同樣有用的東西，他拿起一本太上感應篇。

他怕他後面有人，他就把背靠着牆。他臉色發白，喘不過氣來。手出汗緊緊抓

着那本書。

電燈在一蕩一蕩的。他的影子就一搖一搖的。他不敢瞧自己的影子。

就這麼送了命他可不甘心；他有他的大事業。他盼着在頂危險的時候。他的大哥胡根寶會突然來救他，救國女俠也得來用飛彈打那個妖道。天意叫他姓史的來救這上的人，他就死不了。現在太極真人在什麼山上也許忽然心血來潮，那麼一算，就叫胡根寶來跟妖道鬥法。

那麼站了二十來分鐘。什麼動靜也沒有。他透過一口氣來。

「哼！到底不敢來！」

彷彿什麼書上說過那麼一回事：包公沒什麼法術，可是人是正派人，那些妖法都怕他。

史兆昌就離開牆壁。扶起倒了的椅子。他用勁裝着不在乎的樣子。

可是他還是不放心小玉吃了那麼一個虧，不能就沒事。歷來大英雄一輩子總得受

幾回難，他史兆昌今晚也許會……

噠，總得探探動靜。

他開開一口小皮箱，拿出一個包裹——上面有他寫的三個字『夜行服』……於是很謹慎地打開包裹，把夜行服提在手裏瞧一瞧。

夜行服是深藍色的。衣和褲子都連在一塊，腰間有三道紅圈，裏子上面有兩個淡黃色的洋字：『38』。領口上還有個白方塊的布：



打算穿着這夜行服到小玉房外間去探動靜。他脫下灰鼠皮袍，穿上夜行服。可是夜行服太小，套不進去。他當然不能再把身上的棉襖棉褲脫掉；着了涼可不是玩意。耐心着穿進去罷。

不行。

他動了火。用力一套：哎哎——夜行服裂了一條大縫。

「媽的——」夜行服給穿到了地板上。

不穿夜行服就去探動靜，不知道作興不作興。可學做人總得謹慎點，別壞了規矩；不穿夜行服就別下去。

史兆昌坐到牀上楞着，指尖發冷着。

桌上的鐘發出勻稱的響聲，讓時間一秒鐘一秒鐘地過去。

老叫他這麼楞着麼？究竟廚子小王會不會暗算他？

讀者諸君要是讀過許多武俠小說，看過武俠雷影片，就知道無論中國外國都一

樣，俠客的運氣總是挺好的：到了緊要關頭就會遇見救星。這裏作者可以說一句：欲知大俠史兆昌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於是讀者諸君可以很放心地等着。

可是我們的大俠並不這麼輕鬆。他腦子發轉。他怕小王有什麼暗算。讀者諸君，咱們還是給史兆昌代勞一下罷：到小王房子裏去探探動靜。好在咱們不穿夜行服也不怕壞了規矩。

小王房裏的十支光電燈發着橘紅色的光。

兩個人影子斜在牆上。這就是說，房裏除開廚子小王，另外還坐着一個人：是不是那個妖道師傅？不像是。他一擦起臉來，我們就知道他還是我們的熟人：唔，劉福。廚子在哭喪着臉。

『那怎麼辦呢，』他顫聲說，『我受住這口氣麼？』

『別使性子，伙計。使了性子是你自個兒吃虧。』

『我受不了……』

劉福一隻手搭到小王背上：

『別變。你剛才說要回老家，回了家有吃的喝的麼。……上海這地兒你一點不熟，打這兒出去你別想找得着飯吃。』

小王哭了起來。

『哭什麼，』劉福沉重地說。『我受過的氣比你多着哩，要像你這麼着早死了。……吃的是別人的飯，總得耐住點兒。往後有了辦法再走你的，現在你一擦不住氣要走，就馬上得挨餓。你想想罷：你媳婦兒，你孩子，誰都靠着你的……』

那個撻起腦袋來瞧着劉福。

老劉比他大十多歲、見的世面多；說的話有道理。耐不住性子就得挨餓。一家有五六張嘴等着小王拿吃的東西塞進去，他不能不管。

可是老爺太太還用他麼？

『反正……反正……他不順嘴地。』

『反正什麼？』

『他們也不會……』

老劉懂得了他的意思，就搔搔頭皮：

『怕他們攆走你？』

回答他的是小王那雙還有點溼的眼睛。

『我給你去說，』老劉輕輕皺着眉。他說明早小王到老爺太太那兒去認個錯，賠個不是。還有大少爺那兒也得去一下。

廚子就抽了一口氣。

『好，別三心兩意的，』劉福拍拍他。『就這麼着罷，一定。』

就這麼着。第二天吃過早飯，小王和劉福到了史兆昌房裏。

史兆昌跳了起來。

『來啦，嘿！』——馬上擺好莊子準備着：彎着腿蹲着，手掌伸得筆直，還駁足

了一肚子的空氣。

突然，那廚子一仆就倒到了地板上。

怎麼，沒動一動手別人就倒了？——祇有甘鳳池做得到這一步。難道已經練到了這步功夫自己還不知道麼？

他瞧瞧自己的手，又瞧瞧倒在地板上的人。他嘴張得大大的。

噫，小王是跪着對他磕頭。

這可得小心！他記起古時候有個姓徐的——一跪着磕頭，就射出三個暗器。

史兆昌大聲叫道：

「要交手——大家得明中來，明中去，使暗器的不算好漢！」

那入了邪道的廚子答覆了這樣的話：

「大少爺昨晚我冒犯了您，請大少爺……」

「什麼？」

「請大少爺別記住昨晚那回事。昨晚是我說錯了。請您……」

史兆昌慢慢地把腿伸直，手又在腰上。他仰着頸子，往下面瞧着小王。

「唔，唔，」他用鼻孔發聲音。「你知道了你的過錯就好。……好罷，起來，我饒了你。」

「是是。謝謝大少爺……」

那樁快活得腦袋發漲；使廚子棄邪歸正是他的功勞。

「起來得了罷，起來，」他故意裝着平淡無奇的臉色。「我問你：你昨晚是入了邪道，是不？」

對方不懂，祇張大了眼睛。

「邪道，懂不懂。你昨晚可不是入了邪道？」

小王楞了會兒：

「噠。」

「現在我可收服了你，你服不服？」

那個又楞了一會兒：

「噓。」

「你祇要能歸了正道，我就不怪你。你昨晚給迷住了，連上下都不知道起來，我不能放過。邪道總鬥不過正道；可不是，我收服了你。……往後你得好好兒做人，唔？聽我的話。要是邪道迷着你，你就來向我求救，知道不知道。……上，下，尊，卑，知道不知道。大，小；入了邪道的人我可要辦他；我要打天下的抱不平。……這點事……我贈過呢來的，這點事幹不了，我就是不算好漢，不幹的是忘八蛋……」

「噓！」

「好罷，去罷。」

可是小王跨出房門又給喊了回來。

「哪，我賞你兩毛錢。你去跟大家說：棄邪歸正的我有錢賞。你去跟大家說：好

漢可不在乎幾個銀子錢，設花就花 一點兒不可惜 你去跟大家說：我賞了你錢。」

「噲。」

瞧着小王和劉福出了房門，史兆昌想跳起來。這是他行俠的第一步，以後就得一件件地來幹。

他手裏還有一個「廣更雙毫」：他本來打算給小王四毛，又覺得獎得過火也不大，那個，就把這雙毫扣在手上。他手伸到衣袋裏把錢放下。叮的一聲響，他記起袋裏還有個鉛版毛錢：他懊悔沒拿這鉛版的給小王。

「噯，當時沒有想到。」

這是個缺限。

快活是快活，可是有缺限。可是——

「花兩毛錢可不希罕。」

史兆昌努力用一句話來填滿這點缺限：俠客原是練財仗義的。

這天晚上練完了功夫，他告訴關聖帝君這回事。在地板上跪着怕弄髒褲子，就在沙發上跪着：

「關聖帝君聽着。我史兆昌已經做了一樁事業：我收服了廚子小王，使他由邪道入正道，還給了他兩毛錢；不是鉛版。……我立下來的志得全都做到。可是總得拜太極真人做師傅。可是不知道我跟我極真人有緣沒有？請關聖帝君托一個夢給我……不錯，還有救國女俠！」

上了牀，岳鄂王一眼：祇告訴關爺爺不告訴他，他也許會不高興。可是岳爺爺總也聽見了的。

於是他閉着眼睛，關聖帝君托夢：夢見救國女俠穿着粉紅短褲和他拜天地，大哥胡根寶是媒人，忽然小王拿一個雙錢跟他換那個鉛版毛錢，還買了一隻火腿送他。又夢見繼母洗澡。

五 拜見太極真人

星期日上午，史兆昌和大哥胡根寶走在路上。還有一位讀者諸君不認識的先生，不到四十歲，一個光頭，沒帶帽子。鼻尖像鸚鵡嘴似的勾着，上唇遮住了下唇，下巴削得幾乎沒有；像有誰從他額上直往下抹了一把，臉上的東西就都朝下發展着。眼皮突出臉部三四分長，彷彿給眼睛搭了個涼篷。個子比胡根寶高，臉也比胡根寶大，難怪胡根寶叫他做大師兄。

史兆昌一見到大哥就跟他談着收服廚子的故事，可是大哥感不到什麼興味，祇拉他到外而去溜噠，一面給他介紹那位大師兄：

「這位是大師兄半塵子。」

大師兄就跟着史兆昌談起來，一日長沙話，可是有時候一兩個字咬成「下江」腔。

「大師兄到上海有……？」

「才來的，」大師兄提起腦袋裏那些店家的招牌，「我是從漢口坐鹽船來的。」

「鹽船？」那個驚異起來。

「是囉，鹽船——東鹽西鹽的「鹽」。」

史兆昌還是不懂。

大哥代替他解釋：

「洋船呀。」

「唔。」

「鹽船就是奸輪，在鹽子奸裏走的。」

胡根寶告訴他二弟，鹽子奸就是掛子江。接着用左手在二弟膀子上拍了一下：

「大師兄來上海是師傅叫他來的：師傅叫他先動身。」

「太極真人就得來麼？」史兆昌一震。

「唔，立刻就來，」大師兄使勁地躡着一家點心店的樓上。「師傅或者已經來了都講不定，祇要你……祇要你……你要是有緣，天叫你……天會……有緣就會看見太極真人的。」

史兆昌心狂跳，可是拚命鎮靜着。他眼睛瞧着地：當心着自己的步子，還注意着自己的胸部不叫突出。他等着大師兄往下說，可是沒等着。

太陽從東南角兒上往天中央爬。高高低低的店家影子斜在街對面，像倒了一半的牆——那麼不整齊。電車翹着一根辮似的東西從影子上劃過。

三個四個××兵在人行路上來來去去，左右擺着肩膀，彷彿鞋子重得叫他們走不動。

史兆昌兩邊嘴角往下一彎：

「暈頭！這些個兵油子有什麼用，隨便點一點穴道就全都送命。……用外功打也

能對付什麼十個八個的。」

趕上他前面去的一個××兵個過腦袋來瞧了一下，史兆昌的臉就一陣熱。

「他們不懂中國話吧，」肚子裏問着。

放心：那鬼子可沒理會。

噫，人可不怕，祇要小半個修了道。劍仙……

他就跟大師兄和大哥談起這些事來。他認爲義勇軍沒什麼用。許多那些救國方法也是多事的。還是他不常說慣了的那些話。

「祇有一個方法，那就是咱們的……可是……可是……大師兄幹麼不去……幹麼不……」

那個吃了一驚的樣子，把瞧來瞧去的眼睛釘到了史兆昌臉上。

史兆昌感覺到這空氣嚴肅起來，攔在嘴邊上的話乾吞吞吐吐地不容易說出。他是想問大師兄：太極真人和大師兄有那麼好本領，幹麼不去殺鬼子。他把這意思在舌子

上滾了老半天別人才懂得他的意思。

大師兄回頭瞧了胡根寶一眼，嘴張一張可沒發出聲音。

忽然大師兄和史兆昌兩個肩膀中間插進一條臂膀來，接着擠進來一個身子；是胡根寶的。他來解釋這件事：

「大事小事都是天意：師傅說天已經派定了人去打鬼子，用不着師傅自己來動手。」

史兆昌幾乎跳起來。他猛地轉身向胡世寶，聲音打顫：

「天意叫誰立這個功，叫誰？」

「不曉得，」那個輕輕地說。「要問師傅才曉得。」

大師兄輕鬆地念着電線杆上的標語：

「援，助，義，勇，軍，不，要，把，X，X，人，做，工，大，家，打，倒，

X，X，帝，國，主……咳，下面莫有了。這何解？」X X 帝國主……？」

「當然不是念書人寫的，」史兆昌把眉毛微微皺一下。「他們知道什麼：書也沒念過，救國？嚇，救國那麼容易！」

大師兄可又念着別的：

「南，京，酒，家。……我斗子餓了。……」

「你肚子就餓了？」胡根寶有點不高興似的。

「早上祇吃了六個鹽肉包子，從我那裏走到史二弟那裏，走了那們多路，斗子早就餓得……」

史兆昌才記起得問問大師兄住在什麼地方。

「虬奸路，」那個答，「一個朋友屋裏。就在新雅旁邊沒好遠；新雅你曉不曉得，新雅，就在虬奸路口。」

「打這兒到大師兄那兒遠不遠？」

「近得很，連不遠。」——胡根寶沒命地在他腰上推一下，他就又：「哦，遠得

很。」

他們三個不能並排着走：人行路上那些男男女女老要衝散他們。大哥胡根寶又落到了後面。他咬牙地瞧着大師兄，想把別人擠到後面讓自己跟史兆昌並肩去，可是沒辦到。

史兆昌要和大師兄說話，大師兄可給一張大標語吸引住了：

「什麼：『熱水瓶救國』？」

那兩個也嚇了一跳：趕緊順着大師兄的眼睛瞧到那張粉紅色字的標語。唔，下面還有些黑字，並且加了新式標點：

惟有熱水瓶可以救國！??!!!

東北苦寒。故抗×義勇軍作戰時。常攜帶月光牌熱水瓶一具。因月光牌熱水瓶價廉物美。能保暖七十二小時。愛國志士。無不樂用之。故曰。……

惟有熱水瓶可以救國！??!!

切勿失此愛國機會！??

「救國的方法倒很多哩，」胡根寶自言自語地說，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史兆昌嘟囔着：

「熱水瓶有什麼用；有道行的壓根兒就不用喝水。」

沒誰答腔。大師兄舐舐嘴唇，小聲兒念着一個玻璃櫃上一張張的紙：畫着些「蛇和雞，還有一隻狗不像狗的東西，寫着——『龍鳳大會』，『三蛇大會』，『歌舞救國大會』，『葉狸大會』。末了一張是：

拿出良心來

「這是什麼意思？」

胡根寶從頭一張念到末了一張，就告訴大師兄二弟：這是開會用的，開會總得

有良心，所以……

「這是館子呀，」大師兄大聲地打斷了他。「應該寫：『拿出肚子來』……他用力把那個『肚』字調成了下江腔。

史兆昌掏出煙捲請他們抽。胡根寶吐第一口煙的時候，就把一個新發見也吐了出來：

「哦，這是……怕買主不出錢，所以要他們『拿出良心來』。」

「買東西不出錢？」他二弟眼睛一瞪，「這可得打個抱不平！」

手趕緊抓着拳，回頭瞧了一眼。腿子可還在走着，不過膝踝子稍爲屈一點：預備隨時可以擺馬步。

「不出錢買東西！——這成什麼世界，哼！沒錢就別買呀。我們在家鄉，那年有好些老百姓上我們家裏來，也是不出錢買東西——買米。那簡直是搶：那可不容氣，一傢伙就……」

突然大哥使勁打史兆昌一下：

「師傅來了！」

史兆昌興奮得站不穩——不過也許是給他大哥打得站不穩，我可弄不明白。總而言之他全身的血奔得像電流那麼快，心跳得把肺都要震碎；那種勁兒很難說出來，分手了六十年的雙愛人之類一下子碰見了，許有這種勁兒的。

他緊跟着大師兄和大哥急急地走着。他睜大了眼在人行道上找着。活神仙的模樣跟凡人不同，一瞧就得知道。可是上海大戲院門口吐出了許許多多人，一下子可瞧不準。

大師兄和大哥奔到一個人面前恭恭敬敬作一個揖。

介紹……

不。沒介紹。太極真人一瞧就知道史兆昌的來歷：

「唔，他是北方來的史兆昌。」

聽口音像是湖南話的京腔，說不定是辰州人。

史兆昌打算跪下來磕頭，可是水門汀的人行道上不方便。瞧瞧地上：一大堆糝糠黃色的濃鼻涕，跪下去得髒了衣裳。他就兩手拱着，從鼻子邊起，作一個滿滿的揖，直到腳跟前才把手收回來。接着第二個揖。第三個。於是俯着腦袋挺直地站着。眼瞧着自己的鼻尖子，成了個鬮雞眼。

他想對太極真人說些什麼，可是覺得自己的舌子硬了起來。

太極真人對大師兄他們笑嘻嘻地：

這就是從北方來的徒弟。」

那從北方來的徒弟可在怪吃力地呼吸着。

「我猜到就是他，」大哥胡根寶說。

「喂，」太極真人把下巴挺一下。「你擡起頭給我看看。」

史兆昌把眼睛睜開自己的鼻尖子，釘到太極真人的腳上：打那兒往上移。第一個

瞧到眼裏的是一雙雙靛鞋，黃色的毛線襪。上面兩條細腿，繫着緞帶子。腿子祇瞧見很短的一截；大半的都給深灰色的袍子遮住了。再往上移，發見袍子上有五六塊油迹——很有章法地排着。於是黑馬掛：胸襟上油得發光。接着——肩膀和頸子都沒瞧到，倒先出現了下巴。……

肩膀和頸子呢？

要瞧到耳朵才瞧得見肩膀。肩膀那麼高聳着，那本來很短的頸子就簡直等於零了。

那隻小小的腦袋就有一大半埋在兩隻肩膀裏。

於是瞧見了太極真人的道貌。

有鬍子：祇是兩個嘴角附近有什麼三根兩根，其餘的地方都是光的。眼睛是紅色，可是比到眼珠子就祇能算是淡紅。眼角上掛着潮濕的眼屎。臉是深黃色，有幾處發青。上面蓋着一個腦頂——有點兒尖。

史兆昌摸不清太極真人多大歲數，聽半塵子不過四十幾，可是當然不止。

『有根，這小子！』太極真人笑露出兩顆金牙和一顆鑲金邊的牙。『你前生是誰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你當然不知道。你生前就是……就是……不說了罷：天機不可洩漏。……我一算就知道你到上海來了。……半塵子，你們談了我太極真人，是不是？』

大師兄半塵子隨便點一點頭。胡根寶瞧了他一眼，他馬上改成恭敬的姿勢，很響地迸出了一聲：

『是！』

『我忽然心血來潮，知道你們談我，我就從漢口遁來了。我才到。……此地人真多，媽媽的！』

半塵子堆上一臉的笑，拖拖史兆昌的袖子：

「到新雅去坐坐好不好？可以談下子。」

史兆昌希望太極真人顯點道術給他瞧瞧。可是他不敢開口；道術可不輕易顯的。

他還沒跟太極真人談過話，祇說過三個字。別急，到了那茶店裏再慢慢地談。他得告訴太極真人他從前在關帝廟裏發過誓，他把一生交給了他的事業。第一步已經開始做了；使廚子小王棄邪歸正。他是有緣法的：他就是太極真人說的那個徒弟！

「要不要說救國女俠的事？」

修道的人不談娘兒們的事，太極真人也許叫他別跟女的打交道。

那位救國女俠的影子浮了上來。

他不相信他跟女俠的關係就這麼完結；他們倆準也是有緣的。他倆一塊兒救國，打抱不平。女俠可少不得。

輕輕吐口氣，驕着太極真人。太極真人在跟大哥胡根寶說着什麼，一面打着腮兒。

「將來要你們好好輔佐他……天意叫他……」

史兆昌把想着的攔下，留意聽着太極真人是不是在說自己。

大師兄忙着聽街的兩頭，拖太極真人過街：

「上新雅去，上新雅去。史二弟請客。」

焦急地等着往南的那些汽車一過去，又有了往北的電車。

太極真人並不聽大師兄那張急切的臉子，祇跟胡根寶慢慢說着，隔兒一打得太厲害的時候就用手把嘴擋住一會兒，極力忍住，很難過似地皺皺眉。

「他沒有跟我修道以前，頂好先立一點功德。功德……唔，他應當……」

「他在漢口的時候救過我，」胡根寶的嘴靠近太極真人的耳朵，眼睛向史兆昌那邊溜幾下，意思是表示在談私語，怕別人聽見。可是聲音大得叫誰也聽了很清楚。

「那是，」太極真人把牠不當一回事似的口氣，「唔，那是我叫你試試他的，看他到底是不是……」

這些話史兆昌都一個字一個字聽了進去。是說他。可是怎麼，是太極真人派胡根寶來試試他的心的！他起了種說不出的感覺：不知道是高興還是失望。

另外他可也有一件功德：他得告訴太極真人他收服小王那晚的事。不錯，他還給了小王兩毛錢。

他手心裏滴了許多汗。要告訴太極真人的事多着哩：還有救國女俠。

忽然像吃了一拳似地難受起來。

「不能近女色……」

他們四個打算過街，可來了一輛車子，沒命地放水把他們的鞋子灑濕了。

「媽的！」

太極真人不大明白這是怎麼回事，睜起大紅色的眼睛皮瞧着那輛車——接着又是一輛車，拖着一塊皮子似的東西洗街。他笑起來：

「嚇，媽媽的，這麼大一塊抹布！」

大師兄摸摸臉，自語着：

「這都是嚇鬼子的東西。」

「弄得我一脚的水！」

「這真不應該。」

胡根寶想起拿救火機的水龍頭向人洒去的事，就詳細細說了一遍。

「北京也有過，」史兆昌謹慎地說。「那是怕搗亂。正派人可……可是也許不是北京。總而言之正派人不會搗亂，正派人可……」

瞧了太極真人一眼，他怕自己說錯了話。

許多走路的人都瞧他們幾眼。史兆昌感到了驕傲。他們在注意太極真人的道貌。他們準在想着：

「這些人是誰呀，神仙似的那一個像是那三個的師傅。」

要是告訴他們：這就是太極真人……

可是史兆昌隱隱感到有種不安：他記起那位潑頭髮飛泥丸子的。

「修道的人講求一個純陽，純陽……純陽老祖……」

嚇，純陽老祖——三戲白牡丹！

於是他透過一口氣來，輕鬆地跟着他們過了街。嘴裏念着：

「新雅。廣東……」

走上樓梯腰裏給他們三個擋住了。大師兄在對着一張紙發議論。

「牠是這們講：叫××人不要來吃茶。××人會鬧事，所以叫他們不要來吃茶。

××人鬧事……××……那都是邪道。中國人有正道，不要緊，所以……所以……」

六 太極真人的法力

太極真人不吃一點點心。

「我太極真人已經有三百年不吃人間煙火了，還吃什麼廣東點心！」

他祇喝茶。對史兆昌談着各種教：孔子、太上老君、釋迦牟尼，都是大好老，都
得相信。還有耶穌教，回教，也都是一個道理。

「就祇是一個「道」字：這五教都是正道。所以我太極真人現在……我很……現
在世界文明，所以中國仙神也跟外國神仙打打交道。外國神仙喝茶愛放點兒果子醬，
這倒是……」

於是太極真人把小碟子裏的辣醬芥末什麼的全倒在茶壺裏，拿一根筷子去和了一

下。

史兆昌怕耽誤了聽話的工夫，東西吃得很少。他祇坐着尾髓骨，瞧着太極真人的臉。背駝得連頸子都往前伸，吃力地呼吸着。他老在等一個機會來說收服廚子小王的故事，可是太極真人沒住過嘴，從外國神仙又談到劉伯溫。

「伯溫三弟現在住在崑崙山，跟濟顛和尙下棋，喝喝茶……」

眼睛瞧着茶杯，挺小心地從茶壺裏倒出點兒茶來。「我們幾位道友都打算在崑崙山上造一個煉丹壺，叫幾個有宿根的徒弟捐錢，捐這個……」

「我也捐點兒行不行？」史兆昌瞧着太極真人的眼睛。

那個像大人誇獎孩子似地笑一下：

「你當然得捐。你是有宿根的：你前生是……前生是……唔，這是天機。……將來你大師兄跟大將都得輔佐你做大事。」

史兆昌就瞧大師兄：大師兄在費力地嚼着一嘴的東西，腮巴子鼓得像一個球。

膽。東西一吞下去，就很響地一聲：噁！眼睛也得翻一下。接着又拿起一個大包來。怪不耐煩地吐着雞骨頭，彷彿吃這種包子祇是他不大樂意幹的一種職業似的。他囁囁着：

「啊啊囉，噁，呃呃呃呀，唔？」

誰也沒聽明白。誰也不問他。

大哥胡根寶聽着別的桌子，膠似地釘着一些女人。有時候用個『老門檻』的姿勢，調着廣州腔喊茶房：

「伙該，伙該！」

太極真人把紅眼睛在三個徒弟臉上一掃，就聽到自己的茶杯上，對那茶杯說：

「你是有宿根的。我太極真人一定收你做徒弟。你行過什麼功德沒有？」

史兆昌可楞住了：問誰呀，這是？怎麼跟……

「唔？」太極真人突然擡起臉來。

「唔，呃，是，」那年青人的額子斷了幾下。「我是……我對關帝……關聖帝君……我已經收服了……」

那個閉着眼：潮濕的眼屎全給擠到了眼眶外面。他叫史兆昌往下說，自己就用鼻孔應着，像是給說故事的人打着拍子。他臉上一直沒什麼表示，彷彿這些事在他眼裏來沒什麼了不起。這可叫史兆昌有點不大怎麼舒服；他眼睛一點也不放鬆地釘着那張風平浪靜的臉，用着了不起的手法來描寫那一晚的事——這回事讀者諸君已經知道了的，可惜我把那回事說得太早了點兒，不然的話，在這裏寫下他現在的敘述，那真是出色的文章。

史兆昌讀過一部武俠小說作法的。

可是史兆昌人還是那麼滿不在乎地閉着眼：臉上的肌肉沒動一動。史兆昌掏出手絹揩揩鼻子上的汗，嗓子提高起來。他讓胡根寶和半糜子一下：他們沒聽他的。瞧瞧所有的座客：他們沒聽他的。於是又把嗓子提高點兒。他希望史兆昌人的臉都那麼緊

張一下，再不然就笑一下。

「他沒睡着吧？」

沒：祇要他稍爲頓一會兒，那個就得平心靜氣地——

「唔？」

他就換口氣又往下說。他對這位師傅簡直有點不服氣起來。他想要報復似地瞧着太極真人那雙閉着的眼睛：忽然瞧出了太極真人的眼皮上沒一根睫毛。

「嚇，他沒有眼睫毛，嚇！」

不知道爲什麼，他輕鬆了點兒。

嗓子再給提高，連假嗓子都叫了出來：這麼着就說到了那故事的頂點——

「我就給他兩毛錢，兩毛！——現金！——不是鉛版！……兩毛！……」

太極真人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可是哇的一聲吐到了地上。

旁邊桌上一個娘們兒趕緊讓開一條腿，橫太極真人一眼，又聽聽自己的鞋子，嘴

裏噓噓幾句什麼。

『對不起對不起，』太極真人對那娘兒們拱拱手。

史兆昌可瞧不慣：怎麼，對師傅這麼無禮！師傅還對娘兒們拱手——對娘兒們！屁股離開椅子一兩寸，暗地裏擺好莊子。瞪着眼：視線射到那娘兒們身上。……

救國女俠！

他坐了下去。

『呃，不是。』

像可有點兒像。

『我還有火氣，』他肚子裏說。『師傅可沒火氣。』

喝了幾口茶，他把自己鎮定下來。他得把那故事說完，聽聽太極真人的教訓。還有救國女俠的事也得說一下，再呢是：請太極真人揀個黃道吉日收他做徒弟。事情得快點兒辦，鬼子已經打到了×州了哩！

可還是那麼一句老話：祇要是天意安排的，什麼事都得順利起來。不用說，史兆昌當然給太極真人收做徒弟。十三妹也要的，這妨礙不了修道。

「你年紀青青的，自然要找一個女俠。」

太極真人還閉着眼說出一個好日子：到那天舉行收徒弟的儀式。還得請客。於是就可以教那些道術了。

「譬如吐劍，譬如金木水火土遁。」

有宿根的人學這些是容易成功的：太極真人算着日子——

「唔，一兩個禮拜就可以學會的。」

「那不過半個月，」史兆昌試探地說。一面瞧瞧大哥和大師兄倆。「半個月一過，我就……我就……譬如說，就幹得了那些個……那些個……」

「是呀，半個月吧，」太極真人端起茶杯來。可是馬上又記起那杯茶的味道，又趕快放下。

史兆昌差點兒沒昏過去。真要命：太快活了。

「半個月……半個月……他媽的，嚇……真順手！」

這還不算，大師兄還邀大家到他住的地方去。

「到我那裏去。……連不遠：頂多六步路。……到我那裏去吃飯：哪個請客就到我那裏請。」他有點怕似地偷瞧胡根寶一眼。「哦，到我那裏遠得很：連不曉得有好遠。……哪個請客？」

「我請，」史兆昌拍拍肚子。現在他總得拚命慷慨一下。

大哥胡根寶忽然走了，還打個手勢叫 們等着。

「我們都幫你的忙，」大師兄半塵子把右 放在史兆昌肩上。「師傅叫我們幫你立大功。……今天你請客，不過師傅是活神仙，他不吃飯的，他是……」

「吃點兒也可以，」活神仙趕緊打斷他。他的理由是：他從沒遇見過像史兆昌那麼有來歷的徒弟，瞧他面子上就犧牲點兒罷。可是——「可是我從沒這樣過，下次也

「下不爲例。」

史兆昌用那雙顛着的手作個揖。

三個人都站着等胡根寶來。半席子嘟囔着：

「何事的囉，老胡怎麼還不來囉：喊汽車喊得那們慢！」

史兆昌在跟一個夥計吵着什麼：他會了賬，夥計說這裏面有個鉛版毛錢，請他換一下。

「哼，老子還拿鉛版毛錢兒詐你麼！……老子練財仗義，希罕你這兩毛錢？……

換一個沒關係，可不能說我姓史的詐你。……哪，拿去！」

他瞧瞧所有的人，紅着臉走到窗口，極力裝做沒那回事似地瞧着街上。上海大戲院門口有個××女人走過。

「別神氣，再過半個月可就得……哼，瞧着罷！……還有那個夥計也是個壞蛋！」

這麼着半分鐘，胡根寶叫他們下樓坐汽車。可是太極真人不肯坐；他還有點兒事，待會兒自己到半慶子的住處來。

汽車夫讓那三個人坐好，就回頭瞧他們一眼，忍不住笑：

『這三個屈死——這個大冷天還兜風！』

於是把車子在北四川路往南開去。

『不遠吧？』史兆呂問。

『遠！』

真遠：史兆昌覺得這車子走得挺快，可是坐得很久。他眼對着玻璃外面；街道往後面飛。車在郵政局門前轉向東。於是轉灣往南，過一個大鐵橋。輪船碼頭。還瞧見一個劉菩薩。又轉西；這條馬路他認得。

『這不是愛多亞路麼。』

一直往西；他媽這條路可真長。於是向北轉個灣。不一會兒忽然往東轉。

『這是跑馬廳，』大師兄指指右邊。

可是在新世界門口轉了灣；這回又往北。老是往北。又轉東。於是又轉北；還過了一座鐵橋。前面一路到了盡頭，非跟着路往東不可。史兆昌認識這是火車站。於是又轉北到寶山路。過了會兒又轉灣向東，史兆昌瞧見了一塊牌子：『虬江路。』

『快到了吧。』

『唔。』

路可不大平穩，震得腦子發麻。車子一跳一跳地一直往東。大哥胡根貧急促地叫：

『到了。到了到了。』

史兆昌長地噓了口氣：

『真遠：打新雅到這兒怕有六七十里路哩。』

『是囉，』大師兄領史兆昌上樓。『汽車開得這們快，還走了一點多鐘。……要

鼻走路……哼，坐黃包車怕要走三個鐘頭。……老胡在樓下開車鈴，一下子就上來……」

『上樓？』

『唔，上樓。好些走；烏黑的。……這就是我的房間。……』

大師兄半塵子掏出鑰匙來開房門。

史兆昌第一個踏進房門。他眼睛一瞧見了房裏，就老大吃了一驚。怎麼，這是！——

房裏坐着一個人，笑嘻嘻地對着他。

這人是誰？——猜猜看，讀者諸君。

嚇，太極真人！的確的：太極真人。

這麼遠，他們坐了老半天汽車飛着跑，可是太極真人先到

於是他就像是一種本能似的，兩個膝頭一屈就跪了下去：對太極真人磕了二十四

個頭。這回他親眼瞧見了太極真人的本領。可是太極真人說這種本領不過是平平常常的事，接着就拿這個題目談起來，一面把衣袖揩着自己的眼睛。

「現在世界文明，金木水火土五通可不夠了：譬如我剛才從新雅門口運到這兒來，就是一種別的運法，是一種柏油運。柏油運，懂不懂，就是可以在柏油路運來的。這是……懂不懂。這是……」

半塵子着忙到外面去叫酒菜。胡根寶忙着倒茶。太極真人不停嘴地談着，到上桌的時候又說到了崑崙山造煉丹臺的計畫，叫史兆昌捐點錢。

「這都是緣，多點兒少點兒倒不在乎。你大哥老胡捐了兩千塊錢，你大師兄——那個電燈泡……呢，半塵子……半塵子捐了三千。……這個菜還不錯。我是聽這位史徒弟的面子才吃的，不然的話……」

太極真人的酒量菜量都不錯，而且吃得很快，一瞧就知道他有三四百年沒食人間烟火。一面稱讚着這些廣東菜。這些菜是半塵子從新雅叫來的。

不知道是因為房間小還是怎麼，史兆昌呼吸不大靈便。他感到自己的身子彷彿在半空裏飄蕩着，肚子裏像全是些輕氣。半個月之後……可是他不敢往下想，想得太快活了就得有蹩扭的；他有過這樣的經驗。

得想點兒不幸的事。——

唔，崑崙山上的煉丹臺他得捐錢！這念頭就像膏藥似的貼在腦裏，怎麼也撕不開。

他瞧大哥和大师兄一眼：他倆還捐過兩千三千的。還有，拜師傅也得送點錢。

『得使上什麼兩千塊哩。』

可是太極真人許會舉那些公司那麼一手：冬季大減價。

『老酒溜着幹麼呀，媽的。好漢可不在乎幾個銀子錢。』

花錢有花錢的道兒，要花得上算：那天買救國女俠的入場券，給小王的兩毛錢，這些棉花得有道理。要是師傅真有了不起的劍法，那把錢夾子掏乾了也算不了回事：

半個月就打回了本錢，並且還……

太極真人的法術可一點兒不含糊：這天吃了飯還用縮地術叫胡根寶送史兆昌回去。他們出了牛廐子住處的門，往東走了不到十步，突然街口上出現一家新雅。

「這是師傅的縮地術，」大哥搖幌着那張尖臉。「二弟你看：新雅，上海大戲院：一縮就縮那麼多。縮地術是中國人的老法子，會的人很多，不算什麼希奇。」

大哥還想告訴二弟：文×省這回縮了那麼些地方也是這麼個法術，可是他沒說出來。祇是——

「二弟我替你叫輛黃包車。……黃包車！」

史兆昌覺得有點對不起師傅：幹麼先前溜溜看錢的事？花這些個可不是冤大頭。他又感到自己慙了起來。他嫌黃包車跑得不快。

「跑快點兒，嗨。」

他把手筒在袖子裏。可是手發燙，就抽出來擱在大腿上。嘴閉得緊緊的。嘴角往

下轉着，聽着X.X.店家門口貼的紙條：

「我軍……X州……祝慶……」

再打去十個X州也不在乎：等着瞧，過了半個月可就沒你樂的了。那時候……那時候還是先打回X.X.，還是先打到X.X.去？史兆昌直到跨進自己的家門還沒決定下來。

「這得請師傅作主，」他低着腦袋在過道裏走着。

客廳裏似乎有許多人，繼母在尖着嗓子報告她對於兆武的教育方法。史兆昌聽見那麼一句：「他明年就要到外邊去做事……」

「嚇，」史兆昌冷冷地笑一下，掉轉身來走進客廳：他想聽聽他們的議論。

七 救國捷徑

客廳裏都是些熟人。祇有一位打翠綠色領結的年青伙子沒瞧見過：據介紹是劉六先生的大兒子劉昭。

「這位就是兆昌兄？」劉昭搓搓手。「久仰久仰。」

史太太像可惜別人打斷了她的話似地抽一口氣。摸摸太陽穴邊的頭髮看有沒有蓋好那個紫色疤，她用很平和的聲調請大家吃瓜子。

「吃點瓜子。這是真正的蘇州玫瑰瓜子。劉少爺到過蘇州的吧。蘇州人吃瓜子的本領真不錯。蘇州很講究吃：點心真做得不錯。從前我們在北京用了一個蘇州廚子，這廚子才怪哩，他耳朵會動：真好頑。小孩子都笑死了。小孩子都歡喜他，還要他說

故事，小孩子總是愛聽故事的；他們的老師都給他們說故事我們從前在學堂可沒有人說故事；我們呀，哼，功課都忙不過來哩。那真苦，吃飯都不大有工夫，瓜子是要吃的，這是蘇州瓜子，劉少爺，吃一點。劉太太，哪，不要客氣。都不客氣，我們的老師一點也不客氣，功課管得真緊；我們那時候做學生真苦。現在那些個當老師的，噯，真氣死我，算什麼……算是……」

別人可談到了吃瓜子的藝術。劉六先生拍拍沾在衣上的瓜子壳，敘述一個蘇州人在一秒鐘裏能夠吃五十粒。

「而且瓜子肉是整的。」

史伯襄點點頭：

「蘇州人真會吃瓜子。這真奇怪，別地方的人總吃不過蘇州人。」

劉昭在等着說話的機會，這裏就像打算要演說似地站了起來，搓搓手。可是祇說了一句話：

『這是蘇州人的民族性。』

『什麼？』史兆昌問。

『民族性，也就是國民性，簡稱民性，』那個很響亮地答，瞠大家一眼。『譬如愛吃辣椒，這是湖南人的民族性。北方人的民族性呢：吃饅饅。』

聶繆嘴脣，他又往下說。

『各種民族都有個民族性。民族性者，是那個地方的人民共同的一種天性。』
『X人的民性最壞，最殘忍，所以侵略我們。我們中國人的民性是愛和平……』

史兆昌不大同意他的話，就拿出右手來有力地打着手勢：

『這是正道跟邪道的不同。』

『然而不然，』劉昭大聲地說，可是臉上掛着有禮貌的笑容。『這是民性，我們的民性雖然是愛和平，然而到無可奈何的時候是會反抗的；不是大家都抗X救國麼。』

『是呀，』劉六先生附和着他的兒子，『還有絕食的救國，連名流也救國。而且

還預備征夷，現在已經着手募款了。」

可是那位兒子像沒有聽見似的，祇是一口氣演講下去：他告訴大家，中國人從前也出過風頭。

『譬如元朝，』他右手抓着拳。『元朝時候還打到歐洲哩。這是我們的……我們的那個：民族性。辛亥革命打倒滿清，也是我們的那個：民族性。中國民性是很偉大的……應當像元朝時候一像就好了：要征服各國！第一個要征夷！』

演講的人伸出拳頭，瞪着眼，瞧瞧各人臉上的表情。

史兆昌忍不住說出那句話：

『祇要過了半個月就有辦法。』

誰都嚇了一跳：怎麼，祇要過半個月？

史太太認為半個月來不及，總得到明年。

『明年兆武十六歲，』她挺着頸子說，『祇要兆武不忘記他的志氣才好。這孩子

我頂懂得他。但是他那些老師一點也不懂得他；像在北京那個張老師，哼，你曉得他說什麼？——他說兆武要留級，說兆武沒有出息。我真不懂張老師是什麼心眼兒，劉少爺你看是不是，呃劉太太，對不對。你倒說說看，張老師爲什麼會這樣糊塗……」

「他是什麼地方的人？」劉少爺趕緊問、

「張老師麼？」

「唔。」

「山東人吧。」

「那麼這是山東人的民族性。」

「唔，不錯四川人。」

「那就是四川人的民族性。」

劉太太很敏捷地磕着瓜子。和劉六先生面對面瞧一眼，會心地笑一下，接着就去注意各人的臉：瞧他們是不是在佩服他們的少爺。

煤爐裏才添上了煤塊，給烤得畢剝畢剝地叫，似乎要和磕瓜子的聲音比賽一下。

史兆昌掏出手絹來揩汗。他想坐到靠窗那張椅上去，離煤爐子遠點兒，可是他有許多得跟劉昭談。瞧着對面那條翠綠領結，等別人問他。別人可忘了那回事。他祇好硬着頭皮問：

「過了半個月中國就有了落子，你信不信？」

「你根據哪一點？」

劉六先生怪有把握地代史兆昌解釋：

「這是說『征夷募款』已經進行得很順利，過了半個月就可以征護，是不是。」

可是史兆昌壓根就不知道這個『征夷募款』。這又是一種救國方法。史兆昌雖然在聽着劉六先生給他說明，嘴可擰着：這有鳥用！

劉六先生全沒顧到別人是怎麼個勁兒，他祇熱心地拿出許多文件，澀着吐沫星子：

「要征夷當然要有一筆軍費，要有一筆錢，這要靠大家捐募。我們這個征夷募款委員會就是專門辦這件事的，這是一個愛國機關。現在成立不久，倒已經募到了差不多一萬。在南洋的華僑可以捐什麼五六十萬，別處的華僑總也可以募到一兩百萬。真的祇要半個月，世兄，半個月之後就很可觀了。……征夷募款委員會裏的同志都是交關交關愛國的，我也是委員之一。絕食救國是消極的，征夷募款是積極的，我們應當雙管齊下：消極積極都來，X又一定消滅。……像這位任先生，他指指一位老先生，他是秘書，簡任秘書，但是他情辭願掉了秘書不幹，到我們這個委員會來當七等科員，這種愛國熱心是很……是很……所以征夷運動是非常重要的。小兒也是征夷募款委員會裏的一分子：他是總務廳交際科的三等辦事員。」

他那小兒點點頭：

「征夷的確非常重要。全國同胞都要團結起來，不能再你打我我打你的，自家人打下去一定會滅亡，兆昌，說是不是。……譬如做工人的，就應當犧牲一點，努力做

工，自己一打起自己來可就糟糕。」

「唔，」史兆昌點點頭。「可是那些個下等人全不理這個岔。他們祇是想要幾錢兒。他們可不管什麼愛國不愛國。錢兒給少了他們就得罷他媽的工，哼！」

那位劉少爺拍拍衣，搓搓手，很認真地把史兆昌當做一個談話的對手。

「他們是無知無識的。他們祇顧到自己。其實個人的飢寒比到國難，真是渺乎其小。然而他們不悟！」劉昭在這裏搖了搖頭。「挨餓算什麼！挨餓真算不了一回事。

無知無識的傢伙餓死幾位尤其不要緊。況且……況且……挨餓是……我們還絕不救饑哩……至於實業家可不能餓死；實業家太少。他們那麼辛辛苦苦應當有他的報酬的，況且——他用他自己的錢，問心無愧。所以努力生產是非常那樣的，非常之……所以大家應當以愛國為前提；做事總要有前提，才會……」

史太太在專心地聽着；嘴裏不斷地嚼着瓜子，腦袋不斷地點着。這裏她趕快插了進來：

「是呀，前提最要緊：馬跑起來沒有前蹄總要跌倒的。我們從前在學堂裏上歷史的時候，就曉得最要緊的是前蹄：關老爺、長沙、黃忠就爲了馬失前蹄吃了敗仗，不過這也是一個天數。天數真是厲害，牠叫你怎樣就怎樣，天數叫我們兆武明年去帶兵，我們有什麼法子呢。噯，真可憐，十六歲帶兵，這孩子！可憐他這幾天祇口口聲聲要愛國，我說「還早呀，你要愛國就到明年去愛呀。你爸爸入了絕食救國會，一天不過愛三次國哩。」可是他呀、哼，這孩子！真笑死我了，你曉得他怎麼着，劉太太：哈哈哈哈哈。他呀，他竟在晚上一個人去愛國，去把劉福的……」

她又笑了起來，捧着肚子說不出話。那背書般流利的說話和這種大笑怪不相稱的，大家就對她楞着。

笑了兩分多鐘。他笑夠了擡起頭要往下說，可是廳裏全給劉大老爺搶去。她喘了一口「真笑死人，」就揭開煤爐的門瞧瞧裏面的火，叫老姐兒們送煤來。

「楊媽，客廳裏沒有煤哩：拿煤來……真要命，老媽子都是死心眼兒，不喊她

就不會動手。煤當然要燒的呀，並且我們家裏的人都是……都是……」

劉昭談到了××：他們有許多人反對他們政府出兵，而且道……

『還要打倒××帝國主義。』

『那什麼毛病？』

劉大少爺瞧瞧四面，怕洩漏什麼似地放低了聲音：

『那是他們那些不安分的傢伙。這是他們的民性。』

大家楞了會兒，想着：還要應該快活，還是應該着急？

『他們就會亡國的，那麼。』

史伯襄掏出那塊摺成長方形的手絹揩揩嘴附和着：

『唔，奴馬上就……馬上會……』

『然而不能！』劉昭睜大着眼。他說別人家裏那些不安分的傢伙得了天下，也得

很糟糕。『很糟糕，很糟糕。他們無論哪個得了天下，我們都有危險。』

『頂好是一個大地震，讓他們幾個島——是三個島吧，唔？究竟是三個島還是四個島？』

『這種事情一定會有的：一個地震一來把他們全國都震掉——天網恢恢，疎而不灑。』

大家放了心似地伸手到碟子裏去抓玫瑰瓜。

可是史兆昌覺得這麼着就不起勁：沒吐一吐劍，鬼子就自個兒地震震絕了麼，這功勞歸誰？

『嚇，沒那好事！』他擰了一下嘴。『他們自個兒鬧蹩扭，那是邪道跟邪道鬥法。咱們得用正道去收服他們。過半個月就有人動手，你信不信。』

『這就是征夷！』劉六先生叫了起來。『祇有努力去募征夷款，過了半個月就可以。這是救國捷徑。』

史兆昌拚命忍住些話不叫說出來，肚子裏可在快活得發疼：

「聽着罷：是你們征夷還是我征夷！」

他那個救國捷徑可不含糊。他到底撐不住勁兒，一句話一彈似地跳了出來：

「救國捷徑可得另外有一個。」

「另外一個？」

「唔。那可……那可……那可……」

八 戀愛不忘正道

「你爲啥不到我家裏來啦？我叫你來的啦。今朝夜裏有救國女俠。」

「我不認識路哇。」

「好叫黃包車的啦。……今朝你在我格達……在我家裏吃飯阿好不好，我陪你吃飯啦。」

這說着，一口流利的國語的是誰？

救國女俠，何小姐何曼麗——賣雷，火！

男的是我們那位大俠史兆昌先生。何小姐今天到史兆昌家裏，拖着他叫兩輛黃包車到了她住的地方。

他倆坐着坐着。屋子裏有些男男女女走出走進，史兆昌覺得他們的臉子都差不多。男的都穿着民國元年頒布的乙種常禮服，有幾個還提着洋鬼子胡琴。女的都精着大腿，一臉的粉，跑過過道裏就叫着：

「冷煞快哉，冷煞快哉。」

樓下客廳裏有些男子漢在吹打着，娘們兒唱着嗓子，何小姐跟史兆昌談着，有時候得突然叫起來：

「唱錯哉。要停半拍！」

史兆昌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岔，全身打顫，連舌子也打顫，說起話來老是不順嘴。救國女俠拿一支烟點着。抽了不上兩口，就一下子把煙捲塞到史兆昌嘴裏。他嚇了一跳，怕她又顯一點什麼功夫，可是：輕輕的。

他抽了一口氣，瞧瞧牆上釘着的那些畫片：都是些洋的娘們兒，有七成半精着屁股，兩成半是——嚇，穿着夜行服！

「那些個娘們兒，那些個……那些個全是女俠，外國的，是不是？」
她瞧也不瞧一眼地就——

「是的啦。」

「那麼多……那麼多……」

忽然一下子她坐到了他大腿上。忽然一下子她右手箍到了他頸子上。她對着他的臉：兩張臉離着不到一寸遠。她裂開那兩片染成大紅色的嘴唇說着話，就有檀香粉味兒和着一種死了老鼠似的味兒向他鼻子裏衝。

「你有沒有愛人啦？」

「什麼？」

「有沒有女子同你……同你戀愛啦，就是。你是……」

「我可沒……我可沒……」他吞吞吐吐說上老半天 把要找個女俠一同去立功的事告訴了何小姐。

「我就是救國女俠啦。我們是要救國的啦。」

這意思挺明白：她就是那女俠、他得和她一塊兒去那個。糟糕的是她現在說不出一句話來說。老閉住嘴可不對勁。他瞧着她的臉，瞧呀瞧的就有一句話衝了出來：

「你幾歲？」

那個吃了一驚：她自從長成大人之後從沒有誰問過她的年紀。好好的人幹麼問她的年紀？

可是她祇笑一笑：

「你猜猜看啦。」

猜不出。她臉子給粉包着，隱隱約約透出一些雀斑，像陰天的星星。眼角那兒有幾條皺紋。瞧瞧正面，她像有四十八歲。瞧側面像三十歲左右。背影：瞧來是十九歲。史兆昌猜着，一面弄他那支烟：

「三十二歲？二十歲？四十九歲？」

「都不對啦，」她快活地說。「我問你：你喜歡年紀大還是喜歡年紀小？」

「應當小……小……呃，你究竟多大年紀？」

「十五歲啦。」

「什麼！」他嚇了一跳。他仔細瞧着她，可是沒什麼理由可以不相信。「可是我……你是……我說年紀大點兒的好……」

女的笑起來：

「我騙你的啦：我不止十五歲。我是……我是——四十歲啦。」

「四十？」兆史昌瞧着她。他覺得沒有什麼理由可以不相信。

何小姐留着那一臉笑，瞧着他的眼睛：

「摩登愛國歌舞團要你捐幾個錢啦。」

「要多少？」他聲音打顫。

「隨便你啦：一百隻洋，兩百隻洋，一千隻洋，都可以的，都是……」

他楞了好一會兒，就掏出錢袋來：先拿出三十隻洋。

「其餘的下回再……」

女的很精明地把鈔票接過來數一下，再一張張對亮的地方照一照，塞進衣袋裏。於是她安心地閉着眼，裝着電影片子裏「寫情聖手」的女主角的臉嘴，讓男主角的嘴唇來湊上她的。

史兆昌可着了慌：不知道要怎麼對付。他不大懂戀愛的規矩。他想是想攬着她，或者親那麼一個嘴。可是：到底作與不作與呀？

他讀過的書本上沒交代過。十三妹可是這麼個勁兒？還有那部叫什麼因緣的，戀愛是有的：那位公子哥兒在娘們兒身上花過許多銀子錢，所以她們就愛他。史兆昌已經做到了這一步。可是那部書沒說出——要是那位天橋兒的十三妹坐在那公子哥兒大腿上閉着眼，公子哥子該怎麼對付，沒說到。哦！

柯小姐閉着眼，等了老半天沒點兒動靜。

「他不懂啦，」她想。國語說順了嘴，心裏想的也就用了國語。

接着她記起電影裏彷彿也有女人去吻男人的規矩：是的啦，有這個規矩的啦。就仆的一聲——猛地吻了上去，史兆昌給撞出了牙血。

「嚇，好功夫！」男的肚子裏說。

四片嘴唇釘在一塊兒。女主角伸着舌尖，可是男主角也得顯點功夫——緊閉着嘴唇不叫牠進來。

電影一映到親嘴，總得漸漸淡下去，淡下去，就換了一個場面。咱們也這麼着。這回換了景致。

戲臺：還沒開幕。臺旁邊有一塊牌子，寫着「摩登愛國歌舞團表演節目」。牆上貼滿了紅紅綠綠的紙條：「歌舞救國萬歲」，「惟有歌舞可以抗××」，「愛國者皆應來看愛國歌舞」，「提倡愛國藝術」，「愛國歌舞可以雪國恥」。

座池子裏坐滿了一大半女的男的。他們拍着手，吹着哨，大聲地談笑着。

這兒可沒史兆昌。史兆昌在後臺化粧室裏。救國女俠何曼麗小姐在給他介紹一位藝術家：

這是愛國音樂大家歸先生。他彈琵琶呀，是中國的那麼癩，彈得真好聽。他還做了許多曲子啦。今朝夜裏向我們表演愛國歌舞，就請他來彈琵琶呀。董冬冬，董冬冬！交關好聽的啦。」

可是那位愛國音樂大家在發急：

「草裙舞為什麼一定要用馬賽曲同那個什麼盎德……盎德……這隻曲子在中間要變調的，頂討厭。……這些歌我都背不出。」

「那個……那個……」何小姐在記着那隻歌的洋文名字。「那個盎德……盎德拖……拖……這隻歌我們是有譜子的啦。」

「這譜子有什麼用——這是五線譜呀！五線譜叫我怎麼看得明白！」
「你馬上翻成簡譜好啦。」

「怎麼會翻呢！」

救國女俠想了那麼一會，就叫起來：

「喂，阿李，你是懂五線譜的，把這隻歌翻成簡譜罷。這都是愛國的事啦。幫幫老歸的忙啦。」

老歸嘟囔着：

「我不管。馬賽曲也好，什麼也好，我不管變調不變調，我祇照C調彈。」

史兆昌瞧着那位愛國音樂大家走出去，他有點想不通：爲什麼這些個男子漢的臉子都那麼白，頭髮都梳得那麼光。娘們兒都跟男的鬧着笑着，也叫他瞧不順眼，可是救國女俠也是那一窩子裏的人。她祇跟人談着歌舞救國，沒說俠客的事。

他得和她去一坤兒立功的呀。他已經跟太極真人學了四五天，再過什麼十天就得去做那些事業。救國女俠那身功夫別給荒疎了才好。

「她外內功都行，可是她不大用功似的，不大……」

何小姐忙了老半天，透一口氣坐到他旁邊一張椅上。他在她膀子上搵一把；頓倒挺鞭的，誰都知道她有內功。

『我問你，』史兆昌把嘴湊近何曼麗小姐的耳朵。『這些個人，這些……他們……男人跟女人都那麼……都那麼……』

上海的十三妹也有天橋兒十三妹那麼聰明；她一聽就知道了他意思。她對着鏡子在臉上抹；好一會粉，就挺起腰板子，發起議論來。

『這就是現在文田啦，』她嗓子提高得叫誰也聽得見。『我們要提倡實業，提出我們的新道德：社交公開啦，自由戀愛啦，跳舞啦，愛國啦，打高爾夫球啦，民治精神啦，燙頭髮啦，浪漫派啦，這都是要提倡的啦。所以男子都要搵司丹康做摩登小臉，女子都要做摩登狗兒啦。……』

『什麼狗兒？』

『狗兒：雞，阿愛，阿兒，厄兒。所以我們都要反對舊禮教啦，你看花旗國的實

業很發達，因此花旗國很摩登，很富強。我們中國也要努力提倡實業啦，要摩登起來啦，這樣才能夠打倒東洋觸老啦，中國就……」

史兆昌喘着氣說：

「提倡實業打鬼子？不做俠客了麼？」

「要做的啦；馬上就要做救國女俠啦。……好嘞，現在要表演中國我愛你啦，你好去看看啦。」

可是他記起還有一句話得問問她：

「你剛才還說那什麼，說要打倒舊什麼的，唔？」

「打倒舊什麼？……唔，我說是要打倒舊禮教啦；我們要相信實業救國，要打倒迷信，要家庭革命，要提倡人格啦，就是。」

男的緊瞧着她；他疑心是在做夢。怎麼，鬧了老半天，還是邪道裏的，這救國女

俠！

是：許多的女女男男擁在他們跟前聽阿小姐發議論，大家都拍起手來。何小姐的結論

「所以我們都要提倡摩登歌舞來救國啦。」

「摩登愛國歌舞團萬歲！」大家喊

史兆昌淌着汗，指尖發冷。

「我給她邪道迷住了麼？她故意裝個邪道勁兒來試我的麼？」

陡地他站了起來，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嚷：

「邪道，邪道，這是邪道！——我可得收服牠，我可得……」

別人拖着he到外面去聽中國我愛你，他要擺個馬步沒擺穩，就給推到了座池子

裏。

他幾乎昏了過去，手扶着發脹的腦袋。五臟彷彿給誰攪得在翻上翻下。他從救國女俠何小姐到他家談天，扔泥丸子想起，到他花三十塊錢，到嘴對着嘴顯本領，到剛

才的邪說。

『邪道，邪道！』他發熱症嚙語似的『女俠瞧我不起就故意這麼着麼；我對她不起麼，我幹錯了什麼事麼？』

可是怎麼也想起幹錯了什麼事。他沒對她不起。他全是照着書本子做的；他愛她，他所以就花了些錢，跟那什麼什麼因緣裏寫的一樣。他錢給少了麼？

噉，盤扭！

座池子裏的許多腦袋都動了起來，叫着好。有許多人站起來站着臺上，給後面叫着『請坐請坐』，才鼓着嘴坐下去，

臺上有個娘們兒笑嘻嘻地跳了幾下，就壓扁着嗓子對臺下人嚷着：

『中國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的東哈三省，又嘸大，又嘸長，×本小

國——哪比呀得上，蝨蟲……噉。哪裏能夠比呀得上。……』

史兆昌可祇在低着頭，閉着眼，痛苦地想着。突然他聽見有叫聲，他斷定這是貓

叫。可是他慢慢地從這貓叫裏彷彿聽出了有字眼似的。

「唔，這是女人叫救命！」他還閉着眼，用心地聽着。

可不是麼，女人受了委屈喊救命的叫聲！

陡地，突然，猛可裏——不過這些還是形容不了那種快法，總而言之很快很快，一下子他就站了起來。他擱好莊子，左手蓋在眼皮上遮陰，眼珠子四而上下地搜尋着：他要找出那喊救命似的聲音是從哪兒來的。他得打抱不平。

「喂朋友，坐下去，」後面的人輕輕觸他一下。

史兆昌發見了叫聲的來處：嚇，戲臺上。

「唔，是唱歌，」他輕鬆地坐了下來。

臺上還在嚷着：

「我愛你的楊子江……」

那位愛國音樂大家歸先生忙着手彈洋琴，真諦諦了下來沒工夫搭，直到弄完了才拘

出一塊花手絹來抹抹鼻子和嘴，一面驕傲地望望臺下。

「這是邪道，這是！」史兆昌想得心都疼起來。「不論是誰。祇要是他媽的邪道，我史兆昌就得……」

忽然有個打翠綠領結的漂亮人老遠地對他打招呼，接着走了過來。唔，劉昭。

「我早就看見了你，」劉昭搓着手。「這種歌舞不好看，遠比不上外國，甚不是。」那個用鼻孔應酬地笑一下。

劉昭把左手撐在椅背上，右手插着腰，談着洋鬼子的歌舞怎麼漂亮。於是表示他自己不打算看完這些表演，預備遶史兆昌出去喝點兒酒。他說話聲音提得挺高，不然史兆昌就得聽不見；這兒太吵，大家拍着手嚷着，催戲臺上快點兒開幕演第二套。

「我覺得寂寞得很，」劉昭靠近史兆昌耳邊喊道。「兆昌兄你贊不贊成同我去吃一杯酒？」

史兆昌撇不下救國女俠。可是又想娶故意撇下她，到底她是不是邪道？他可不能

冤枉好人。可是他要給邪道迷住了也不是玩意賬。得了，這回走他媽的再說，明兒得探探底細。

他顫動着嘴唇：

「我也悶得慌，我也是那麼……他媽的別人跟我耍骨頭。……好罷，去喝點兒。到你們府上麼？」

「到我們那裏，呃，征夷募款委員會。」

可是史兆昌又躊躇了會兒：要不要告訴她——告訴那冤家一聲？

「冤家」！——想到這兩個字的時候他臉紅了一紅。她愛他，可是她有點兒像他那個。

「不告訴她！」他咬着牙想。「她要是邪道她自個兒就得明白我……」

用勁地站起來跟劉昭就走。

外面怪冷的。

他倆走到戲院門口，有幾個下等人擋住了他們：

『先生，捐幾個錢。』

史兆昌覺得不對勁：下等人天生的都是歹心腸。而且——要錢！今天真慳扭；剛才救國女俠是那個，現在……

他運着全身的勁在手臂上，嘴裏問：

『怎麼回事？』

『我們是××人開的鴻發公司裏做工的。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我們同他們……我們罷工……』

罷工！——這又是邪道裏的玩意！

『嚇嚇，罷工！』史兆昌謔笑。

『我們要罷工到底：我們做到哪裏是哪裏。我們要同帝國主義的觸老拚到底。……不過我們一定要請大家幫忙，我們現在都沒有了飯錢……』

他們咬着牙齒說着：要是沒了援助，大家就得餓死，再不然就有人耐不住餓會去復工。現在到了頂爲難的時候。他們手在用着力，嘴唇在抖索。

「祇要我們每個人一天有十個銅板，我們就能夠拚下去，沒有哪個肯復工的。要是……要是……」

說話的人把眼珠子翻上去，不叫眼淚掉下來。牙齒咬着下唇，腮巴子上的肌肉一條一條在動着。

冷氣像瞧得見似的從四面逼來，史兆昌把長大衣的領子翻上來圍着頸子，劉昭把一雙細嫩的手插在大衣袋裏。他們互相瞧了一眼。不知道要怎麼對付。

「名流還絕食救國哩，」劉昭在嗓子裏輕輕說了一句。

史兆昌把剛才運到脖子上的勁鬆了下來：他得想明白這回事。罷工是邪道。可是他們罷的是鬼子的工呀。究竟該不該花幾個子兒？他得快點想明白：這兒太冷，老歇着可不是勁兒。

「這是邪道跟邪道門法，」他肚子裏商量着。「也許是玉皇大帝使這些邪道來破鬼子的。」

着，這麼着他就得掏腰包。他就挺起肚子，右手在那上面拍了一下：

「我姓史叫史兆昌：我史兆昌從來就疏財仗義，不在乎幾個子兒。可是話總說明白，對不對。我得仔仔細細知道你們的來歷。……說得對了勁兒，叫我史兆昌指什麼一毛兩毛的我滿不在乎。……來，咱得攷你們一致。我問你：××鬼子是邪道不是？」

「什麼邪道？」

嚇，邪道都不知道！

「我問你：××鬼子幹麼要打咱們中國？」

「他們有幾個觸老想到中國來發洋財。」

史兆昌瞧着他們。他們的說法總不大對勁。要是邪道，史兆昌就得在這兒收服他

們。他耐着性子再問：

「××鬼子裏也有好人沒？」

有一個就閃一下微笑：

「有好人也有壞人。」

還有一個插了進來：

「上回開市民大會，還有兩個××人演說哩：他們也要打倒××帝國主義觸老，他們叫我們「兄弟」，「不要打中國的兄弟」。」

劉昭沒說一句話他裝着不耐煩的臉色，站得遠遠兒。他不懂史兆昌幹麼要他們鬥幌子：要是遇見了熟人成什麼話——跟他們像朋友似的傻不里機地談着！可是這回就像一個有力的手把他拖了過去，忍不住想說話。

可是他還沒把這件事想妥貼。頂好當然是日本快點亡國。他們現在自己鬧了窟扭：許多人反對他們政府，那是些不安分的傢伙。中國也有些壞蛋。這可危險。可

是——

「他們國裏面內部分裂，他們自己會倒的，」他想。這叫他快活。不過太危險，要是中國這些不安分的傢伙一那個……

他忽然記起他是在這些穿破棉襖的人跟前：這些人也許不安分。他就用力把兩個手從大衣口袋裏抽出來，搓了幾下，用來打着手勢：

「那具××人的民族性！他們的民族性是反復無常的。他們有人要「打倒××帝國主義」，你們不能相信他。那些傢伙都是不安分的傢伙，那些傢伙一得了天下，我們中國就更糟糕，我們中國的……中國的……他手冷了起來，就又回到大衣口袋裏。

「我們中國……中國……要是××那些不安分的傢伙得了天下，我們中國也會要……我們中國也沒有好處的，懂不懂。他們那些忘八蛋都……他們……所以××那些不安分的忘八蛋一得了天下，中國也是不得了，懂不懂。因此這個……這個這個……」

說話的人挺着胸脯瞧着大家。他忽然記起那些演說家講完一番話下臺時的術語，

他就斬鐵截釘地：

『我們的意見就是如此！完了。』

史兆昌跟他們談到了罷工的事。這還是天意要用邪道，尅邪道，說不定玉皇大帝還降過旨天意不可能違背。他伸手掏口袋。

『我史兆昌向來愛打抱不平。我史兆昌是疎財仗義的。記着：我姓史，史兆昌我捐兩毛錢——兩毛！……呢我問你：捐了錢的人你們可也給他名字登在報上麼？』

『登在報上？』

『是呀，』右手停在口袋裏還沒出來。『誰捐了多少，誰捐了多少，那些個名字都登在報上，一齊道個謝。』

『我們怎麼還有錢去登報呢。』

『那可不成。不登報，捐的人不是白捐了麼；名字總得給大家知道知道哇。』史兆昌的右手在衣袋裏動了幾下，十來隻眼睛都熱心地等着牠出來：牠可沒出來。『登

報總得登那麼一下。錢可不在乎；我史兆昌從古以來就疎財仗義，誰都知道。」右手在袋裏又動了幾下沒有出來。「我問你：你叫什麼名字？」

靠他頂近的那個拿募捐筒的瞧他一眼，答道：

「我叫侯長春。」

史兆昌用手摸摸自己的臉。——當然是用左手；右手還在衣袋裏。

「我問你：幹麼好好兒的要到鬼子公司裏去做工？以前是幹什麼的？」

侯長春他們拚命耐着性子。不管別人擺着什麼臉色，那麼老要着骨頭，別人總答應了要給兩毛錢。買燒餅；這兩毛錢就夠三四個人一天吃的；祇要有點兒吃的吊住氣，就能拚到底不復工。侯長春努力壓住那一肚子的脾氣抽一口氣，很小心地告訴別人他以前是幹什麼的，不過聲調有點不自然。一面緊應着那兩位大爺。

「我從前在我們家鄉種田的；問人家租了幾畝田，今年……」

種田的！史兆昌肚子裏彷彿有股滾滾的熱氣突然膨脹開來，把他全身都炸得粉

碎。他喘着氣，眼睛瞪得怪大，沒命地咬着牙。

「媽的，好！種田的！」

做工的跟他沒打什麼交道：邪呀正的都不關他的事。他頂多不過打打抱不平。

可是——種田的！這年頭那些種田的全是些……全是些……

史兆昌記起自己家裏吃的佃戶的虧；佃戶到縣裏告史家虐待他們，他們還去請願。他們不許史家加租。他們一條窩跑到史家來硬叫閉倉平糶，有時候簡直就搶米。他們還有一個人到史家裏來上吊，害史家吃人命官司。

他史家吃過種田人那麼多虧！

現在那些種田的沒一個好人，都是些大逆不道的！種田的。你們這些傢伙本來就是種田的？

這就是他跟前那個叫侯長春的傢伙說的！

史兆昌眼瞪得眼皮都發酸。一臉的青筋都突出一兩分高。嘴唇發白。突然他用了

高音叫了起來：他嗓子本來在低音和低中音之間的，乍這回一用了高音，就倒了嗓子，炸成了嘎聲。

『邪道！土匪！你們害得老子好苦，操你一百萬代歸了包錘的祖宗！』

一下子——他退了兩三步，彎下腿子來擺好莊子。右手從衣袋裏抽了出來，手裏沒拿什麼，祇裝了個要打五雷掌的姿勢。腦袋往前伸，背脊往後駝；頸子就給拉得挺長，頸子上的皮繃得怪緊的。

劉昭嚇了一跳——不對，劉昭還來不及嚇一跳，史兆昌就變了姿勢：他對着侯長春他們用形意拳的步子走去，腳往前跨一步，手就向前撩一下。到侯長春跟前祇有一步那麼遠近，史兆昌頸子拉得更長；緊閉着嘴，用力地瞧着侯長春，用力得眼珠都幾乎跳出眼眶來。這麼瞧着瞧着，就猛地一下子撲了過去。

對手很早很早就避開了。

這就是說史兆昌撲個空。史兆昌撲到了壁牆上：自己用了的猛勁兒都回到了自己

身上，他倒到了地下。

腦頂上一個老大疙瘩。

眼前的東西忽然旋轉起來。到處都在飛着些花花綠綠的紙片。電燈一個個都在跳舞。

怎麼回事呀。這是？

他們用的邪術，嚇！

他得拿出真本領來：太極真人教給他那些咒語可以尅邪術的可是太極真人叫他不要隨隨便便地就用道術，『要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懶不懶。譬如你去打鬼子的時候，你才可以用這些法術。』

『媽的！』史兆昌爬起來，用他那高音叫着。『你們用邪術！邪術！他媽的老子得顯點兒……』

會拳頭拚命地對候長春他們打去。

劉昭拖住史兆昌。可是拖不住。劉昭在後面抱住史兆昌：

「兆昌兄，不要打，不要打，兆昌兄！」

「您放手。我準得揍死這幾個大逆不道的邪道傢伙！」——史兆昌用力一扭，就

和劉昭兩個人滾到了地下。

許多人擁着來瞧熱鬧。守門的警察也走了過來。他們把劉昭和史兆昌扶起來站穩着，就攔住史兆昌不叫他再顯身手。

「啥事體，啥事體？」

「啥路道？——哦唷，打白相。」

「老子得揍死這幾個邪道！他們使了邪術，你瞧。」

「我們向他捐募的。一點沒有什麼，無緣無故地就打起我們來。我們一點也……

我們並沒有……」

劉昭睜了那巡捕一眼，大聲說着：

「你們當工人的——動手就打人！」

「什麼，我們打了他？他自己……」

「不要哇啦哇啦！」警察打斷了他們的、把臉轉向劉昭。「這是……？」

「他們打人！」

「我們……我們……哪，大家看見的，這個人……」

「你們生來就不安分！……搗亂分子！豬獃！賤骨頭！忘八蛋！不良分子！看看你們這付神氣就曉得是賊胚！你們哪裏有……」

劉昭那麼一口氣罵着，忽然發見自己大衣上有許多灰，就專心去拍灰。

瞧熱鬧的人們瞧瞧劉昭和史兆昌的衣裳……跟他們自己的差不多。他們馬上就知

道這西裝朋友的話不會錯。他們瞧侯長春他們一眼，「看看你們這付神氣就曉得是

……」

「慕培就慕拍好戲，打人？」

「這兩位朋友也真是！同他們去吵嘴——犯得着麼。」

「打得過倒嚷嚷。打勿過吃子虧，真犯勿着，阿是格。」

「是格哇——」一個中年人用無錫拖腔拉得長長地這麼說，大家就都瞧他一眼。

「行裏去行裏去！」一個小伙笑嘻嘻地叫了一句，就吐一下舌頭溜了開去。

警察透了口氣，忽然怪和氣地叫侯長春他們走。

「好好好，到別的地方去募捐罷。」

大家知道沒什麼了不起的戲看，一個個散了開去。

於是劉昭和史兆昌也走到了街上。劉昭挺着胸脯，緊緊閉住嘴。史兆昌一肚子的

脾氣；想到救國女俠那些議論，想到要給崑崙山的煉丹臺捐錢，想到剛才那些邪道的傢伙。他記起一些上海罵人的話來，他罵着：

「真是大道不道！阿木林！混蛋！邪道！好白相！忘八蛋！」

九 疎財仗義的秘訣

劉昭常來找史兆昌，他的領結已經換了一個：這回是紫色底子，點着淡綠的斑點。他請史兆昌吃過兩回片兒湯，帶史兆昌到征裘募款委員會去玩。他的意思想要請史兆昌捐千把兩千塊錢。

史兆昌臉紅了起來：

「我哪兒有錢。家父才有錢哩。」

「史老伯已經捐過了，」劉昭有禮貌地搓搓手。「你是有錢的。你那筆錢的存摺在你自己手裏，隨你自己用，我知道的。」

這可糟！誰告訴他的呀？

那個沒說出他怎麼會知道的。他祇告訴史兆昌征夷的重要，全國人都得出幾個征夷捐。征夷募款委員會裏的人都非常之愛國，誰都努力工作。說呀說的就拿出一支布立克給史兆昌，還從書架拿出一本征夷募款委員會組織大綱給史兆昌看。

「這是我們的組織大綱。我們的愛國工作真多。」

使勁抽了一口煙，史兆昌把這本書接過來。封面又是：「文學博士樂樂齋敬題」。很厚的一本：一百二十磅道林紙，全書五百餘頁。洋裝。燙金圓脊。

一下子可看不完，劉昭給史兆昌翻出一張組織圖表來，右手食指用個怪優美的姿勢在那上面指畫着：

「哪，這是常務委員會：本會的最高的那個。牠有——哪，這下面分五大部。部下面分廳。廳下面，哪，這一科一科都屬於廳的。科下面再分股。另外還有這兩個委員會：不屬於部；哪，這裏一條線這樣來的，這是直屬於常務委員會的。……全會的職員一共祇有六百多個人，人手總是不夠。……開銷很大，然而我們並不問政府要

錢，也不關老百姓要錢，我們是……」

他住了嘴；再說不下去可不對勁。他忙着抽幾口煙。跳到了結論：

「所以我民族祇有一條路：就是努力來辦征夷募款。我們一定要征夷。殺盡夷款！要征服……征服……征服這個……」

還沒征服好，就有個公役似的人站到了房門口：

「劉先生，樂廳長請你。」

「樂廳長請我？唔……兆昌兄坐一會，我去去就……」

史兆昌一個人坐着抽煙，瞧瞧四面。他想着錢的事：這征夷募款委員會這麼大的開銷究竟是誰掏荷包：劉六先生他們麼？

「熱是熱心，可是有烏用！瞧着罷！」

他站了起來。他記得太極真人教他的士遁呢，可是第三句就背不出。

「還得用用功，」他對自己說。

一件件法術都學會，就得學吐劍飛劍。嚇，瞧着！過幾天他就跟一位十三妹……救國女俠的影子又一閃，他的心窩裏就一痛。

他踱到房門外。

「管他媽的，反正天意。她要是邪道，就不客氣。她要是正道，咱願跟她那個，跟她……」

忽然對面房間裏闖出笑聲來。

怎麼，他們知道史兆昌的心事？——可得聽聽他們說什麼。

「老任當然是在這裏當這個七等科員好：這個月他拿到七百塊錢，還分了紅。簡任秘書哪裏有這裏舒服。」

「不過這個月是旺月。」

「旺月？這月個並不算旺。南洋還可以募到五十幾萬征夷捐，那就……」

「真有這麼多？」

「當然。」

「不見得吧。」

「怎麼不見得，我看見電報的。」

「噫，那分起紅來我們每個人也有……二七十四，六六三十六，也有一千……」

「那你一定要給覓死何到寬公司去做衣裳了。」

「還有個好消息。」

這里沉默了會兒，似乎是那位報告好消息的賣關子。

史兆昌挨着那房門口站着，連呼吸也不叫出一點聲音，聽那房間裏的「好消

息。」

那是這麼回事：

「劉委員他們祇是瞎心我們會裏沒有經常費他們要求全國的人每月都要出征羨款。機關裏的職員在薪水裏面扣，照薪水的多少扣一成或兩成。全國的學生也每人出

幾個錢。都匯到我們這裏來。」

「乖乖，那可…… 噫，我們都會加薪哩。」

「這要政府答應才行哩，肯麼？」

「我們是代表全國國民的民意的，政府當然祇好答允。…… 這樣我們就有了經常收入，要不然，哼，湊得不巧的月份一個銅板也撈不到。一有經常收入就不怕；月月是現成的，老積可以月月替覓死何做衣裳。」

又鬧出笑聲。

「這辦法麼再好不過。我們征募款委員會的職員可以加薪。這是一，二呢假如遇到了旺月，譬如華僑捐了幾十萬百把萬的，再分紅。我們幾位委員倒都是熱心人；光明磊落，財政完全公開。」

「征募款委員會萬歲！」

「要是征募款委員會永遠不取消，我這一輩子決計不再去活動長缺。」

沉默了會兒。

「不錯，老褚，我上次託你的事怎樣？」

「什麼事？」

「啊呀，忘了麼？」

「喔，你要加入全國名流絕食救國會的事，是不是？」

「唔。」

「不行不行不行！劉六先生發過脾氣：『你也要加入，他也要加入，哪裏有這許多名流！這是要有資格的，怎麼可以媽媽胡胡加入——把名字同名流的名字放在一起，配麼！』……還說『我是爲了國家不能不這樣絕食。我已不得不當名流。片兒湯有什麼好吃！你們不是名流偏偏愛絕食！……救國的方法多得很哩，努力征夷募款的工作就好啦。』……這樣我還能開口麼！……」

過會兒他們又談着征夷募款的事。

史兆昌可楞住了。他的念頭老在這征夷募款委員會裏打圈子，怎麼也想不透。

「究竟是邪道還是正道？」

這晚劉六先生留史兆昌吃片兒湯喝酒，史兆昌硬辭了出來。劉昭送着他，還是請他出幾個征夷募款。

「兆昌兄不出點征夷募款，難道看着我們民族滅亡麼？」

「您怎麼知道我有錢？誰告訴你的？」

「我自然曉得。這是我們敵縣民族性。兆昌兄就捐兩千塊罷。」

那個不順嘴起來：

「我得……我得……這個……我沒有什麼……我史兆昌疎財仗義的，我是……可

是我得……我是想想……」

史兆昌肚子要埋怨他父親：準是個老頭兒告訴劉昭的。他爹爹要和劉昭一夥兒對付他麼。

其實史伯襄先生沒那麼一個心眼兒。他不過對史太太詳細細說了兆昌的存款的事。史太太把這些事不平地告訴了劉太太。劉太太安慰了史太太幾句，當天就笑嘻嘻地對她的大少爺說：

「你爲什麼不問史大少爺捐幾個錢呢？」

劉昭是這麼知道的。

俠客不在乎銀子錢，可是要化得上算。『錢來得不容易，』史兆昌常記住他爹這句話。史兆昌的祖父做了一輩子官才買下那些田產，一直到死——不冤枉花一個蚌子。他爹是他祖父的好兒子，老在滴溜這些事：用怎麼一個法子，今年收的八百擔穀到了明年就能收一千六百擔，一塊錢到第二個月變成兩塊。

法子有的是。史伯襄老先生手裏加了許多田。還留着些現錢：這是一位銀行家勸他的，『現在買田靠不住』。真的是！現在他們不能回鄉下去。吃呀穿的全靠這筆現款的利息。

『你們要記住，』史老先生對史兆昌他們說，『我們之所以有今天，全在節省兩個字上。』

史老先生接着談到花錢的方法：

『你要曉得：世界上祇有家產頂要緊。花一筆錢，就想想花得沒有好處；你花一塊錢，那就是放了一塊錢賬——這筆賬收不收得回，利息有多少，這都要仔細細再三再四地想一想。譬如請客……請客……請客不能隨便請；請一回就有一回的用處。……總而言之，要時時刻刻想到這筆利錢。……』

這位老先生就微笑起來，用摺好的手絹抹抹嘴上那五六根鬍子。他有祖傳秘製理財妙法。他自己覺得可以當財政總長。他得把他的法子傳授給兒子們，於是又說到了利錢的妙處。嚇，一點兒不含糊是個專家，這位爸爸。

『一塊錢變成兩塊錢，那添出來一塊就是利錢。天下發財的人都是靠這利錢發財的；譬如那位通州的張狀元，又譬如英國的什麼煤油大王，鋼鐵大王……』

「煤油大王鋼鑽大王是法國的，不是英國的。」

「不是英國的？」老頭不大高興別人打斷他的話。「唔，那沒關係，總而言之是靠那個：利錢。再打個譬喻罷：拜佛求神。噫，這是很大的利錢。你花一塊錢買銀錠子，再花二塊錢買香燭。一共是兩塊錢，是不是。你求菩薩保佑你發財——譬如說，發了一百塊錢財。這就有九十八塊錢是利息。譬如我在吡叻裏拜呂祖做師傅，我是……那是……唔，唔唔，呃？」

當然不用說是有利息的。

「自己吃的穿的呢，總不要用老本，懂不懂？……兆昌你告訴我：不用老本用什麼？」

「用利錢。」

「噯，對啲對啲，」爹爹拍一下桌子，就一把拖過史兆昌來撫摸他。「對啲對啲，用利錢。噯，對啲。用老本是要用窮的。但是用利錢也不能瞎用：利錢還可以生利錢。」

哩，障不懂。」

到史兆昌長得大點兒，史老先生又告訴他「利錢」這兩個字的解釋還很多。

「譬如捐了幾百塊錢去賑災，這幾百塊不是沒有利錢了？而且連本錢都撈不回來。然而本利都有！不過不是錢，是聲名。還有些時候，花錢是有面子。懂不懂。聲名同面子是很要緊的：有了聲名同面子，過起日子來要方便得多。這利錢非常大，譬如我……譬如我……我現在……」

他結里結巴說出這樣的意思：花了錢就有聲名和面子，有了聲名和面子就能在社會上活動。賺大錢的人都是在社會上最活動的。

史兆昌把這祖傳祕方全領會到了：

「花了錢總得有好處，爸爸是這個意思不是？」

「對啦，正是這麼着。怪不得算八字的說你將來要做大英雄哩。做英雄也得花本錢的。」

「做英雄也得花本錢的，」史兆昌就這麼花着錢。可是征夷募款委員算什麼鳥東西，出了錢可撈不回好處。要花錢的地方多着哩：太極真人那兒就是一大筆。

「做俠客就祇這一樁事真整扭，」他想。

幹麼定下那麼一條規矩呀——疎財仗義！

可是他師傅那兒一筆是該花的。

可是他祇給過一百塊錢，其餘的得等這麼一會。他似乎想等他師傅教得有點着了道兒再把錢繳清。

太極真人可發毛了：

「徒弟呀，伯溫三弟昨天到上海來催款子哩。崑崙山上的煉丹臺是……」

「噫！明後天我就拿來。這幾天銀行裏……銀行裏挺……我去那個，我去……去……」

他每天上午都到太極真人那兒去修道兩小時，錢不給可逃不了的。可是那些錢

……在銀行多默一天就多一天利息呀。

太極真人住在三教堂亂增裏，離史兆昌存錢的銀行不遠。他一走過那家銀行門口，不知怎麼的心就得跳起來。

『那三千九百塊錢就揀個日子給他吧，』他跟自己商量。三千九百塊錢！

史兆昌在修道的第九天開了張支票給他師傅。他想請師傅打個收條，可是不好怎麼開口。

太極真人滿不在乎地把支票塞到口袋，就拖史兆昌到一個房間裏去傳授道術。房裏祇有他師徒倆。房門門得緊緊的：不給第三個人聽見，也不給第三人聽見。天天都是這麼着。

那位徒弟在學着什麼？

咱們無從知道。『關防嚴密』。

聽見太極真人把支票放到口袋裏去的還有兩個人：大哥胡根寶，大師兄半塵子。

他們四隻眼睛一直釘着他們師傅到瞧不見。

胡根寶在半廡子耳尖邊說了一句什麼，他倆就坐到那扇關着的房門外面。

這三教堂本來是個廟，供着一位七十年前死的湖南偉人。廟的房子從來沒修過，風就往板壁縫裏竄。半廡子冷得直抖索。

「這個房子真要命，」他嘟囔着。「我們湖南人在上海也有闊人哪。何事不捐幾個錢修下子嘍。」

「哼，你修罷，」胡根寶眼睛射到前面設亂燬的樓上。

「我修？」半廡子笑一下。接着用大拇指指指房門。

胡根寶眼睛沒移動一下。他瞧着那樓上跪拜着的太太們：一拜下去，屁股就顯得更大了。有幾個拜得挺老練。有幾個可姿勢不大對：似乎還有點兒害羞。胡根寶就想：

「這女人一定是有暗病求藥方子。」

那些太太們都對桌子拜着。桌子上面一隻挺大的盤子放着沙土，翻十六和那位燒

火鬚子備拿着了字形的傢伙在沙盤上使勁畫着；望着他備那副正經勁兒胡根實就笑起來。

大師兄半糜子瞧着地板，自言自語地：

『要捐錢的話可以請史老太爺。史伯襄老先生捐幾個。這是功德無練的事情。』

史老太爺一定肯捐。史老太爺同我們……』

『唔唔，唔，』胡根實趕快用鼻孔打斷他。『史老先生是善心人。』

『史老太爺很肯出錢的，連不小氣。史老太爺很……很……』

那個打了個手勢不許他往下說。半糜子馬上就改了口氣：

『是囉，善心人。史老太爺是善心人。……』

他們談到史伯襄老先生！他們跟史伯襄很熟的。怎麼，他們和這老頭打起交道來了麼？

是呀。我可忘了交代了。

太極真人帶着大師兄和胡根寶到史兆昌家裏去過，就認識了史老先生。史老先生現在常到三教堂亂壇裏去；他是純陽老祖的徒弟。有時候還同着他太太和兆武去。他對太極真人怪恭敬的；太極真人是呂祖的師弟，排起來比史伯襄老先生大一輩。

「史老太爺真是好人，」半廬子瞧着胡根寶的眼睛。「三教同道會要能夠捐到十萬塊錢就好了。史老太爺……史老太爺很……我們可以請史老太爺捐一萬……一萬……」

胡根寶腳冷得發疼。他站起來踱着。

天堆着灰黑色的雲，像一口大鐵鍋仆在人們腦頂上。

「會下雪，」胡根寶說。

關着的房門開開了。太極真人走了出來，後面跟着史兆昌——低着腦袋，謹慎地用正派人的步法走着。

大師兄站起來對太極真人拱着手。胡根寶趕快讓一條路給師傅，自己恭恭敬敬站

在旁邊。

史兆昌對師傅磕了四個頭就回家去。他想着今天學的這些，全身都熱起來。

「嚇，這四千塊錢花得不冤枉。……疎財仗義——可真有道理。怪不得劍仙俠客什麼的都得疎財仗義。」

忽然他覺得大哥和大師兄都怪可愛起來。大哥那麼一張尖臉。大師兄那麼一個光腦頭，鈎鼻子鈎嘴。他們夠多可愛！他們都待他挺好。師傅說過他們倆得輔佐他史兆昌去那個。

他心房一陣亂跳，像想到十三妹似的。……

可是這天大哥大師兄已不得他走。他們瞧着史兆昌的背影出了大門，就奔到師傅睡覺的房間裏去。

大師兄嚷着：

「我們就去拿錢吧，我們就去拿錢吧。」

「慢着，伙計！」胡根寶伸出一隻手，彷彿要擋住他。

師傅笑起來：

「操你奶奶，龍燈泡真是見不得錢，一見就……」

「一共四千，」胡根寶右手食指在桌沿上敲着。「怎麼分法，現在我們談一談。」

「劃十六那裏……」師傅用黑色的長指甲挖着眼屎。「劃十六同燒火鬍子總要稍

為分一點。」

「拿那一百塊給他們兩個分就是了。」

大師兄可又嘆了起來：

「是囉是囉，給他們兩個人一百。這裏三千九百塊我們三個人平分，三一三十

一。」

「平分？」胡根寶冷笑。「平分？那姓史的是老子找來的，這筆買賣是老子拉

來的，跟你們平分？」

師傅也說了他的意見：

「電燈泡少分一點。其餘的我跟老胡平分。」

可是胡根寶不贊成。他主張他自己拿二子，其餘的叫師傅和大師兄去分，隨他們怎麼分他不管。

大師兄瞞着眼：可是涼蓬似的眼泡皮太重，眼睛怎麼也張不大。

「我何事要少……少……少……」

太極真人嘆着嗓子叫：

「我一個人頂辛苦，幹麼要少分……」

「這筆買賣是老子拉來的，老子想了許多……」

「我不能少。寧可散場。我跑去對那姓史的拆穿這樁事，叫大家都……」

「拆穿：你拆穿？……小心你的命根子！」

「混你媽的蛋……命根子！……我不能少！……姓史的是我徒弟，他相信我，我

要……我要……」

突然：拍！——胡根寶很響地打了師傅一個嘴巴子。

兩個人扭了起來。

大師兄可着了慌：

「何得了囉，何得了囉！」

他要拆開他們拆不開。他挨了一拳：不知道是誰打來的。他不順嘴地嘟囔些話：他自己寧可少分點兒，可不能散伙。史伯襄那兒還有一筆大買賣哩。

「何得了囉！……不要打架囉！……」

過了十把分鐘他們師徒倆罷下手來，喘着氣。分錢的方法減出了一個結果：大師兄五百，給三教堂那兩個傢伙一百，其餘的讓太極真人和胡根寶對分。大師兄嘆着這太不公平，可是給胡根寶劈了個嘴巴，就默認通過了。

不過太極真人額下有塊青的。胡根寶淌了許多鼻血。

十 奇俠與新道德

救國女俠何曼麗在等着史兆昌再送錢來。他親口對她說過他還得捐幾個錢。可是一連好幾天沒見着史兆昌影子。

「他爲啥勿來？」

照她往日的經驗，她知道史兆昌總得怪起勁地老來找她。並且還得熱心地帶錢來。並且錢的數目小不了。她不是個女的麼；按規矩史兆昌應該來這一手的，這原是她那天說過的那種摩登新道德。

可是一個做俠客的管不着這道德。

「他勿懂格個規矩。」

何小姐歎了口氣，就叫輛黃包車去找他。

「爲啥你勿到我那裏去啦？」

史兆昌楞了好一會。他肚子裏亂七八糟起來，不知道要怎麼才好，他正在打算到太極真人那兒去學功課，這一來可給岔開了。可是他心裏的整扭倒不是爲了這個。這位救國女俠到底是不是邪道他還沒摸清楚，他可又有點想她，她這麼突然一出現在他跟前，他就不知道是應當使性子還是應當快活。

他心跳得氣都透不過來。

那個瞧着他的眼睛：他幹麼那樣楞着，一點也不提那筆錢的事？

她知道她現在得幹些什麼——總而言之一切都照着摩登新道德行事；她就猛地撲了過去。

史兆昌要擺莊子沒來得及擺，可給救國女俠抱住了。他喘得胸脯一高一低的，把嘴張開屏着出氣。女的閉着眼，仰着臉：史兆昌嘴裏的口臭就筆直地串進她鼻孔。她

皺了皺眉要放手，馬上可又想到——

「爲了行道德，我應當忍耐一下啦。」

就這麼忍耐着，她張開一線眼睛偷瞧史兆昌一眼：史兆昌沒一點動靜。這回又得她先動手，她就吧嘴唇釘了上去。

那男的心跳得把她都震動起來，彷彿有誰在近處打着地基似的。她記起一件事：親嘴的人——照規矩總得喘那麼一會氣。她就呼吸得快點短促點，像三伏天的狗。

「我愛你啦，」她用她們歌舞團唱中國我愛你的那種嗓子說。「你爲啥……捨格……你爲什麼不來找我啦？」

「沒工夫哇，」史兆昌偷瞧牆上的岳鄂王一眼，把聲音放得怪低地。

兩個坐到了沙發上。

史兆昌長長地噓了口氣。她大概不是邪道吧，不然的話……

「你那天說了的啦，要捐……要捐……」

「什麼？」那個可有點記不起這回事。

噯唷，他裝做不曉得啦。她趕緊把自己的腦袋貼到他下巴下面。燙了的頭髮戳進他鼻孔，他打了個噴嚏。她頭髮就洒滿着唾沫星子，鼻涕，痰絲。

「看你啦！」

史兆昌一下子覺得她比以前更可愛起來。他右手圈住她的腰，打算說許多話，可是楞了會兒；他不知道照規矩他說些什麼。

「你……你你……我……一塊兒……一塊兒……咱們立頭功……打抱不平……發大財做大英雄……學士通……」

突然窗子外面有個頭驢子笑起來。

「哈哈哈哈哈……大哥房裏有個娘們兒……他們倆……哈哈哈哈哈……大家來看哪……」

史兆昌跳起來跑到窗子跟前：

「幹麼，你！」

「不要臉，你們倆……」窗子外面那史兆武用兩手弄了一回有傷風化的手勢，笑着逃了開去。

「畜生！」——他想起出去叫那孩子知道一點利害，可是那位繼母不容易對付。

「邪道！魔道！沒點兒教養，還說明年當師長！」

「這阿是弟弟？」

「哼。」

救國女俠走來拖住他兩隻手，把嘴靠近他的耳朵：

「勿要生氣，同我一道去白相白相……同我一道去玩玩噯。」

史兆昌對阿小姐笑了一下，咬着嘴唇。手指有點打顫，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

掛鐘敲了一下：三點半。

客廳裏有脚步響，史兆昌馬上抽出兩隻手。

「嚇，三點半。師傅那兒去不了哪。」

「啥格……什麼師傅？」

史兆昌用手抹抹臉，瞟那位岳鄂王一眼，嘴裏鄭重地說：

「太極真人。」

女的對他媚笑一下，用跳「呼拉」舞的姿勢把身子移到沙發邊，拿起她的皮包來。她挺小心地對着一面小圓鏡子搽着粉。

「十三妹可搽粉？」他問自己。

女俠總知道女俠的規矩。

他嘴角閃一下微笑，反背着兩隻手，在房裏踱着。注意自己的姿勢好叫救國女俠瞧着滿意；他拚命駝着背，那雙腳從八字到一字。

「我那個弟弟，」他裝做挺隨便的樣子，叫別人知道這種姿勢是天生成的。「提醒我那弟弟我就得生氣。他是我繼母的兒子。……哼，他們還說他明年得立功哩。……」

「聽着罷！」

「他在唸……他在什麼學堂讀書啦？」

「他？」把嘴角往下一彎。「他讀書？」

房門開了一條縫：一雙紅眼睛在縫外面張望着。房裏的人誰也沒有注意到。

何小姐右手按在粉盒子上，左手擎着小鏡子一會兒遠些一會兒近些。她臉對着鏡子做着許多花樣：仰着，低着，側着。滿屋子流着檀香粉的味兒。

門縫慢慢大了起來：出現了紅眼睛兩隻，大嘴一張。那張嘴在笑，裏面那堆牙牀肉就趕快擠出來掛在外面。

誰也沒瞧見。何小姐在對着鏡子做工夫，史兆昌在偷聽着何小姐。

忽然一個東西向何小姐飛來。接着房門的一聲關了。接着聽見史兆武的脚步跑了開去。

「啊！」何小姐尖叫一聲，手放在臉上。

飛來的東西是沙定魚罐子，裏面還有些湯水——全給潑在何小姐臉上。檀香粉給洗去的地方，就出現了密密的雀斑，彷彿從雲的隙洞裏瞧見了星星。

史兆昌發了脾氣。

「混蛋！」他衝了出去。

「呃呃呃，勿要……勿要……儂勿要……」

他可已經衝出了房門。他咬着牙。

「沒出息的傢伙！混蛋！」

可是沒見着史兆武的影子。

「勿要生氣啦。不要緊的啦。」

史兆昌可還是不高興着，一直到何小姐洗臉的時候才好了點兒。不過他還說着：

「家裏跌不住，咱們出去溜溜。家裏簡直是……」

那個一個勁兒在擦洋胰子。這回我們可瞧見了她本來的臉色：像史兆武那麼一種

爛佛手似的顏色，有幾處發青。皺紋也露了出來，彷彿是乾了橘子皮。嘴唇發黑。大大小小斑點鋪滿一臉。沒有眉毛。

每天她一洗臉，她總得有點不舒服：老了啦，像生病一樣啦，像洗人……像死人一樣啦，一定要搽胭脂打粉畫眉毛來裝門面啦。……她覺得自己是個臨死的人，可是每禮拜還到公司裏去買許多東西來把自己裝得像個青年有力的姑娘。

這算什麼：哄自己麼？

馬上可又在肚子裏用國語對自己解釋：

「這是應當的啦：這就是我們的摩登新文化啦，這是新道德啦。」

現在她又把這句話念經似地念一遍，就趕緊對着鏡子塗起粉來。

史兆昌在嘟囔着罵史兆武：

「噴值的就不是人！禽獸！畜生！混蛋！阿木林！忘八！好白相！兔崽子！……」
這麼着過了一個半鐘頭他們才預備出去。史兆昌聲明他得趕回去喫晚飯的。

「我不能玩得太晚：今天我父親請我師傅喫晚飯。」

「晚上我們可以去跳舞啦，跳舞交關好白相的啦。」

「我不會。」

「我教你啦。」

「呃，不成。我父親請師傅吃飯，我該陪他。」

何小姐就又提到了錢的事：

「你帶點錢去啦：你說要捐錢的啦。」

那個像給她打了一拳，皺起眉毛：

「呃，唔，這可……這可……」

這勁兒不大對……

「新道德！」她想。她無論什麼時候忘不了她那新道德。她假過臉子去。這回不知道是偶然的還是怎麼，史兆昌可在她腮巴上嗅了一下：粉香，此外還有點煞

魚肝油似的味兒。

非捐錢不可了吧。這回，嚶？

『再捐二十……』

『二十！』何小姐鼓着嘴，溜了桌上的鏡子一眼，看過表情對不對。

『我上一次……我是……我現在……』史兆昌一面走出房門。

那個趕緊把鼓着的嘴放平，跟着他出來。男的在拿鑰匙鎖門。女的把右手食指在舌子蘸一下，數一數那幾張鈔票。有一張她兩手拿着對亮的地方照了好一會兒。

史兆昌瞧着她把錢放到皮包裏去又是二十！——一共花了五十。

『不貴，』在肚子裏說。

將來一塊兒去立功，去打抱不平，她那手泥九子總得幫他很多的忙。他前後祇不過花五十隻洋。

救國女俠打着主意：總得叫那姓史的多捐點兒。她坐在黃包車上，兩隻手緊抓住

那隻皮包。她掉轉腦袋，向後面那輛車子瞧一眼：史兆昌沒瞧見，祇咳了一聲。一會兒她又回頭瞧一下，似乎怕史兆昌逃走。

那男人一點也不懂規矩啦。世界上可沒那麼便宜的那個。真是！

車子拉進衙堂裏一停下，女的男的就面對面瞧着。她不動：照規矩是該男的開車錢的。他不動：他已經給了何小姐五十隻洋，不能老叫他出錢呀。

救國女俠媚笑一下：

『我沒有零錢啦。』

『唔？』

『你阿有零錢啦？』

『剛才……剛才……你是……我剛才不是給你過二十塊麼？』

『那是整的啦。我沒有零錢啦。』

『你去換一換罷。』

她可不理這個岔地就打起門來。

史兆昌臉紅得像生牛肉，嗓子裏嘟囔着一些什麼，右手怪費勁地掏出兩個廣東雙毫。

「先生，請你換一個角子，這個角子是鉛版。」

「胡說八道！」他對兩個車夫瞪着眼。我史兆昌——誰也知道是疎財仗義的，許你兩毛錢？」

「這的確是個鉛板。我敲把你聽。……」

「滾！」史兆昌咆哮起來。「好好兒的毛錢幹麼不能用！混蛋！」

他往門裏走。可是兩個車夫不放他走。

「怎麼！」史兆昌擺個莊子，瞪着眼估量那兩個對手。

那兩個傢伙瞧來不難對付。年青的那個胳膊子挺粗，突出的胸脯在一高一低地出氣；最多不過是個少林派。那老的像個暈頭：紅鼻子，駝着背。不過也說不定這老頭

兒有內功……

史兆昌的眼珠子就釘到了那隻紅鼻頭上。

內功——這老頭兒配麼！他拉洋車都來不及，還有工夫練內功？……

忽然門裏闖出許多娘們兒的尖聲：

「曼麗回來哉。」

「老陶在二樓等你。」

「老陶，老陶，曼麗回來了！」

「賣雷，賣雷！」

「老陶等得好苦呀。」

門外的這位俠客皺一皺眉。想回頭瞧一瞧可又不敢；他怕一個不留神吃那兩個車夫一傢伙。

「先生，請換一個角子。」

「滾你媽的！」

許多人擁過來熱鬧：

交手也交不成；史兆昌莊子擺了老半天，腿子可有點發軟。可是一下子不敢放鬆；邪道裏的人可沒準兒，說不定給你一個所謂冷不防。

「啥事體？」有人問。

那年青的車夫和史兆昌同時說了起來。史兆昌的話多一點，別人說完了他還沒說完；他五遍六遍地告訴他們他是什麼人，什麼身分。

「我史兆昌幹麼要詐你這兩毛錢，我史兆昌……」

「這版鉛角子是他的，這傢伙想混我們的……」

劈！——給那年青車子一個嘴巴子。

「操你媽媽！」那個衝過來要拚命，可給別人拉住了，就大聲嚷着些什麼。

一個三十幾歲的女人瞧了史兆昌一眼，忽然打開皮包，拿出一個雙毫給那車夫：

「好了，走罷。」

紅鼻子老頭對那女人作了幾個揖，瞧史兆昌一下，就嘸嘸有聲拉起空車子往外走。年青的那個把鉛板毛錢往地下一擗，很很地說：

「賞了你！」

毛錢滾到路邊水門汀的槽裏——那裏正流着油膩膩的髒水。

人散了開去，史兆昌才放鬆他的莊子。

「嚇嚇，你給我我就要。不要的真是傻瓜。」

史兆昌把毛錢揀了起來，用手指擦去那些油水分裝到衣袋裏。然後跨一步到了門裏，用太極拳「撐手」的姿勢關上門。

「史先生，歡迎！」一個光腿子的娘們扭着屁股尖叫。

史先生可不怎麼理會她們他直往樓上奔。

一推開門，史兆昌可像跳在冰桶裏似的，全身都凝固了。

十一 失戀

救國女俠房裏和往日一樣。沙發。桌子。淡紅色的窗擋。銅牀——被窩摺方塊子斜放着。牆上還那麼掛滿了穿夜行服的女人。爐子裏的煤給燒得畢畢剝剝的。

什麼都和往日一樣。沙發上躺着一個救國女俠。她那隻皮包和繡花手絹躺在桌上，跟一個牛奶杯子跌在一塊。

什麼都和往日一樣，不過——救國女俠大腿上多了一個男子漢罷了。

史兆昌抓着拳，指尖發冷。眼瞪得像金魚，瞧那勁兒彷彿永遠不會閉眼似的。他還喘着氣。

那男子漢跳了起來。他比史兆昌高半個腦袋。眉毛像是濃墨畫的，有力地橫在眼

睛上面，眼睛就給壓得成了兩道線。厚嘴唇往外面翻着，像一隻雞盹。他緊瞧着史兆昌，又瞧瞧救國女俠——似乎問她這是誰。

女的對那男子漢雲雲眼，就把肩膀聳着，笑嘻嘻地對史兆昌說：

『請坐啦。我同你們介紹啦：這是冤死脫陶……』

沉默。

史兆昌身子不動，嘴也不動。他不知道要怎麼說。他從沒對付過這些事。他吸足一肺氣屏住，可是一個不留神給進了出來，很響地一聲——

『嘔叱！』

那兩個嚇了一跳。

樓下那些娘們兒在咕咕刮刮吵着：有幾個在哼着歌，有幾個在埋怨着什麼。

『怎麼讓那屈死上去？』

『他自己上去的末。』

「僕眼睛生在啥地方，眼睛？」

有一個說的可是國語：

「糟糕啦，賣需要給我們吃排頭哉。」

過了會兒。

「那屈死像煞有介事。」

史兆昌在樓上聽懂了幾句。怎麼。別讓那個「屈死」上樓去？

那位什麼死淘的，一個勁兒緊聽着史兆昌。他努力想把雞脆似的嘴唇緊閉住。可是怎麼也閉不起來：老是要往外面翻。眉毛皺着，兩道眉毛就併成了一道。

「請坐。」

史兆昌不坐。

救國女俠用了高音很客氣地說：

「爲啥勿坐啦？」

「我就得走，」史兆昌有點氣喘。

那個男子漢和救國女俠眼對眼瞧了一下。那男子漢透了一口氣，一屁股坐上沙發，順手在桌上拿下那條繡手花絹在額上揩了一把汗。

何小姐對史兆昌點點頭袋：

「那就再會啦。」

「慢着，」史兆昌頓着聲音。「咱們還有事情得商量商量。咱們……咱們……」四隻眼睛釘住史兆昌。史兆昌搔搔頭皮。蹙蹙嘴唇，老半天沒一句話。

別人在等着他。

陡地——那位什麼死陶的站了起來。史兆昌吃了一驚。退一步。哼，這傢伙也許

……

讀者諸君想得到：這位俠客當然在暗地裏擺好了莊子。

小心點兒，嗨！你要一動手——就對你不起！……

可是老半天沒動靜。

「怎麼？……」

那位男子淺祇蹣到了爐子邊，開開爐門瞧了會兒。接着用抹一下嘴，蹣蹣牆上釘着的夜行服女人。接着——聽，仔細！——那傢伙手插到了衣袋裏！——

噤聲！

噤聲！

唔，那傢伙掏出一支煙捲。

「媽的，」史兆昌鼓着腮巴子吹了一口氣。

忽然——

「有話爲啥！……爲啥！……爲什麼勿說啦？」

嚇，史兆昌竟忘了救國女俠還在旁邊。

「唔，唔，呢，是啊，咱們……咱們……」

『說啦。』

『我……我……咱們……我是說，咱們：咱們得算算賬。……』

『算賬？』——救國女俠在致慮這下面要不要加一個『啦』字。

『是啊，算算賬，算算……算算……你欠我五十。』

何小姐那張臉細着靠近了他——還有點腥味兒。

『我怎麼欠你五十啦。那是你捐給摩登愛國歌舞團的啦。什麼算賬不算賬啦。』

『咱們……咱們……』史兆昌偷瞧了那位什麼死陶一眼。『我們出去說一說。』

那位大男子漢瞅着這對男女。

爐子畢畢剝剝響着。

忽然——樓下像喊救命似地叫了起來：

『我愛你的長江，益益！……』

救國女俠那雙火柴似的腿子就一屈一屈地打着拍子，嘴裏唱歌似地：

「有話就在格達……就在此地說好啦。董冬冬，董冬冬，凍冬冬，凍冬冬！……」

史兆昌的胸脯一高一低的。他莫測其妙地搓着手。他不知不覺坐到了一張椅上，他瞧着救國女俠。嚇，可真麻煩：那些武俠小說沒交代過……這些事該怎麼對付。他總得說個明白。他吸足了一肺的氣，拚命鎮定自己，可是說出來的還打着哆嗦：

「咱們……我最恨邪道：你是……你是……咱們完了蛋！……你另外有了……有了……」

就恨恨地瞟了那個男子漢一眼。

「那有啥要緊啦！」

「本來……本來……咱們一塊兒立頭功，可是你……我可受不了。我！我！」

讀者諸君當然知道史兆昌現在的地位。那就是所謂：失戀。據說大戀是痛苦的，因此我們也不必怪這位俠客的哭喪着臉。史兆昌傷心得不輕。他想搆走那個男子漢。他想哀求救國女俠以後別理那個男人，別讓那大漢坐在她大腿上。

他站了起來。

「啊！」何小姐尖叫了一聲。怕別人會打她似地逃到那個大漢身邊，把腦袋擱到那男人的肩上去，可是那個傢伙太高，她就將臉偎到懷裏，一面偷瞧自己的姿勢；看擺得夠不夠好看的。

那位什麼死陶知道自己該怎麼着：他手圍住何小姐的肩，胸脯挺着，眼對着史兆昌，費力地瞪着眼。

史兆昌的右手撐在桌上。

「你……你……」

救國女俠完全知道了史兆昌的意思。她把肩聳了起來，挺着肚子，兩個嘴角往下彎。這麼着過了十來秒鐘，她就用着國語一口氣很快地說：

「你勿要賭想啦你祇捐五十塊錢啦這位冤死脫陶捐了五百塊啦你五十塊啦五十塊有五十塊的代價啦你勿要想吃天鵝肉啦我愛他啦你連這一點道德都不懂啦你是個屈死

啞勿要面孔啦……」

史兆昌可楞住了。他聽懂了一小半，這一小半也就儘夠受了的。他覺得他是站在風雪裏。

「完啦，他媽的！」

怎麼下臺呀？打麼；救國女俠那付好身手……不說別的，祇是泥丸子可就吃不消。那大漢許還是什麼廟裏的邪道和尚。他史兆昌雖然在學劍術，在學金木水土透，可是還沒學好。師傅說過的；沒學成別亂使。

「囑！」他說。

要是這件事出在後天那可不在乎；後天他出師……

就這麼完了麼；那五十塊錢撈不回本兒來。

「太不上算……」他嘟囔着。

「爲啥勿上算啦我在你腿上坐過兩回啦——共是坐過二十七分鐘啦……」過五回……

啦五十塊錢爲啥不合算啦還有啦你還看過我們一回戲啦……」

「聽戲可是我自個兒花的錢，」史兆昌傷心地說，歎了口氣。「還有剛才花的車錢呢？——我的。」

「總而言之你上算了啦，你要曉得此地的行情啦。」

史兆昌說不出話來。他的心臟彷彿給誰緊緊地擠住，肺也給誰壓住。他想跳起來揍幾個人，想把屋子裏這些桌椅打個粉碎。他得狂喊幾聲才能痛快。

可是亂動不得

可是到底捺不住這口氣。

「邪道！邪道！」他嗷嗷叫，「伏魔大帝在上，我得……我得……」

「喂，噲事體！」——聲音挺洪亮的：是那位男子漢。「你不要神氣活現！」那傢伙伸出一個拳頭。「識相點，朋友。你再哇啦哇啦——我就，哼！」

「你你你！」

突然——那大漢向史兆昌身邊跨進一步。

突然——那史兆昌全身的勁兒都軟了下來。

好個史兆昌！——他有辦法。端的甚辦法？——

轉身就跑！

『別着了他們的道兒。嚇嚇，當我不知道麼：你是妖僧，你們全是邪道。好漢不吃眼前虧。白花五十塊算不了什麼；好漢疎財仗義。回頭一塊兒算賬。我史兆昌後天就得……』

一口氣奔下樓，搶出後門。

一陣冷氣。他馬上閉了嘴，拚命打了個寒噤。

十二 活神仙現原形

史公館裏全幢屋子的電燈都亮着。客廳裏坐滿了人。大家在剔牙，在談天。大家臉上有點紅。大家才吃過飯：這一點是作者剛才忘記了交代的。其實吃飯的情形也不用細述，讀者諸君自會想得到：譬如劉六先生當然吃得不多，祇吃了三碗片兒湯，五個荷包蛋，一點兒酒，一點兒菜，他反正預備晚上喝魚生粥。還有呢，太極真人因為史伯襄老先生是呂祖的弟子，他當然也就受用了點人間煙火，一直到現在他下巴上還有油。

重。
劉六先生在小心地談着時局：××庵路一帶堆起沙袋，放着鐵絲網，瞧樣子挺嚴

「一定會打起來。昨晚三友實業社……」

「這說是中國工人打死了××的什麼和尚，史伯襄把摺成長方形的手絹擦擦嘴上的三四根鬍子，瞧瞧這個，又瞧瞧那個。

大師兄半糜子忽插句把嘴，可是老打瞌兒，弄得他怪痛苦，摸摸肚子一句話也說不出。

「工人打死和尚？」史兆昌瞪着眼。今天他臉有點蒼白。

一個打紫紅領結的站起來，搓搓手，用教調口氣對着史兆昌說：

「工人是中國工人。和尚是××和尚。我們征募募款委員會對這樁事……」

「誰是邪道，誰是正道？」

「什麼？」——這可把紫紅領結難住了。

「我說……我說……」史兆昌砥了砥嘴唇。「和尚相信菩薩，可不是正道麼。可是……可是……可是他是鬼子。咱們該幫着誰說話？」

「當然是中國的……」

可是有位穿西裝的大個子拍拍他的肩：

「閩北那所房子怎樣？」

紫紅領結似乎不打算再跟史兆昌往下談；他轉向那個大個子，熱心地搓着手：

「閩北的房子我勸你不要。閩北怕會打仗。而且……我還嫌閩北太靜。閩北真不乾淨；這是閩北人的民族性，閩北的人……」

「民族性？」大個子臉上嚴肅起來。「劉昭兄你把這民族性看得太狹義哩。我從前在廣東，當年先生親口對我說……」

突然一個尖聲狂叫起來：

「媽！……媽！……」

急亂的脚步響。

四小姐闖到了客廳裏。左邊腮巴子發紫，一臉的眼淚鼻涕。

「什麼事，什麼事？」史太太臉上的表情緊張了兩秒鐘，又馬上放鬆。「噢，這些孩子們哪，真是你們就偏偏在這個……」

「哥哥打我。」

「兆武！兆武！噢，你看，這孩子真氣死我：動不動就打人。按說呢，他倒也是好意，兆武這孩子總記得他明年要去打××人，他現在就練習練習。不過怎麼要去打四妹；四妹打怎麼得過你呢，你說是不是，呃劉太太。兆武這孩子打人倒是打得過的，不過……不過……我們老大的力氣可比兆武強。我們老大大天練，天天對牆硬功夫。真笑死我，連牆都打鬆了，打得呀，現在他房裏不能生爐子，爐子一看就連牆上也冒煙。祇好不生爐子。……」

她停了會兒；她在躊躇要不要告訴別人這是省錢的方法——省下了一個爐子的煤錢。

史兆昌覺得心臟上有個臭蟲在咬着似地發癢。他極力不把快活放在臉上，一面瞧

瞧大家的表情。他在肚子裏代替別人擬好了一句話：

「連騎打鬆？嚇，真的好功夫！」

或者——

「兆昌兄這麼好的本領，咱們還怕什麼鬼子！」

可是別人並沒有採用這些話的意思。瞧瞧師傅：師傅在拿手背抹下巴上的油。大師兄苦着臉在打瞞兒。

大哥胡根寶可瞧着史太太。把滿臉都打起皺紋來：他是在笑着：

「您家福氣不小：您家有這兩位好少爺：您家……」

史太太馬上歎了口氣：

「操心是真操心。我是什麼事都要認認真真的。什麼事——大也好，小也好，總要認真，是不是，你說，呃劉……劉……呃胡先生你說是不是。梅蘭芳唱戲唱得好，就是個認真。那次我們在開明聽梅蘭芳，那天戲真不錯唱的是……是……叫什麼呀，

伯襄你記得不記得，伯襄？」

「呃呃。唔？」史伯襄老先生正在對付劉六先生，太太那麼一叫，他摸不着頭腦。

「我問你梅蘭芳那天唱的什麼戲。」

「什麼？」

「那天，」史太太的視線從她丈夫臉上飄開，移過胡根寶的尖下巴，就釘到劉太太那雙三角眼睛上。「那還遇見許多熟人。馬大先生你認識麼，那個馬太太的男人？噫，他在那裏，他是呂祖的徒弟，同伯襄是師兄弟。呂祖最愛的是這兩個徒弟。呂祖說我們家裏……我們這些人有宿……有宿……宿……」

這裏是個術語，她可記不上了。她楞了一會，輕輕摸一下太陽穴：看頭髮有沒有擋住那個紫色疤。接着她右手撐沙發上又打算往下說，可是談話的對手一個也找不到。胡根寶在和史兆昌哼兒哈地叫着「二弟」談着。劉太太在注意劉六先生和史伯襄老先生說的話。

劉六先生拍着胸脯，問史老先生搬不搬房子：要是真的打起仗來可不是玩意兒。

「一打起來——你這裏就糟糕。」

「是啊，」史伯襄老先生愁眉苦臉。

「所以你最好暫時避到我那裏去：我那裏二樓三樓的亭子間都可讓給你。你看？」這裏他瞟了劉太太一眼。劉太太在拚命注意史老先生的表情。史老先生用手絹抹抹鬍子。不大輕鬆地問：

「一定會打？」

「當然，」那個眉毛一揚。「法租界的房子是住滿了：大家都曉得這一帶靠不住，都搬到了法租界。我看你……我說你最好先住到我那裏，再慢慢找房子。」

劉太太站了起來，笑嘻嘻地走到史伯襄跟前：

「這樣最好，這樣最好：先在兩間亭子間裏擠擠再說。好在租錢也不算貴：祇要……祇要……兩個亭子間祇要一百四十兩。」

那個儘抹着鬍子。

劉六先生用勁地釘了劉太太一眼，就用種熟練的手法抓一把玫瑰瓜子磕起來。嘴裏就一陣忙：把瓜子肉理出來嚼着，把瓜子壳吐出去，把舌子用來說話——那聲音就像喝醉了似的那麼含含糊糊。

『征募款委員會要……將來買一塊……唧，唧，在愛多亞路或者靜安寺路買一塊地，買一塊……哺！造一所七層樓……唧，唧，這在計劃……計劃……廓！還要添一些附屬機關，譬如像……哺！……』

史伯襄老先生彷彿怕對方的瓜子壳吐到他臉上，輕輕地皺着眉。趁劉六先生第二次抓瓜子的時候，他就自己問自己似地——

『到底會不會打起來？……』

『那一定！』劉六先生手還沒抓着瓜子，先儘着答一句。手就在瓜子盤上臨空着。『太極真人是未卜先知的，問問這……』停了會兒。『請問太極真人……廓！究

竟戰事會不會……嘯！會不會有這個……」

許多眼珠子先先後後地釘到了太極真人身上。

太極真人笑着；兩顆金牙中間嵌着一條白色的東西。

「X鬼子是……」他油膩膩的手指揉揉眼睛，手指上就黏着一塊濕眼屎。

史兆昌把所有的臉子瞧一轉；誰都在認真等着太極真人的下文。祇有大師兄一會摸摸肚子，一會抹抹光腦頂，挺費勁地在打腦兒。

「嘯！……嘯！……」

等不着太極真人的下文。這位真人祇聳着肩，連兩隻耳朵都給埋沒在肩膀裏。

胡根寶瞧了太極真人一眼，就對史伯襄老先生笑着：

「師傅是……師傅是……您家是明白人；有許多是不便說的，師傅就……這是不
可洩漏的那個。的……」

「這是天機。」

「呃呃，」點點腦袋。

「不過……不過……」史太太大聲插進嘴來，嗓子比往日尖。「不過有宿……有宿……不過對有一些個人是不緊要的，對有宿……有宿……叫做宿什麼的。伯囊，叫做宿什麼？」

「宿根？」

「呃呃呃，宿根。天機是可以對宿根說的，是不是，你說，呃太極……呃師……師……呃師叔？」

師叔點頭：

「有宿根的人自然可以……」

「着啊，我說末！有宿根的人是天生……有宿根的人……腦頂上還有光哩；電燈一關就看得見。腦頂上的光……」

太極真人把肩膀放下去，用力地把腦袋往上伸。可是還瞧不見他的頸子，臉上收

了笑，莊嚴得像菩薩：

「那不然。祇有活神仙——腦頂上才顯紫光。而且還看得出這活神仙前身是什麼，活神仙現原形。……」

忽然角落裏位先生站了起來，擺擺手叫大家別開口，然後打着官話正式提議：請太極真人顯點兒紫光給大家瞧瞧，並且也讓大家知道知道「該」真人……對不起，這位提議人的確說了這個「該」字，因為他當過秘書。他的意思——無非是想看看太極真人的原形。

大家拍手板。大家都把眼睛釘到了太極真人那張黃臉上。太極真人那張黃臉發了點紅，不順嘴地說：

「我……我……今天我吃了酒，我……這要凝神才看得出……」

可是史伯襄老先生作揖求他。劉昭也把紫紅領結扯正一下，對太極真人鞠了一個躬：

「無論如何要請……」

誰都誠懇着臉子。誰都熱烈地等着活神仙現原形。

活神仙笑得腮巴子吃力：

「這個……這個……不過要小孩才看得見。大人是……」

「兆武！兆武！」史太太用力得腦袋都搖起來，接着馬上把搖到後面去的頭髮掠

過來擋着太陽穴。

糟：太極真人一下子可忘了他家有個小孩子。可是他記得他家兆武是十六歲：不

是要當師長麼。他放心地說：

「不過十六歲的人是看不見……」

「我們兆武剛好十五歲。」

「不過……不過……」

「十五歲要是嫌大，我們還有小的。」

史伯裏老先生就把眼睛移來移去找四小姐——她剛才哭進客廳裏來的。

四小姐可攀在一個茶几旁邊吃盤子裏的酥糖：酥糖粉和着眼淚鼻涕在臉上糊成一片。

太極真人歎了一口氣。

房門口出現了史兆武那張爛爛像手似的臉，嘴張着——讓牙牀肉突出在外面。

「嘻嘻！」

「坐着！看太極真人現原形，」輕輕地說。

屋子裏空氣嚴肅着。

大家靜靜地坐着，出氣也不叫放一點聲音。四小姐靠在她媽媽跟前。劉六先生把手裏的瓜子放到桌上。半屋子用手掩住嘴。史兆武不敢笑，祇瞪住一雙金魚似的眼睛釘着太極真人。史兆昌顫着腳尖去關了燈。

「試試看，」太極真人頷聲說。「不過今天吃了酒，恐怕沒有……恐怕比不上平

素那麼……恐怕要差一點……練好壞歹，請各位……」

黑暗。沉默。

鐘擺響。外面的汽車叫。半塵子的打腦兒祇響到了咽喉裏，很尖的一聲——
「咕！」

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

史伯襄老先生小聲兒問史兆武：

「你看見什麼沒有？」

那十五歲的孩子嘎聲叫：

「看見！」

誰都吃了一驚。

「看見什麼？」

「一個大忘八！」

「叱！」

「我不冤你。我要是扯謊——我就是狗入的。」

「我也瞧見一個大忘八，」四小姐拍手噀。

沉默。

史太太輕輕地：

「兆武你看見紫光的吧？」

「我瞧見他腦袋上有一根狗鳥。」

「別瞎說。」

「我要是瞎說——我就是麵糕操。」

「我也瞧見一個……聽見一個……一個……」四小姐跟着嚷，可是忘了她哥哥剛

才說的是什麼了。

沉默。

「我聽見一個二百五。你呢？」——史兆武當然是問四小姐。

「我也聽見一個二百五。」

「我聽見一個豬欄廩三阿土生屈洗阿木林。」

「我聽見……我聽見……」

「哈哈，你學不上啦。我聽見……」

「究然——房間裏亮得刺眼。」

史伯襄老先生的右手慢慢離開電燈開關，筒到袖子裏去。

太極真人臉發青。

史兆昌臉發紅，咬着嘴唇，對史兆武瞪着眼。史兆武可還在跟四小姐說着：說呀說的突然衝過去劈了四小姐一下嘴巴子，接着把揪住她的頭轉往外拖。

四小姐尖叫着哭。史兆武罵。史太太嚷着追出去。劉太太幫着哄四小姐。一個老媽子從劉太太手裏抱去了四小姐——哭聲跟着遠去的步聲小下去：砰的一聲門響，就

截斷了這嘈雜。

劉太太透了一口氣，瞧客廳裏一眼。她想問史太太搬不搬房子，可張着嘴沒說出來。她不回進客廳去。楞了那麼兩三秒鐘，她往樓上走。

「太極真人也是呂祖的徒弟麼？」她不相干地問，

史太太抹一下頭髮，回答了像下面的話：

「他同呂祖是平輩，伯襄呢是呂祖的徒弟，常常去磕頭。磕了頭就沒事了，就回家辦別的事，他辦起事來總是非常非常仔細的。從前他在衙門看公事也是太仔細，弄得呀，哼，一天到晚忙不過來。我也就祇好幫着看公事。劉太太你給我想想——我忙到什麼樣子：我簡直忙得要命。別忙！讓我開燈，不然你會絆交。劉太太你小心一點兒。凡事總得小心，當然我看公事也不含糊。我還得管家裏的事，你想想罷。伯襄就說：『你忙不過來；我討個姨太太！幫幫你好不好。』真氣死我他要討姨太太？什麼事嫌我不好——他要討姨太太？我倒要問問他：『你這老不死的，我哪一棒對你不起：

我給你養下兒子，八字並沒生壞。我給你管了家：我吃了許多辛苦。你要說是嫌我不漂亮罷，我倒要問：我哪椿生醜了：我眼睛生得不好麼？鼻子不好麼？皮膚太粗麼？手生得不好麼，嘴不好麼，身段不好麼，……我沒有對不起你呀，」你說是不是呢？劉太太，你說？我說呢這一定是我家老大搗的鬼：我們這位大老爺不是好惹的。哼，這種人還要去當俠客，去打××鬼子哩！他又不當師長：沒有兵，怎麼打外國人，是不是，你說，呃劉太太。他還惹上一個女的，兆武說他們……」

下略。因為史太太說到這裏的時候，跟劉太太進了洗澡間，把門關上了。

十三 十三妹

時局似乎一天一天緊張起來。

劉六先生和劉太太差不離天天到史家勸他們搬到法租界去。史太太嫌別人的亭子間太貴，祇想另外找一所房子，可是怎麼也找不着。

乾瞧着隣居們載着一車車的行李包裹，走着北四川路往南去，史伯襄老先生可發了毛。

「房子找不到怎麼辦呢？」

要是打起仗來可不是玩意兒：這屋子靠××的司令部太近了。

「暫且到劉家去住幾天罷。」

可是史兆昌不去。

『你們去罷。我不去。』

史兆昌已經在昨天出了師；學會了吐劍，學會了奇門遁甲，他可要……

『危險哪，』他父親說，嗓音並不怎麼嚴重。

史兆昌把嘴角往下彎一下，接着用八字脚往前跨一步，右手伸出個大拇指：

『英雄好漢就得在這會兒立功。要是打起來的話——那可更好。要是待幾天還不打，我還得上關外去。』

『關外？』

『唔！』用鼻孔很響地應了一聲。

史太太就輕輕地噓了一口氣：

『一定不去，那有什麼辦法呢，唉。那邊屋實在也太小……』

於是她檢起行李來：粉，胭脂，玫瑰瓜子，皮鞋，西藥蜜，這些就裝滿了三個網

籃。可是一付麻將牌放不下，就塞在史老先生的衣箱裏，一面叫史老先生少帶一件絲棉襖，不然的話這盒麻將牌就放不下去。家具當然不動；等找着房子再搬。不錯，還有一件事。

「唔，這裏總得留下一個人看家呀。」

史兆昌指定要小王；小王是他收服的。

「我要小王留在這兒。」

「不過……不過……」史太太怕劉家的廚師傅祇會做片兒湯；這他們可吃不慣。

「算了罷，」史老先生說。「就留小王在這裏罷。」

兆昌認爲什麼都說定了，他就辦他的事去。

「得趕快辦好，」他走出門。

他心跳得厲害；他把握不定這次運氣怎麼樣。可是總得趕快：要是跟鬼子一打仗來可沒工夫幹這件事。

手筒在袖子裏，眼瞧着自己的一雙八字腳。他吐了口氣，要是今天明天沒辦好

『凡事總得有個緣份。師傅說的……』

唔，師傅說的他有緣。

他嘴角上閃一下微笑，心更跳得響起來。

『嚇，今兒華找得着。上海這麼大個地方就沒一個十三妹麼？』

唔，原來他是要去找十三妹！

對啦，找十三妹。大哥說南市有挺多那麼的人，大哥今兒陪他去找，不過他得花點錢。現在那位有緣的十三妹正在那兒等着他。

趕快呀，媽的。喊洋車兒去罷。

『洋……』可是他記起上海是喊『王八車』的。『王……』

忽然他又想起一樁什麼事，回轉身來衝進他的家門，一口氣奔到自己房裏，

房裏像外面那麼冷。窗子的扣絆一直沒修，窗葉在風裏搖着。爐子已經有一個星期沒生火，可是熱爐子的鐵皮上還留着一大堆煤灰。牆上的岳鄂王像有點怕冷，肚子也不那麼挺了。

史兆昌跳似地衝到牀邊，一手掀開褥子，拿出個絨錦盒子來。

「媽的！」史兆昌拿出盒子裏的泥丸子。

他對窗子舉着手想摔。可是對面廳臺上有個娘們兒在晾褲子，他就把手放下來。他現在的功夫不淺，別一摔就傷害了她。

四面瞧一瞧，他把泥丸子扔到了痰盂裏。

這麼着他跟救國女俠何曼麗小姐就沒有一點關係了。

「邪道！」咬着牙說。可是歎了一口氣。

早就覺得她是邪道，到最近才那個：才確斷。丟了這麼個娘們兒算不了什麼：他總不能跟個邪道裏的傢伙去一塊立功，對不對。

「男的女的亂來一氣，膽膽這邪勁着兒！」

他一直想這回事。他跟他大哥一塊走着的時候也還在滴溜着：大哥一跟他說什麼，他就——

「呃？唔？」

這回事也許是太極真人化一個人來試他徒弟的心的。也許救國女俠是個什麼妖道的化身——來害他史兆昌的，

可是他一想到那位女俠，他心就一陣酸。怎麼，他愛她麼？那他不承認。也許是他覺得白花了五十塊錢可惜。還有呢，他老記得她坐在他腿上的那個勁兒，他倆嘴唇對嘴唇的那個勁兒：叫他夢醒之後似地去回味。

輕輕地嘔了一口氣；他不叫大哥聽見，不然大哥得當他是惦念着那邪道女人。

坐在他大腿上……

可是有過男子漢坐在她的大腿上！

「哼！」史兆昌腮巴上的咀嚼筋突了起來。「邪道！」

他步子走得快了些。

「二弟，慢慢走，」胡根寶趕着。「時候還早。」

史兆昌抱歉似地笑了一笑，恢復了原來的步子。

「我是……我是……我怕遲了就找不着。」

這回可得找個真的女俠，真的十三妹——要一點不含糊是正道的。

「正道，正道，正道，」他肚子裏念着。「別像救國女俠那麼着！」男的女的亂

來一氣的。別像她那麼……」

突然又來一種念頭——楔子似的戳得他的心臟發疼。他彷彿發了熱病，嚼唇顫着。他怕他肚子裏的話給進了出來，他就偷瞧了胡根寶一眼。

「我自個兒難道是邪道麼，噯！」

男的女的亂來一氣是邪道，他史兆昌要找十三妹，可不也是……？並不是什麼亂

來，可是男的女的中間一點防範也沒了。

叫他難受的是這個。

「大哥，他喘着氣，『您說……您說……您說……』」

他結里結巴說上老半天，才問出那句話：他這麼一個男的去找個十三妹打打交道，可是不是正派。

「二弟你放心：要是不正派的事，我做哥子的還陪你去麼？」

史兆昌笑一下，透了口氣。他恨不得把這位大哥摟抱起來。

現在世界到底不比從前：那什麼因緣裏就有那麼回事。從前的十三妹也跟安公子打交道哩。並且這也是天意：師傅說的他跟一位女俠有緣份。他跟女俠一塊立功，大哥和大師兄都輔助他。他還得收服何曼麗和那什麼死陶的那些個邪道：他花的錢得撈回本兒來。不過這件事得等他征服了鬼子再幹，他先到……

忽然大哥扯扯他的胳膊：

「二弟，到了。這裏！」

一塊空坪上圍着些人。中間一個黃臉漢子打着赤膊乾坐着：

「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嗷察！嗷察！……」

圍住的人扔銅子，掉在泥地裏發出一種軟棉棉的聲音。

史兆昌不扔：他得先瞧瞧十三妹，不然白化了銅子不算。

他擠到人堆裏：一股什麼難聞的味兒直往他鼻孔裏衝。這批人全像些車夫搬運夫。可是史兆昌忍着，因為大哥正在推他：

「哪，二弟，你看。」

一個姑娘！大概十五六歲。臉子黃得發光，像鹹魚那麼瘦。一件厚棉襖破了幾個洞，灰清色的棉花就擠了出來。一根黑腰帶緊緊地綁着。那全身瞧來就像個魚鱗。棉褲：下面繫着腳帶。

這位姑娘把辮子啣到口裏，懶懶地瞧着那黃臉漢子。

『……練個倒把鼎！……』那男子叫。『人有失手，馬有溜蹄：練好練歹，各位老大闊海涵。……』

那姑娘吐口唾沫在手心裏，就把手撐着地，兩條腿子臨空倒豎起來。脚是粽子似的小脚。

嚇，真是十三妹！

忽然把右手臨空伸了出來，上身就往左邊偏，腿子斜到了右面。

黃臉漢又喊：

『着，左右開弓！』

那姑娘又把左手臨空起來。

史兆昌想到了他該怎麼辦，他就大喝一聲：

『好！』

黃臉漢瞪了他一眼。

十三妹喘着氣站定，把啣着辮子放鬆，拿袖子揩揩汗。

『怎麼？……』史兆昌挺仔細地瞧着她。『大哥，就這麼一個十三妹麼？』

大哥的胸脯往後面一仰，把尖臉對着史兆昌：『這裏楞了會兒。就滿臉皺起來笑着：』

『不中意？上海祇有這一個；祇此一家，別無分店。二弟你是：你是……師傅說你同她有緣。』

不知怎麼史兆昌心一跳，臉紅了起來。

『得了罷，』他唧噥着。這十三妹不壞，祇是髒了點兒；要是脫光了洗那麼一洗……總得洗一洗，寧可傷點元氣。而且這十三妹準比教訓女俠便宜得多。

他全身發熱，他緊瞧着十三妹，一直到他們散場。

那黃臉漢撿起地上的棉襖，穿上那精光的上身——沒襯着小褂子。接着就和打鑼鼓的夥計唧噥些什麼，一面收拾東西。

兆史昌瞧着十三妹。

十三妹解下腰帶，灑了一把黃膩膩的鼻涕到泥地裏，搓了搓手板。

兆史昌側過頭來瞧大哥一眼，大哥衝着他撮撮嘴。於是他挺小心地跨着正派步子，慢慢向十三妹走去。他呼吸急促起來。他深深吸口氣，對十三妹拱拱手，舌子像抽煙似地動起來：

『我……我……我兆史昌是……您那麼好功夫……我給……我給兩毛錢……』

十三妹一下子變成了石頭似的，動也不動地瞧着他。

他掏衣袋。袋裏有五個『廣東雙毫』，不知道那是那鉛版的。可得趕快伸出手來。噫，管他媽的，隨便掏兩毛罷。

『哪，這就是，』他向十三妹靠近點兒，那黃臉漢子在回過頭來使是盯着他他也沒知道。『我……我得跟你一塊兒去打××鬼子，咱們一塊兒……咱們還還剿匪，咱們……咱們……世界上有不知上下的人，不信神道的……不那個的……咱們都得收服

他們。……咱們還收服救國女俠……邪道……」

女的張大了眼睛，瞧瞧他的手，又瞧瞧他的臉。她不接那兩毛錢。男的右手臨空着，指尖哆嗦着。

嚇，她嫌少。他就毅然決然地又把右手伸進袋進去。

「再添你兩毛錢。……咱們是有緣的。……」

可是十三妹退了兩步，把臉轉過去對着黃臉漢子。

突然「擊鑼！」——那黃臉漢把鑼往鼓上摔一，往史兆昌跟前走了過來。

「調戲俺閨女！」瞪着眼說，對自己手心裏吐了唾沫。

史兆昌全身一震，就很客氣地呵一呵腰。眼對着對方，趁空兒還噙了十三妹一

「我我……太極真人是我師傅，是我……我兆史昌……我能飛劍，還能土遁——

金木水火土……」

那個的嘴裏可噴着唾沫星子：

「俺不知道(註)俺閩女……你……奶奶誰！」

拍！——史兆昌給劈了個嘴巴子

註：手長先生，這三字並沒寫錯，請勿排作「不知道」。

「怎麼，你你！」史兆昌沒來及擺莊子，斜跌了一步。

陡地胸脯上也吃了一拳：咚！——很有點少林味兒。

史兆昌退了兩步，估量一下對手。回轉腦袋來找大哥——大哥可不知跑到哪兒去了。

黃臉漢子抓着拳站了會兒，橫了史兆昌一眼，才搖擺着步子走開去。

「走！」他們挑起擔子。

史兆昌右手在口袋了的一聲放下那兩個廣東雙毫。他瞧着黃臉漢他們挑着担子的背影，就打定主意要跟他们來一下手：比比把勢。剎的一下——他兩腿擺下了莊子：這麼着擺了三分鐘，四分鐘，五分鐘。可沒半點兒動靜。

怎麼啦？

別人走遠了。

「你來！」史兆昌叫。

可是別人沒聽見。

他莊子還擺了會兒，兩腿酸得直哆嗦，他才漸漸站直。接着把右手搭在眼上四面聽一聽，他歎口氣移動起步子來。胸脯上有點疼，左邊腮巴子像有鬚斗燙着似地發熱。

「這是誰的錯？」又歎了口氣，心跳得差點沒蹦出嘴裏來。

十三妹在男女的防範上，可比史兆昌還正道：他把這些事釘在腦裏想着。他分析自己——看有沒有沾上點救國女俠那些邪道勁兒。一路上他像在做夢似的。

「這景的不是，」他對着箇子跪下來「關聖帝君聽着：我史兆昌……」
上了牀睡不着覺，打算明天往十三妹那兒去謝罪。

「我沾上點新派頭——那是邪道。我像……」肚子裏說着。可是怕誰聽見似地四面瞧瞧。

放心：一家人早搬到了劉六先生家。這全幢樓房祇有他跟小王倆。四面都靜靜的。

明天找着了十三妹，大哥和大師兄就佐輔他兩日子去立功。花幾毛錢是算不了回事。他得帶着劍往……

突然——

拍！拍拍！拍拍拍拍拍！……

槍聲！

「怎麼，這是！」

十四 飛劍殺敵

小王奔到了史兆昌房裏。

「大少爺，完了蛋啦！……壞啦！……」
房裏還沒關燈。

史兆昌掀開被窩坐起來，把絲棉襖披上身。牙齒老是不聽話地抖索，響得像電鈴。嘴唇發了白。害怕麼？——誰害怕！冷得慌，祇是。

「別忙，」史兆昌聲音打顫。

外面槍聲響得更密。聽來大概就在近處鬧騰；拍拍拍的聲音彷彿是甯子外面發出來的，震得他心臟都發起疼來。

突然——電燈滅了。

小王用着假嗓子嚷着：

「大少爺，大少爺，咱們快走！……」

「走什麼！」史兆昌下了牀，兩條腿打戰得站不住。「小王，咱們得立功。……你給我去買一件夜行服。……」

「什麼！？」

他咬緊着，鎮靜地說：

「夜，行，服。俠客穿的。」

「往哪兒買呀我的少爺！……別……別……」

「怎麼啦，你！」史兆昌對小王咬着牙，彷彿要把他吃下去似的。「我史大少爺不是收服你了麼？你不是棄邪歸正了麼！……別忙，咱他得打××鬼子。……我大哥跟大師兄馬上就得來輔佐我：待會兒罷，他們就得來，就得……就得……」

那個可沒管這一套——那天生的下流坯！

「您別……您別……大少爺咱們下樓騎地板罷，別儘是……儘是……」

小王轉身就跑。

窗子外面的天上塗着紅煙：一會兒黯些，一會兒亮些。

槍聲密得響成一片，分不出一聲聲的拍拍拍：就彷彿有雷似的幾個嗓子在叫着「

啊——！」老沒有完。

隱隱地有人在叫着些什麼。

「小王！小王！」史兆昌退出房門。黯黯的火光裏就掠過一個模糊的影子。

小王躺在客廳的地板上。

子彈不斷地叫着：叱！叱！叱！彷彿就在客廳裏飛。稍為遠點的，就像什麼鳥叫

似地——「嘻嘻——」……

「少爺您快躺下，您快……」

「小王，快給我買夜行服，我得……」

「我不去我不去！槍子兒……我怕吃黑棗子。……您自個兒……您自個兒……」

「你伺候我的。我叫你就得怎麼……」

「我不去我不去。我寧可……我寧可……」

忽然……天上嗚嗚地叫：這聲音一陣逼緊一陣，逼得別人腦袋發脹。

飛機，這是！

事情越來越蹩扭：媽的，夜行服得趕快辦！——

「小王！……小王小王……」

「我不去我不去！……拿了這幾個工錢，叫我拚命我可不幹，我……我……」

不知怎麼小王哭了起來，噉！

轟
!!!

豁郎！——窗上的玻璃粉碎了。

屋子給震了一跳。客廳裏陳設着的花瓶什麼的全滾到了地下。別人送給史伯襄老先生做壽禮的銀盾——也一個筋斗翻了下來，玻璃盒面碎成幾百千小塊子。

小王瘋了似地尖叫一聲，滾到一張沙發下面。他喘着氣，哭着嚷着：

「這回可沒命啦，可……可……媽呀！……」

電燈突然熄了。

史兆昌腿子一軟，坐到了地板上。

一片火光的天空裏，有股黑煙往上直沖。槍聲裏面夾着嘩啦嘩啦的聲音，滾着潮水似的。

飛機愈叫愈起勁，彷彿就在這屋子裏飛着，地板給震得哆嗦着。

「啊！」小王又尖叫了一聲，從沙發下一衝出來，就往外面跑。

史兆昌跳起來拖住他。

「小王你不能去！……買夜行服……飛大哥他們就得來……咱們立功……」

「我不幹，我……」

「小王你不是歸順我了麼。你得跟着我。我給過你兩毛錢的，兩毛……不是歸順，你……」

「我我我……」

「小王你別走，你……我大少爺再給你兩毛……」

可是小王把身子一扭，逃了出去。

飛機聲響遠了開去。接着又是一聲——「轟！」

「預備法寶！」史兆昌衝進自己房裏。

預備法寶，等大哥和大師兄一來，就一塊去打鬼子。祇是十三妹沒工夫找她。

他從抽屜裏拿出一個紙盒子，裏面有二三十顆金丹。這是他師傅給的：

「徒弟，這金丹是我太極真人跟九天玄女娘娘煉的。徒弟你一吃，他媽媽的就不怕水火槍刀。要是有人斷了氣，這金丹能起死回生。」

就這麼回事。

於是史兆昌把一顆金丹塞在嘴裏；梗的，甜的，還有股香蕉味兒。

槍聲稀了些，夾着人嗓子的叫喊。一會兒忽然有敲木魚似的聲音把鬚子都震得跳

起來：夏夏夏夏夏夏夏夏……

近處遠處都是——叱，叱，叱……

史兆昌咬緊着牙，一點不怕。他祇打了個寒噤，肩膀抽動一下，就慢慢找着他那把師傅給他的劍：很小，扳出劍鋒來也不過半尺來長。他還擦根火柴看看有沒有拿錯。

火柴一亮，我們就瞧得見劍上有一行字：

G. H. PENKNIFE CO. SHANGHAI

劍柄上還繞着一道紅線。

「唔，沒錯兒，」史兆昌把牠連那盒金丹放在袋裏。

怎麼辦呢：他得等大哥和大師兄來。他四面驢一下，又打了個寒噤。要是他一個人去立功，那可對不起他倆，也對不起師傅。

還少了一件夜行服：原有的一件已經細破了不能用。穿着破衣裳那才失身份哩。還少了一個十三妹。

他頓着抽了一口氣。也許太極真人會心血來潮，掐指一算，得叫大哥和大師兄送個十三妹來，還帶一件夜行服。他得跟十三妹手挽着手……

叱！

嘩啦！

史兆昌驚得差點沒摔倒。他顧不了正派人的步子，祇趕緊搶出房門。他彷彿怕有人闖進來，一個勁兒挨在客廳的門後面。可是過了五六分鐘他就記起吞過金丹。

「嚇嚇，不怕你！」——用着正派人的步子躡出來。

忽然一個人衝進來，和史兆昌撞了一下。

『誰！』

『我，』——小王。

『怎麼……？』

『跑不出去，』小王伏在沙發上抖索着，震得彈鐵楞楞地響。

轟——嘩啦——…

屋子像要倒下來似地搖着。

『怕什麼！』史兆昌咬着牙喘着氣。『待我一去，那些個砲彈炸彈全沒用。我得

我得……』

可是他老不出去；他得等大哥和師兄帶十三妹來。

可是別人老沒來。

他眼珠子發乾，上眼皮像錘子似地儘往下面掉——使上怎麼厲害的功夫也撐牠不

起。幾天來晚上他都沒好睡；那天劉昭要他捐錢他就耽心了一整晚。跟救國女俠翻臉

的那天他俱了一整晚。得罪了十三妹之後又想了一整晚。現在他可就……

一屁股倒到了沙發上。

小王嚇得跳起來，可是過了五六秒鐘又安靜地伏下去。

外面鎗聲密了會兒又稀下去，不久又聽見夏夏地叫，混着 叱，叱，叱。

兆昌閉着眼。他覺得他身子飄了起來。他似乎聽見鎗口射出來的子彈在街道裏亂飛。忽然他眼面前一塊黑東西一掠：嚇。原來一個人拚命地在逃。他想叫他別怕，可是叫不出聲音來。

那逃着的黑輪廓漸漸發了亮，變成了五顏六色的身軀。臉子也顯了起來：噯，救國女俠！

「讓她吃點兒苦罷。」

「大英雄快來救我啦！」——她哭喪着臉。

「你是邪道，你你……我還有五十塊錢在你……」

『我已經棄邪歸正啦，』女俠舉着手給他瞧：手裏提個腦袋——那什麼死陶的。

『你……你你……』

忽然救國女俠坐到了他大腿上，把臉子偎着他：他聞到了檀香粉混着鱈魚肝油的味兒。他旁邊坐着大哥和大師兄。

『二弟，師傅來了，』大哥規規矩矩站了起來。

師傅坐在雲端裏，用手指揉着他那雙紅眼睛：

『徒弟，快去立大功，許多人等你去殺鬼子。』

『徒弟馬上就去，』他一跳往外面跑。

可是他前面隨着一個人擋住了他：劉六先生，劉太太，劉昭，史兆武，史太太。

『史兆昌兄，』劉昭磕着頭，『你千萬救救百姓，你看有這許多人等你去……救

救我們罷，我們決計不要你捐錢。……』

對呀，他們後面還跪着幾十萬幾百萬人。

「好，我就去。……小王，拿我的夜行服來！」

史伯襄老先生可突然現到了眼前，用手摸着史兆昌的腦頂：

「到今天我才知道你有這麼大能耐。你一出馬……天下歹人才除得淨，天下才能太平。兆武是沒出息的。你能立功，賺大錢，我養你那麼多錢……這利息可大哩。」

「爸爸，你到今兒才明白……」

爸爸並不是爸爸；是十三妹。

忽然救國女俠伏在他肩膀上抽咽起來，告訴他她愛他，不用他再花一個子兒。他沒言語，祇在她腮巴上閉了一下，就跑了出去。

火線上！

「我史兆昌來了！」

鎗亂響着，可是子彈一射到他身上就轉了灣。

「看劍！」他把手裏的劍飛了出去。

鬼子兵像一塊牆塌下來似地躺到了地下。

他的劍到處飛着，一顆顆的腦袋在路上滾。他得殺盡那些歹人；不信神道的，不知上下的，男男女女亂來一氣的。還有是那在戲院門口募捐的兩個傢伙。還有是那不要鉛版毛錢的車夫。

不知怎麼一來他殺到了鬼子的國度裏。他們的大皇帝都是花臉，腦頂上插野雞毛。他們跪史兆昌跟前。

「大俠客饒了我，大俠客……」

「你服我史兆昌麼？」

「小人是……」

忽然四面有成千累萬的人叫了起來：

「史兆昌萬歲！……史兆昌萬歲！……」

史兆昌可有點不高興；幹麼稱呼也不加一個，就直喊他名字。

外面爆竹擲了起來。

一顆顆的爆竹飛到他耳朵邊，他一跳——

「噯！」

他還是在客廳裏沙發上。

天亮了。窗子外射進一抹青灰色的光。

大哥和大師兄還沒有來。十三妹也沒來。這兒就祇他跟小王倆。小王仰天睡在地板上，膩膩的吐涎打腮角流到嘴巴子那裏，鼻孔哼着。

四面靜靜的，祇是偶然有一聲兩聲鎗響。

「還不來呀，」史兆呂嘟囔着，打了個呵欠。

祇要他們一來，他就得照舊裏面的行事。

他腿子發麻，站起來幾乎踉了一交。

「往外面瞧瞧罷。」

門一開，一陣冷。他打了個寒噤。

胡同裏像沒人的世界，祇遠遠的聽見有些背包袱的在奔着。他埋怨大哥和大師兄幹麼還不來，不然的話——那些個逃難的早得了救。可是這一晚上冤枉了多少性命！

這是天數，嘖！

可是——

「到明兒還不來的話，我可得……」

那他可得一個人去立功。

可是腮子老沒勁兒，牙齒也儘打戰，震得腮巴子沒命地顫動着。心跳得一會兒快一會兒慢。他拚命鎮靜自己，可是沒一點用。忽然他想到這勁兒也許就是所謂「心血來潮」。

「老這麼心血來潮，媽的！」

也許大哥和大師兄就得來。也許是十三妹有難。

他歎了口氣。這「心血來潮」可有點難受哩。

「去救十三妹罷，」他喃喃地說。

腿子一頓，他趕快靠着牆。手扶到額上——滾燙的。

「餓啦。叫小王打碗片兒湯……」

還靠着牆不走，他希望小王也能那麼心血來潮一下知道大少爺肚子空着，給打好了片兒湯等着。

小王倒真是心血來潮：小王跑了出來。

「大少爺，趕這時候……快，大少爺，咱們快走！」

「我不走：我得打鬼子，我得救……」

「那……那……那……鬼子打來怎麼辦，咱們……」

「我不走，」大少爺聲音發顫。

「您不走……我可得……我可得……」

『你也不能走！』

『您……您……』小王哭喪着臉。『我的命……』

『你走嘍，誰給我打片兒湯……別怕，有我。我……』

可是那個不理這個岔，拔腿就跑。

『小王！小王！』史兆昌把假嗓子都叫了出來。『媽的，媽的！』

忽然天地都打起旋來。史兆昌閉着眼定一會神，慢慢走回家去。

『大哥大師兄還不來。十三妹還不來。夜行服也沒有。』

史兆昌坐上沙發，可是屁股一溜，頓到了地板上。眼前滾着一道道黑色的花紋，像剃頭店門口的三色柱子。接着就有流星似的一顆顆東西，興高采烈地在打旋。

他嚼着一粒金丹：甜的，軟的有香蕉味兒。可是他舌尖上感到有點苦澀。

『我怎麼辦，我！我得……我得……』

不知道怎麼一來——忽然什麼也想不起來。流星和花紋逗得他腦袋發脹，身子彷彿

佛在半空裏飄着。他在雲端裏，他腳踏在五顏六色的水蒸氣上。他聽見……

『轍，師傅！』

師傅左邊站着十三妹和救國女俠，右邊緊緊挨着大哥和大師兄。

『怎麼！』史兆昌帶着九成鼻音。『男左女右，怎樣這兩個娘兒倒站在左邊？』
救國女俠飛到了他大腿上：

『這是新道德啦。』

一陣流星一飛，什麼人也沒瞧見了。

十三妹可在他身邊。她舉着倒把鼎——兩手撐在地下，兩個粽子似的腳對着天花板。她瞧着他，他就流水似地告訴她——他自己的故事。他說得怪費勁，彷彿嗓子裏有塊鐵硬着不叫他發出聲音來。十三妹一直沒言語，她還是那麼個倒把鼎的姿勢，一動也不動，專心聽着他的。

這故事可不短：說了好些時候才住嘴，其實故事還得『且聽下面分解』，祇是噪

子裏那塊鐵越漲越大，一點音發不出。舌子也僵得像石頭。……

史兆昌昏睡着。外面鎗聲噼噼聲聲鬧得正起勁，可是史兆昌昏睡着。一直到晚上他也沒動。

天快亮的時候噼火可厲害了。史兆昌忽然狂叫起來，手在地板上亂抓着。接着他跳起來在屋子裏四面奔着；從窗子邊衝到門口，又從門口斜衝到對面的牆上。腳踩着地下的碎花瓶碎了一交，他才完全清醒。

腦子站不住。他扶着牆走到沙發邊坐着，一個勁兒喘着氣。

外面到處是火光。

轟——嘩啦！

屋子搖着。

史兆昌舐舐嘴唇：嘴唇是苦的。

「他們還不來……」他閉着眼。

轟！……轟！……戛戛戛戛戛戛……

接着飛機的聲音從遠到近。

『待我去救……』史兆昌輕輕動着嘴唇。『可是等……』

突然——像世界都爆破了似的那麼一大聲。

屋子翻了個筋斗。

史兆昌從沙發上給彈到了地板上，耳朵裏尖叫着：嗚——。

黑煙打窗子外冒進來

他爬起來就往外面跑。他什麼也沒瞧見，一口氣跑了幾條路，才漸漸放慢步子。

前面倒着一座牆，他就彷彿上床似地——爬到那堆磚瓦上躺着。他全身像洋蠟烤

了蠟子怎麼也撐不起硬勁來。

史兆昌躺了四五個鐘頭。

『有個老百姓睡在這裏！』

「喂，喂！」

「傷了麼？」

「我沒……我沒……」史兆昌喃喃着

「喂，喂！」有人扶起史兆昌。

「怎麼！」史兆昌睜了眼。

嚇，嚇在這麼個地方！

倒了的屋子。斷了的牆。磚瓦。煙。焦木頭。一些兵和老百姓跑來跑去的。前面一片磚瓦堆上躺着些兵，鎗對着外面，可不開火，祇和自己弟兄們談笑着。再前面一塊斷牆邊蹲着一架機關鎗，幾個兵往外面張望着。對方鎗不斷地響，子彈叱叱地飛過來。

「幹麼這邊老不開鎗？幹麼……幹麼……」

可是什麼都像隔了一層毛玻璃似的那麼迷糊，怎麼也想不上來。兩條腿彷彿踏在

棉花上，踏一步就得把脚陷了下去，身子也往下沉。他不知道自己現在在什麼地方，也不知該要幹些什麼。他身子給擋住了走，似乎有什麼法力制住了他，他掙扎不了——不對，他壓根就沒想到要掙扎開。

眼睛可給他掙開了。

史兆昌瞪着眼一瞧，忽然全身發了一陣冷。

看錯了麼？沒。的的確確是那個……

跟前這三個老百姓他可認得，沒看錯，他怎樣也忘不了他們的臉子——怎麼，這正是那天在戲院門口跟他打架的那幾個邪道傢伙！那個侯……侯……

那個侯長春正瞧着他！他想要擺莊子可給擋住了不能動。

邪道傢伙也上火線！怎麼，他史兆昌去救邪道傢伙，去跟這些萬惡不赦的混蛋在一塊兒！

『我不幹。……我得找得……』

對面鎗彈更密，下骸子似的。扶着他的人拚命拖開他，他就趁這當兒打算動手，馬上擺莊子。可是膝踝一軟，身子往下沈，幸得旁邊兩個邪道傢伙攔住了他。

「邪道傢伙……鬥法……師傅教我……」

前面鬼子兵一步一步往這兒移，鎗口子不斷地射火。

陡地斷牆邊的機關鎗狂吼起來；轟轟轟的聲音震得人五臟都發麻。

史兆昌喊着些什麼，可是給鎗聲壓住了一點也聽不見。他臉上突着青筋，嘴一張一張的，像是啞片電影。

磚瓦堆上伏着的兵都跳起來衝過去。

「殺！殺！」

「殺呀，丟那……！」

「殺！……！」

可是史兆昌給拖開得遠遠的。

「媽的，媽的！」

那幾個邪道的傢伙還緊緊地挾住他，腳也不停步：直奔着。

糟：他給邪道的傢伙擄去了！

「師傅……師傅……」

史兆昌一掙扎，從他們手裏脫了開去。他搖搖的老要往下倒，就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事不宜遲。可是他腦袋發了麻，耳朵邊嗚嗚嗚地叫着：不知道到底是槍響，還是他自己害了耳鳴症。他覺得自己是在做夢：胆子突然就大了起來。管他媽的，快使飛劍！他糊里糊塗地從衣袋抽出那把小劍，頓着嘴唇念了些什麼。「飛！」把劍揮了出去。好像伙！這回那些××鬼子，那些攜他的邪道混蛋，可都得遭殃。

他把冷冰的手貼在滾燙的額上。

劈！劍落到了他自己腳跟前。

史兆昌沒聽見。他祇拚命爬起來，一統一統的。他擡着手；等飛出去的劍回到自己手裏。

可是老半天沒回來。抬着的那隻手哆嗦着直發酸。史兆昌可又昏糊起來：他自己也記不起幹麼要把這隻手抬得高高的了。怎麼回事呀？

叱！

他身子像龍風似的那麼一搖，又倒到了地下。

「土遁到鬼子國京城去罷。……遁……遁……」

又是黑色的花紋。又是一些流星在打旋。又是什麼都想不上來。

肩膀上流着血，絲棉襖上一塊紅的。

「這傢伙中了流彈！」

「來！」

史兆昌睜開眼睛的時候，才知道自己真給那幾個邪道的傢伙擄着走——往哪兒？

天知道。也許到個什麼妖僧的……

中了邪，準是。他什麼也不能想，祇昏昏沉沉地閉着眼。

他不知道自己昏了多少時辰。他任那倆邪道傢伙抬着走。他一點知覺也沒有。

這位大俠落了難！師傅一直沒心血來潮，也就沒掐指一算，也就沒差大哥和大師兄來救他史兆昌。

史兆昌第二次張開眼，哼了一聲。

陽光亮得耀眼。

『這是……？』

這是什麼地方？他躺在一張牀上。牀邊站着幾個人：穿着白盔白甲。

『妖洞……妖洞……』——他給那兩個邪道傢伙擄到了妖洞裏！這兒不單祇他……

個一連排着許多牀。白被白褥子，一張牀上躺一個人。『師傅救我！……師傅……』

他要跳起來，可是沒一些力氣。左肩發疼，嚇，給用白帶子細住了。

把眼睛再擡高點兒——一個滿面和氣的女子正在瞧着她。

穿白盔白甲的那些傢伙嘟囔了一會兒，瞅他一眼，慢慢走了開去。

他向那女子伸着手，可是左膀子給纏住了伸不出，祇有一條右臂：

『白衣觀音……白衣觀音……』

也許是她是九天玄女呢。他用勁地瞧着她，改了口：

『玄女娘娘救我，玄女娘娘……我給邪道……他們——旁門左道……他們……』

那位玄女娘娘什麼也不言語，祇拿一柄透明透亮的玻璃短劍往他嘴裏一塞。

『玄女娘娘……』史兆昌嘴裏咬着半截玻璃劍，說起話來就怪含糊的。『我罰過

誓，我……關聖帝君跟前……我的老子沒用，他……史兆武這……我師傅教我……輔

佐……大哥大師兄都輔佐我……救國女俠……十三妹……劉昭他們……』

史兆昌請玄女娘娘救他，可是有位穿白盔白甲帶眼鏡的男人——算就了史兆昌命

理註定要等一個多月才能脫去災星。

「總要一個多月才能……」他對史伯襄先生說。「危險倒沒危險：施了手術以後體溫並不高……」

史伯襄老先生歎了一口氣，埋怨這大兒子太糊塗：要不是史兆昌喃喃地說了劉六先生的住址，醫院派人去找他老子，這位老先生簡直就不知道兒子落了難。

他掏出那條摺成長方形的手絹來，沒命地把嘴上五六根鬍子抹幾下，又歎了一口氣，就出門坐黃包車到一所屋子裏。

「史老太爺何事來得這們遲？」——第一個迎着他的是一位光頭，眼睛給上眼皮蓋得不能往上翻，嘴呀鼻子的也全都向下面拉。這一瞧就認得是大師兄半糜子。

一個廳擁上着許多人，可是靜靜的。胡根寶對史老先生笑一笑打招呼，弄得滿臉都是皺紋。接着馬上又翻着臉，規規矩矩站着，緊瞧着上面的桌子，沖出氣也輕輕的不叫有一點兒聲音。

翻十六和燒火鬍子站在桌邊，抓着一根丁字形的棒，在沙盤上亂畫一氣。

他們請問呂祖——看上海的戰事什麼時候才得收場。

太極真人恭恭敬敬站着，眼釘着沙盤。有時候可得瞞別人一眼，有時候就拿黑色長指甲去挖眼角上那些水滌滌的眼屎。

這麼着過了一個鐘頭，史伯襄就跪在桌子跟前，問大兒子什麼時候脫災難。

丁字形的棒在沙盤上格察格察一陣響：

「七七四十九，壺中有老酒。九九八十一，塗滿退光漆。」

不懂。

可是太極真人懂得。

「意思很明白，他媽媽的嘴不過我太極真人不過……不過……不過天震不可洩漏。……牠無非是說四十九天，再不然就是八十一天，總得……總得……」

史史昌總得過了個多月才能脫災。在這時期裏大概不會出什麼故事：我們就讓他休息休息罷。用句小說裏的術語：「按下不表」。於是——詩曰……

不。史兆昌睡着的時候還記得一些人物，他老說着夢話：

「救國女俠棄邪……棄……十三妹您快來，您……劉昭要捐錢，要我……史兆武這混蛋，老是……他娘可真……可真……」

對啦，他們這些人物近來怎麼樣，譬如十三妹？

十三妹——誰也不知道她的下落，正像武俠故事的結尾那麼「不知所之」。大哥胡根寶也忘了那回事似的沒去打聽一下。

救國女俠還是那麼着；跟些漢子們談廢登新道德。一個人總要講求新道德啦。她最近還編了個歌劇啦，叫做美女大破××人啦，這是交關好的啦。

至於劉昭呢，他可不再打算叫史兆昌捐錢，祇是每晚到灑台上往北瞧瞧，指指火光，跟人說說笑笑。其餘的時間就打打牌：跟劉六先生，劉太太，史太太。

「史伯母，來八圈吧。」

史太太一上了牌桌總得仔細瞧瞧那三個的臉色——疑心他們會拾她的轎。她全神

注在客上。可是老有些事情叫她分心：

「媽，哥哥捉我……」

「太太，您瞧二少爺——他搶走我的兜肚兒……」

史太太就大辯歎口氣，搖一搖腦袋，馬上又把搖開的頭髮拈來擋住太陽穴上的紫色疤：

「兆武，兆武！……伯震！……真是，他又跑出去了。你叫我還打不打牌呀，這種鬧法！奶媽也真是，怎麼一會又自己保不住褲子，一會又保不住兜肚。不過你也太太……爲什麼要打四妹呢？動手就打，好，打罷；打一個好的給我吃吃，我這裏老是不上張子，還是亂七八糟的。手氣真不好。手氣不好就亂打，這也難怪。手氣壞的人總是亂打，不過你總不該打四妹呀，你應當去打××人呀。不過呢，他今年還沒掌兵權，是不是，呃劉太太，你說。這牌還叫我打不打呀，真是！把我吵糊塗了，唔，真糊塗。動不動就打四妹，你看糊塗不糊塗，比兆昌還糊塗。兆昌這孩子——你

們別看他是一二十歲的大男人家，還是有許多道理他不懂得，哈哈哈哈哈，真笑死我，他有一天……他有一天……哈哈哈哈哈！真笑死了。哈哈哈哈哈！真好笑，你看打了一對南風，你看好笑不笑。今半生氣真不行，平素手氣倒還好，從前在學堂裏的時候，哼，打牌總是贏，贏得呀，差不多家裏不要出學費了。我們英文老師也常打牌，他說美國皇帝也提倡打牌哩，提倡是提倡，我們老大他不打牌，他祇打牆壁，打拳，打坐，打起仗來也不走，現在！現在你聽牌沒有，劉太太？我還沒聽，我……我……